標註十八史略讀本

160.
7
1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雜史類	二ノ八函	三一架	四一號	七冊

標註十八史畧讀本卷之二

建陽　劉　剡　標題
白川縣大賀富二再補

秦

秦始皇帝

始皇、初天下而稱帝、都于咸陽、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後又置四十郡、凡四十郡、名、

政始生于邯鄲昭襄王時孝文王柱為太子有庶子

楚為質于趙陽翟大賈呂不韋適趙見之曰此奇貨

可居胡三省曰賈人居積滯貨倚時以牟利以庶子楚方財貨也○居蓄積也是賈人之語乃

適秦因大子妃華陽夫人之姊以說妃立楚為適嗣

不韋因納邯鄲美姬有娠而獻于楚生政實呂氏孝

文王立三日而薨楚立是為莊襄王四年薨政生十

後學　臨川　陳殷　音釋
白川縣　大賀富二　補訂

再補　按、擊要、周、赧王、甲辰五十八年、秦、本子之子異人、自趙逃歸、註云、異人、一名楚、

○始皇生于邯鄲

再補　史、始皇本紀、莊襄王為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正義曰、質音致、國疆欲待弱之來相事故遣子及貴臣為質、如上音、國弱懼其侵伐、令子及貴臣往為質音直質反、又二國敵亦為交質音致、索隱曰、不韋傳云、不韋陽翟大賈也、其姬邯鄲豪

家女善歌舞一
又史記本紀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為政姓趙氏按秦紀云舜賜姓嬴氏則秦姓本嬴索隱生於趙故曰趙政一曰秦與趙同祖以趙城為榮○大索逐客
再補史紀李斯傳正義云新序云百里奚楚宛人寔叔岐州人也時游宋故迎之於宋又云拾地志云公孫支岐州人游晉
再補始皇甲子十年嫪毐云秦大索逐客目云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令
令寧要註藉借也謂以兵借冠冠遺也謂為盜齎糧
○除逐客令
再補史本傳云李斯者楚上蔡人也按李斯見廁中鼠與倉中鼠有所感乃從荀卿學事見本傳索隱云齎音子奚反或為資亦通
○韓非上書
再補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與李斯同事荀卿以書于韓王不見用
○滅六國
再補按自以之以亦以為也通鑑作自以為
又史記本紀延尉

三歲矣遂立為王母為太后不韋在壯襄王時已為秦相國至是封文信侯太后復與不韋通王既長不韋事覺自殺太后廢處別宮茅焦諫母子乃復如初
陽翟縣屬潁川翟音宅賈音古音侶喻庶子楚可居言可居積以圖他日冨貴華去聲適嫡同相去聲長焦姓茅名焦秦臣也○秦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為其主游說耳請一切逐之一切謂下放客貴賤壹皆逐之於是大索逐客客卿李斯上書曰
也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齊不必顧長短縱橫曰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深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郤賓客以業諸侯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強公室此四君者皆以

客之功客何負於秦哉泰山不讓土壤故大河海不擇細流故深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郤賓客以業諸侯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強公室此四君者皆以
除逐客令斯楚人嘗學於荀卿秦卒用其謀并天下
為去聲索音生入聲上上聲下並同平不同姓也從音蹤泰山東巖在兗州黔首音儉平聲秦謂之民曰黔首資敵國言民者國之本粟之則衆非離而適為敵國之助也業諸侯言賢者國之輔郤之則國空虛而反為諸侯之利也籍音借齎音咨復音伏令去聲有韓非者善刑名為韓使秦因上書王悅之斯疾而間之遂下吏
使去聲疾嫉同間音澗下吏下獄吏治罪後下廷尉倣此遺去聲令
斯遺之藥令自殺
平聲○十七年內史騰滅韓十九年王翦滅趙二十二年王賁滅魏二十四年王翦滅楚二十五年王賁滅

斯等皆曰、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

○更号二皇帝一

再補蔡邕曰、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部書、詔告、

○論皇、帝、王之義、

再補丘瓊山云、遂為万世之定制、是亦世変之一初也、

又按、言秦不古尚多、

又綱鑑注、拌除建議曰、命布二告内外一曰レ令レ朕我也、自レ此專作帝稱、

又按綱目、初齊威宣之時、鄒衍論二著終始五徳之運一及二始皇并二天下一、齊人奏レ之、

燕二十六年王貴滅二齊秦王初并一天下一自以徳兼三
皇一功過二五帝一更二號曰皇帝一命為レ制令為レ詔自稱曰レ朕、

内史官掌二爵禄慶賞殺生予奪之法一王貴王翦子貴音奔過音戈更音庚令去聲制製也帝王制度之命也、詔詔照也、告二用ス鄭衍五徳之説一以為二周得レ火徳一秦代レ周從レ所レ不レ勝為二水徳一始改レ年朝賀皆用二十月一朔服旗皆尚レ黒數以レ六為レ紀胡カ曰、凡言不レ師レ古而メ立二私義一者未レ有レ不レ以レ秦焚二詩書一坑二儒一廢二諡法一罪二三族一以レ不レ以レ秦為レ稱首秦焚詩書坑儒一廢諡法一罪三族一以十一月為レ正後一世監レ之、不レ尋二其轍一矣、至下於兼二皇帝之号一用二五徳之運一懐レ并レ田開レ阡陌一郡二縣天下一大二作宮室一是レ廢レ絶則自レ漢以来遵用メ而不レ改何也、古之聖人、應レ時二稱レ号曰レ王而止矣、非下帝貶二於皇一王貶於帝上也、惟不レ知二此義一遂以皇帝為二尊稱一而メ以自居レ以レ王為レ降レ等而メ以二其臣子一矣之為レ名、繼天二撫レ世之一謂、曾是レ而モ可レ使二臣子一稱レ之乎、吳楚僭メ王、春秋之一六一國用レ夷禮乃尊周一公之一所レ膺也豈二可下以レ此之一故二謂レ王為レ降二於帝一而不レ稱也哉、仲尼祖二述堯舜一憲二章三代一尊レ周立レ号繫レ王於天其禮隆極於レ秦何取焉、是故有二天下一者、必法二孔子一稱二天王一其列二爵諸侯一自レ公而メ降ス

○除二謚法一

再補史記本紀、連尊莊襄王為太上皇、次之即位、制曰、朕為追尊而發此、蓋謚法不レ稱レ美、周公所レ作、見二路史一、

○論二除謚一法為中忠孝之賊上、

再補丘瓊山云、始皇以古謚法為子議父臣議君、故欲除之、自我而始、世々以レ數計傳之無窮、抑豈知死有レ知未レ亡、而人殺其子、僅及二再世一而天絶其祚、

○銷二兵器一

再補應劭曰、古者以レ銅為レ兵、三輔舊事云、聚二天下兵一器、則名正言順、百世以レ俟而不レ惑矣、

制曰、死而以レ行為レ謚則是子議レ父臣議君也、舊註、稱レ人以レ謚之當レ作レ稱レ天以レ誄之二天一意、為二萬一世之勸戒一之下二當レ補レ歸レ於大一公至一正一而後定レ之一句、

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

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二千萬世一傳レ之無窮、

行去聲、行二之於身一曰レ行無謂無意義也、數上聲、愚案胡カ曰、子議二父之臣一君議君而メ非二其禮一罪不レ容レ誅矣、然當不レ義則子尚有レ爭レ父之禮、君尚有レ爭レ臣、爭レ之猶可レ以レ禮而議レ之乎、且加レ謚之一禮、君子所レ得レ而稱也、考二徳一行之一實一衆一言僉同稱レ之一以レ謚レ之則盡二人一心一合二天一理一為二萬一世之一勸戒、臣子又安レ得下認二我一君我一父一而メ吝レ之哉、孟子曰、暴二其一民一甚則身弑國亡、不レ甚則身危レ國削レ名レ之曰二幽一厲一雖レ孝子慈孫百世不レ能レ改也、其一言蓋謂二人一君苟得二不一仁一之一實一則臣子雖レ亦不レ得下廢二公一義一而メ改二其謚一矣、而使レ夫為二人君一者知レ所レ審而メ擇レ所レ由哉、然則秦一人除二謚一法一徒二為一後一世忠孝之賊一乎、

○收二天下兵一聚咸陽一銷レ以為二鐘鐻金人十二一、

重各千石鐻音巨、鹿一頭龍一身、神一獣也、鐘鼓之一跗、皆用レ以為レ飾、石百二十一斤曰レ石、

○徙二天

鑄銅人十二各重二十四萬斤漢書在長樂宮門
再補 綱鑑註綰音腕姓王氏綰名也治獄貴平故號廷尉按揚慎曰尉音恚平也後世校尉廷尉皆取從上按下使平之義
又 按正字通古者郡大而縣小自秦後縣大而郡小僻置分合代不同名色亦異繹名郡群也人所羣聚也縣懸也懸于郡也
○罷封建置郡縣
再補 唐柳宗元以郡縣為是宋胡氏以封縣為是明邛津云世道大變之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丞相王綰等言燕齊荊地遠不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廷尉李斯曰周武王所封子弟同姓甚衆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今海內賴陛下神靈蔡邕曰陛下謂天子也陛階也所由升以升堂者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于陛側以備戒不虞群臣不敢指斥天子咳下在陛下者因阜達尊之義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置守尉監綰音宛上聲下其議下公卿講議其事廷尉官掌刑獄即今大理卿也屬音蜀統他綜切摠也摠東南陽南郡九江象郡會稽薛川碭郡南海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桂林鉅鹿邯鄲上黨大原雲中九原鴈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內史守郡守為天子守土之治民者也尉丞尉掌佐守者也監御史掌監都者也監平聲○二十八年始皇東行端秉了九云是其時而已愚謂各有其弊可概言也○立石頌功業
再補 綱鑑注增上曰封禪為壇以祭曰禪擧要注增上曰封除地曰禪擴史正義祭天示增高也祭地示增廣也
○東遊海上
又 仁瓊山曰封禪不經見其說肪於管仲而詳載於司馬遷之史記然皆托之空言耳見於行事者首著於斯丁南湖曰封禪之禮古所必無其謂之有者管子之劍言而史遷之漫述不可信也

下風雨暴至休樹下封其松為五大夫禪于梁父
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功業上泰山立石封祠祀既
亦立石碑也封禪漢郊祀志築土曰封除地曰禪古者巡狩至于四嶽則封大山而祭天禪小山而祭山川
休息也五大夫秦時爵名或謂封五一松
遂東遊海上方士齊人徐市等
方士方術之士也通雅徐福市即古芾字故與福音通
上書請與童男童女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
蓬萊封禪漢郊祀志築土曰封除地曰禪古者巡狩至于四嶽則封大山而祭天禪小山而祭山川休息也五大夫秦時爵名或謂封五一松為二大夫非也禪音善見上梁父山在泰安
仙人及不死藥如其言遣市等行
方士上同上聲下同始皇浮江至湘山大風幾不能渡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堯女舜妻始皇大怒伐其樹赭其山湘山在益陽洞庭之

又綱鑑注楮以火燒之也

○震良為韓報仇

再補此事在始皇二十九年擊要云韓人張良狙擊之天下大索十日不得註狙伺也

再補綱鑑注副車從車也索求也又圖書符讖之書也

再補胡三省曰錄圖書如後世讖緯之書

○代匈奴築長城

再補按長城之役起于三十二年據史記云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徙役之繁歲月之久民殆半死于其下至今驚人耳目豈足言哉

又按史記斯傳是年始皇置酒咸陽宮淳于越引古諫斯謬其說細其辭乃上此書

○李斯請焚詩書

再補綱鑑注袁氏曰候人反應卧曰禁民聚語畏其謗己

再補綱鑑注心非心言誹其法也

又按坑者白起項羽先儒已疑之說見白起文史記云四百六十餘人是未以千萬數而亦不為少矣要之遂不免朱子所謂過言者讀史者凡此等處只是為駡多

南相君幾

○韓人張良以五世相韓亡欲為報仇始皇東遊至博浪沙中良令力士操鐵椎擊

音機湘君

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五世相韓良之

祖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王父平相釐王桓惠王三代

凡五世為去聲博浪沙在今河南陽武縣令平聲操

○三十二年始皇巡北邊方士盧生入海還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

胡謂胡亥也始皇見錄圖書誤

更音庚

○三十一年

平聲推音墜平聲誤中之中去聲副貳也令天之令去聲下並同索音生

○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

認以為北胡

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

延長也南北曰袤

威振匈奴

胡乃始皇子胡亥之識臨洮府遼東郡屬遼陽

○三十四年丞相

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率群下以造謗臣以非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

官吏國史院官偶對也棄市殺

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為師

而棄其屍於市也族并其族而滅之去除也卜筮

○三十五年侯生盧生相與議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為自古莫及己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日驕主下慴伏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數不驗者不為少矣要之遂不免朱子所謂過言者讀史者凡此等處只是為駡多

可從其議則稱制曰可

○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

諸生猶生等

吾使人廉問諸生傳相告引

諸生與上文諸生同

看過可也、
又史本紀、益發謫徙遷、按始皇以為使天下知之、以懲後、故罪人益多、所以扶蘇始云中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悉、是不止、禍及儒而廣及蒼生也、
○作阿房宮
再補一說、師古曰、阿、近也、以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房、索隱曰、此以其形名宮也、言其宮四阿旁廣也、正義曰、三輔舊事云、阿房宮、東西三里、南北五十百步、庭中可受萬人、
再補便蒙曰、複道、築起為道、不與民

告引謂甲引乙復引丙也、
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案扶蘇諫始皇、從李斯議也、重法謂偶語詩書者棄市以上)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誹音非廉察也)
○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宮庭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殿馳下架木為閣道而行名曰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

(古非今者族上)始皇帝者、(傳去聲)(除)皇帝之別稱、(上繩)斜治曰繩、(上郡)
君皆通稱曰上、(繩)
父亦通稱之、(上)屬陝西、今綏德州、

天下謂之阿房宮、(朝音潮)(阿房)三山林氏曰、阿、山曲也、房、旁也、乃舊地名、宮成未更名、而毀同、(闕)表南山之顛以為闕、(極閣道)天官書曰、天極星、紫宮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閣道者星名、(漢)天漢、(營室)亦星名、
○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天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下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衡石云衡石、秤石、鍾也、)(自用)執己之見也、以秤稱量文書日夜決之自有程限、
○秦有出使者還遇人持璧(璧)授之曰、為吾遺滈池君、(璧)璧也、江神遺之滴也、(滈)滈池神者、不享之也、(祖龍死)為去聲、(遺)去聲、(滴)滴也、(祖龍)祖始也、龍君象、喻始皇也、
○三十七年、始皇出遊至平原、秋不發喪、(君)地在咸陽君其神
胡亥、官者趙高從、始皇崩於沙丘、平臺、秘不發喪、詐為受詔立胡亥、賜扶蘇死、(為去聲)(受詔)受始皇詔也、賜扶蘇死、載始皇轀涼車中、以一石

此事為一的例、不知趙高當時保身之策、而胡亥為其甘言所詔、然胡亥不足言、李斯亦為所籠絡、後之君子、讀史即云、愚、其身在其時、能脫其網羅也否、

再補 通鑑、公子十二人戮咸陽市、十公主磔于杜、注、磔、陟格切、謂裂其肢體而殺之也、

又 村山氏曰、隴與壟通、謂田中高處、

○陳勝吳廣起兵于蘄

再補 鵠、戸酷反、

再補 二世元年、綱、楚人陳勝吳廣、起兵於蘄、蘄、音祈、勝、陽城人字、涉、廣、陽夏人字、叔、綱、鑑注、問機、縣屬宿州、

時發閭左戍漁陽、

閭左 呼一在閭一里、以富一強ヲ為右、貧一弱ヲ為左、秦法似而ノ大、蘄音機、

陽 郡屬北一平、今蘭州、屯長率上一聲、寧安也、馬也、種上一聲、

雨道不通、乃召徒屬曰、公等失期、法當斬、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言求之而得、不必亂貴、

衆皆從之、

偪 役煩多富強、者並役盡、故復取貧者、漁

○陳勝自立為王、號張楚、

史記、項燕一作燕、

扶蘇項燕、

扶蘇 秦始皇長子也、蘇、姥皇、

以百姓賢扶蘇、

以下百姓聞二人前皆殺一死、

詐稱公子扶蘇項燕、

項燕 楚將、

楚人憐項燕、

憐 愛也、

從民欲也、

稱大楚、勝自立為將軍、

大梁張耳陳餘、詣軍門上謁、

詣 往也、

謁 告也、上一謁、上二其名一紙、而見也、古一者以書二姓名一曰レ刺、秦漢之間、謂二之謁一、

刺 竹一木、

勝大喜、自立為王、號張楚、

史記、註、欲張天楚一國也、

諸郡縣苦秦法、

長吏 郡縣官長、

爭殺長吏以應涉、

涉 陽城人字、

○謁者從東方來、以反者、

鮑魚亂其臭、至咸陽始發喪、胡亥即位、是為二世皇帝、

官者 閹一官、官音患、

從 去一聲、平聲在二大一名一、

秘 密一也、

為 去一聲、輒輬 音溫一涼、車一上有レ窓、閉レ之則溫、開レ之則涼、

故曰輒輬、鮑臰也、

臭 氣一也、

二世皇帝名、胡亥、元年、東行郡縣、謂趙高曰、吾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樂、以終吾年、高曰、陛下嚴法、

嚴 上聲、

刻刑盡除、故臣更置所親信、則高枕肆志矣、二世然之、更為法律、務益刻深、公子大臣多僇死、

好 去聲、

樂 音洛、更一音庚、

僇同、

○陽城人陳勝字沙、少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然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勝大息曰、嗟呼、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至是與吳廣起兵于蘄、

陽城 縣屬二澤州一、少去聲、傭音容、

庾也、無毋同、為去聲、鴻鵠驚鳥、

偷。不足憂也。上悅。(謂者官掌通)秦周行人也。○陳勝以所善陳人
武臣為將軍。耳餘為校尉。使徇趙地。(李奇曰、徇、巡行也)舊註以此徇為
沛公。(巡師宣令失之)至趙。武臣自立為趙王。(武臣武姓、臣名、校尉官掌兵事、徇巡師宣
令曰)○沛人劉邦。起於沛。父老爭殺令。迎立為沛公。
沛邑掾主吏蕭何曹參。為收沛子弟。得三千人。(沛音貝郡)
以記姓名而已。叙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梁乃教
籍兵法。會稽守殷通。欲起兵應陳涉。使梁為將。梁使
籍斬通。佩其印綬。遂舉吳中兵。得八千人。籍為裨將。
字羽。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籍曰。書足
者。梦將項燕之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籍

(又)史記項羽傳。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又曰。項氏世々為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
(又)史評林。去即罷也
○項羽學書劍
(再補)陸要項梁下相人。
(又)通鑑。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器過人。注。扛舉也。又云。田儋者故齊王族也。
○韓廣自立為燕王
○周市立子咎為魏王
(再補)史陳勝傳。其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勝葬碭。謚曰隱王。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為蒼頭軍。起新陽。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楚。二世本紀。楚地盜名將已死。
○耳餘立趙歇為王
○項梁立楚懷王之孫(再補)索隱曰。鄒音槃。事詳史項傳。(又)孰範。注。楚懷王

時年二十四。(少去聲)(會稽音檜)(雒郡名、屬漸東)○齊
人田儋自立為齊王。(儋音耽)○趙王武臣使將韓廣略
燕地。(顏師古曰。凡言略地者。皆取之用功力少也)廣自立為燕王。○梦
將周市。定魏地。迎魏公子咎。立為魏王。○二年。吳廣
為其下所殺。(為去聲下並同)○陳勝。為其御莊賈所殺。以降
秦。(降音項平聲下並同)○秦將章耶擊魏。齊梦救之。齊王儋。魏
王咎。與周市。皆敗死。(邯音含)○趙王武臣。為其將李良
所殺。張耳陳餘。立趙歇為王。○居鄛人范增。年七十。
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首事不立梦後而自立。其
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梦蠭起之將。爭附君者。以君世
世梦將。必能復立梦之後也。於是項梁求得梦懷王

入秦無罪而死楚人憐之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又〕以祖謚為號者亦順民望也
〔又〕按二世謂李斯阿二世意終為趙高所賣事詳二通鑒二世二年
〔又〕綱鑑注李斯之子名由
○趙高誣殺李斯
〔再補〕李斯曰夫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迷擢至此位常令人臣之位無以加之今臣上書可謂富貴極矣已知而且迷極矣
〔再補〕綱鑑注虞滅也父母兄弟妻子盡誅滅之也一說

孫心立為楚懷王以從民望
〔好去聲〕〔蠭〕蜂同如蜂群起言其衆也〔心〕懷王之孫名心〔民望〕應曰六國為秦兵所亡楚最無罪故立其後以順民望
○趙高與丞相李斯
有隙高侍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斯可
奏事斯上謁二世怒曰吾嘗〔嘗同常〕多閒日丞相不來
吾方燕私丞相輒來高曰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
與盜通且丞相居外擅重於陛下二世然之下吏
具五刑腰斬咸陽市斯出獄顧謂中子曰吾欲與若
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
相哭而夷三族
〔燕〕宴同古字通用〔樂〕音洛〔上〕上聲〔問〕音閒〔三川〕郡屬河南今汝寧府〔五刑〕〔腰斬〕古者罪重腰斬罪輕頸刑〔上蔡〕縣屬汝寧斯家在焉〔三族〕誅父母妻三族
○中丞相趙高欲專秦擅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

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指鹿為馬
問左右或默或言高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郡臣皆
畏高莫敢言其過
〔中丞相〕官一者曰中後凡言中一人中官中常侍之類皆倣此〔中諸〕之中去聲先言也〔二〕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者則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孔子之所謂鄙夫也夫以鄙夫而欲久享富貴為可樂而不知富貴卒不可恃而覆宗絕祀之機其在馬嗟夫後之欲求富貴利達於當世者可不監哉
○項梁與秦將章邯
戰敗死宋義先言其必敗梁果敗
〔先言有將驕卒惰之誤〕秦攻
趙楚懷王以義為上將項羽為次將救趙義驕羽斬
之領其兵大破秦兵鉅鹿下虜王離等降秦將章邯
薰翳司馬欣羽為諸侯上將軍
〔鉅鹿〕郡屬河東今順德府
○先是

三族父母妻族也
○趙高指鹿為馬
〔再補〕高設驗之術古今之談驗柄愚弄人主是為極兵
〔再補〕目云二世乃以趙高為丞相事無大小皆決焉
〔又〕綱鑑注此地有大鹿毛無斑其形似馬高所獻蓋此也諸儒多言鹿馬易辨亦未攷耳
○論富貴不可恃
○項梁敗死
〔再補〕宋義先言其必敗與齊使者高陵君顯語者
○項羽斬宋義破秦兵
〔再補〕史評林引漢紀云宋義故楚令

尹、按、宋義為上將、亦是高陵、顕所鴈、詳見項羽紀、

○趙高弑二世立子嬰

再補真西山曰、按、此高將為篡秦之事、故以此嘗試群臣、而卜其從已與否也、

又綱曰、諸老將曰、羽慓悍猾賊、所過無不殘滅、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性無侵暴、宜可下、

○懐王遣沛公入関

再補擘要注、慓疾悍勇、好為禍害而殘賊也、

又通鑑、食其為里監門、注、里監門、為里中之門監、

又綱鑑、注、寇音貫、戴也、

○沛公不好儒

再補樂彦云、遨衒曰、踞、

○鄜生長揖

再補按通鑑、鄜生曰、繇言之、騎士從容言、

又輟、箠説、切音拙、止也、再雅、已也、増韻、歇也、

又綱鑑、注、溲溺、小便也、

又尿、字書尿俗字、尿尾尻、切、鳥去聲、小便也、

○鄜生説沛公下陳留

再補通鑑、子嬰遣

趙高數言關東盜無能為。及秦兵數敗、高恐二世怒、遂使婿閻樂弑二世於望夷宮。立公子嬰為秦王。

世之兄子也。嬰既立。族殺趙高。

數音朔、下同、

婿音細、女夫、

閻音炎、

望夷宮

張晏曰、在長陵西北二里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

兄扶蘇、

○初楚懐王與諸將約先入関中者王之。當時秦兵強。諸將莫利先入関獨

入定関中者王之

関中

関中記曰、東曰函関、西曰関、関東界二関故曰関中、即今安西也、

慓悍猾賊

慓疾也、悍音汗、勇也、猾音滑、乱也、賊害也、言羽不可遣、

○高陽人酈食其謂沛公麾下騎士曰。

索隠曰、酈審趙三人、竝以六国時、衛有司兵卒、因謂其慕其名也、麾大將之旗、所以指麾、

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

監門注、里監門、為里中之門監、

又綱鑑、注、寇音貫、戴也、

○沛公不好儒

再補擘要注、慓疾悍勇、好為禍害而殘賊也、

又通鑑、食其為里監門、注、里監門、為里中之門監、

又綱鑑、注、寇音貫、戴也、

○沛公不好儒

再補樂彦云、遨衒曰、踞、

○鄜生長揖

再補按通鑑、鄜生曰、繇言之、騎士從容言、

又輟、箠説、切音拙、止也、再雅、已也、増韻、歇也、

又綱鑑、注、溲溺、小便也、

又尿、字書尿俗字、尿尾尻、切、鳥去聲、小便也、

○鄜生説沛公下陳留

再補通鑑、子嬰遣

聽願從游。騎士曰。沛公不好儒。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未可以儒生説也。食其令騎士

第入

第但也、

言之。人皆謂食其狂生。生自謂我非狂

生。沛公至高陽傳舎。召生入。沛公方踞床使両女子

洗足而見生。生長揖

長揖入者、手自上而下極、

不拜曰。足下必欲

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胡三省曰、倨、不恭也、與踞同、攝、斂衣起而持其衣也、

延生上坐謝之。生為沛公説下陳

留。後常為説客。

高陽邑属沛梁、酈音歴、食音異、其音基、麾旗也、所以指麾、故曰麾、騎去聲、

○張良従沛公西。

従去聲

○沛公大破秦軍入関至覇

拒㆓嶢關㆒沛公欲㆑擊㆓之、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願先遣㆓人、益㆑張㆓旗幟㆒於山上㆒、為㆓疑兵㆒、使㆓酈食其、陸賈㆒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云々、

○論㆓秦仁義不㆑施攻守勢異

再補賈誼、論、是過秦論中、語、林希元曰、攻、言下并㆓天下㆒以上、東守、言下㆓既先王之道㆒以下、事、

又索隱曰、若下辨生㆓姚墟㆒以下為㆓姚姓㆒、封㆓之於雲即號有虞氏㆒、是也、若其後子孫更不㆑得㆑賜㆓姓㆒、即遂㆓以虞為㆑姓、云姓、虞氏、今此云姓、劉氏亦其義也

又李斐曰、劉氏隨魏徙㆓大梁㆒、移在㆑豐、

○劉季隆準龍顏

再補綱㆓九月、楚人劉邦、起㆓兵於沛㆒、自立、為㆓沛公㆒、按、是㆑在㆓二世元年

又綱㆓蠎、音逢、顙、額、顙也、謂之龍顏、見㆓其非㆑凡也、

又史評林、王楙曰、按唐丞相袁、叙㆓劉氏所㆑出云、太㆓公、名㆑媼、燬字、執嘉、生㆓四子㆒、伯、仲、邦、交、邦、即漢高帝也、索隱、燸與煖同音、

又交㆓龍、史記作㆓蛟㆒、龍、廣雅、有㆑鱗曰㆑蛟、有㆑角曰㆑龍、

再補呂公時㆓客沛㆒

秦二十七

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㆓以組㆒。

組一者、謂㆑授㆓之也、所㆓以帶㆒㆑璽也、繫㆑頸者、以示㆓欲㆑自經㆒也、

出降軹道旁。秦自㆓始皇㆒二十六年併㆓天下㆒。二世而亡。稱㆓帝止十有五年㆒。

軹道蘇氏曰、軹道、亭、名、在㆓長安東三十里㆒、素車白馬、示㆓有㆑哀、繫頸、示㆓降服㆒也、軹道、在㆓長安東十三里㆒、司馬温公曰、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秦之所㆑以區㆓區之地㆒致㆓萬乘之權㆒、招㆓八州之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㆓人手㆒、為㆓天下㆒笑、何哉、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西漢

項羽封㆓劉季㆒於巴蜀漢中、為㆓漢王㆒、怒羽之背㆑約而欲㆑攻㆑之、蕭何諫曰、語㆓曰天漢以下分為十三部

其綱、其甚美矣、於是就㆑國、及滅㆓項羽㆒有㆓天下㆒、因始封國、名而號曰㆓漢西都㆒于長安、

漢大祖高皇帝

謚法、無㆑高、劉季、功最高而為之、漢帝之太祖、故特起㆑名為㆑馬、

姓劉氏。名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母媼息㆓大澤之陂㆒。夢㆓與神遇㆒。時大雷雨。晦冥。父太公往見㆓交龍於上㆒。已而產㆓劉季㆒。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㆓七十二黒子㆒。寛仁愛㆑人。意豁如也。有㆓大度㆒。不事㆓家人生産㆒。

堯之後。

後案新唐書、宰相世系云、劉氏出自㆓帝堯㆒、帝堯之孫生而有㆑文在㆑手、曰㆓劉累㆒、因以為㆑名、能御㆓龍事㆑夏為㆓御龍氏㆒、在㆑周封為㆓豢龍氏㆒、在㆑商為㆓豕韋氏㆒、在㆑晉為㆓士師㆒、生㆓士蒍㆒、蒍生㆓成伯缺㆒、缺生㆓士會㆒、適㆑秦歸㆑晉有㆑子留於㆑秦、自為㆓劉氏㆒、生㆑明㆑明生㆑遂㆑遂生㆑陽㆑陽十世、孫楊、仕㆑魏為㆓大夫㆒、秦滅㆑魏徙㆓大梁㆒、生㆑清㆑清徙居㆑沛、生㆓仁、號㆑仁㆑號生㆑煓㆑煓生㆓高帝㆒、

堰音襲、女老之稱、隆準漢書註、隆高、準鼻也、

髮髯在㆑頰曰㆑髯、在㆑頤曰㆑髭、黒子痣也、

及壯為㆓泗上亭長㆒。嘗繇㆓咸陽㆒。

繇音搖、役、

丈夫當如㆑此矣。單父人呂公好㆓相人㆒。見㆓劉季狀貌㆒。曰。嗟乎大

吾相㆓人多矣。無㆑如㆓季相㆒。願季自愛。吾有㆓息女㆒。願為箕

從觀㆓秦皇帝㆒。

當時車駕出則禁㆓觀者㆒、此一時、縱民令㆓觀而觀之㆒、縱放也、

令、所遂二家屬、
再補徐、余韶切、音姚、役也、
又綱鑑注、其等妾、呂公、讓言、
又索隱、厥、一音反、
再補字書、厥、余涉切、鎮壓難使之銷釐也、
又索、天一人之間、固有不易測者、然九此等類、太史公家、神其事者多矣、不必泥、
又通鑑、季初為沛上亭長、為縣送徒驪山、綱鑑注、郡縣皆送徒上役作、
○送徒驪山
再補史、正義曰、度田洛反、
又索隱曰、舊音經、

帚妾卒與劉季即呂后也、亭長、秦制、十里一亭、亭、置一長、主督盜賊、縣、猶同、帚、父縣屬二單一州一單音善、好去聲、相去聲、下並同、自愛、猶言良東息女所生女也、帚、篇同、秦始皇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劉季隱於芒碭山澤間、呂氏與人俱求常得之、劉季怪問之、呂氏曰、季所居上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言隨雲氣所在而求得之、劉季喜、常自負諸、從者益畏之、為去聲、送徒徒驪山、故縣也、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盡亡之、到豐西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季被酒、被加一也、被酒者為酒所加、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之、後人未至蛇所、有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今者赤帝子斬之、因忽不見、後人告劉季、劉季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

索廣雅云徑、小道、廣雅徑、斜過也、
○拔劍斬蛇
再補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戎、主少昊之神、作甲時、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雨金、以為瑞、又作畦畤、時祠白帝、小昊金德也、赤帝、堯後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
史本紀、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上赤、
又史本紀、蜀沛公素長者可遣、
○約法三章
再補索隱、抵訓為至、殺人以外、唯傷人及盜、使至罪名耳、抵、約字索隱似章耳方成句、法三章也、

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之、後人未至蛇所、有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今者赤帝子斬之、因忽不見、後人告劉季、劉季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為去聲、送徒徒罪、供作也、度音堂、下同、邑在鄠縣社陵西南、縱放也、被酒、猶言帶酒、嫗音迂、去聲、母也、諸從之從去聲下並同、陳涉起、劉季亦起兵於沛、以應諸侯、旗幟皆赤、楚懷王遣沛公破秦入關、降秦王子嬰、既定、秦還軍霸上、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說文、苛、細草也、以喻煩雜也、與諸侯約先入關中者王之、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案以約字連法三章為省約之一約者、非是、盧浦筆記若以與父老約法三章耳八字上作一句、恐不成文理、合下於約字句斷、則先與諸侯約今與父老約不惟上下貫穿而法三章方成句法、三章也、殺人者死、傷人及盜

抵罪餘怒除去秦苛法秦民大喜（憙音熙皆赤應二前赤帝子一兆二降音烘）

平聲（苛音何細也煩也抵罪服虔曰隨輕重制法也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盜賊有多少罪名不可預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一也去上聲唐曰不殺子嬰一約法三章二此一謂最好為下得天下之根本上楚漢得失全在於此一項羽一切反是）項羽率諸侯兵欲西入關或說沛公守關

（再補）項羽紀有兵守關不得入高祖紀十一月未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閉○范增說羽急擊沛公

（再補）按史記高祖本紀作龍虎戚五采○再項伯約為婿姻

（再補）史高祖本紀私見張良具告以

事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

（又）史本紀云曰鄭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是良本不共謀也○謝羽鴻門

（再補）史本紀高祖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倍德也項伯許諾復夜見沛公具以告之如其決意殺沛公也欲

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毫音豪秋末而纖銳者言其細微也）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守關備他盜也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伯許諾曰且日不可不蚤自來謝伯去具以告羽且曰人有大功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沛公且從百餘騎見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意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隙謂人間一隙可乖離不合）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之言（曹無傷聞羽怒欲攻沛公使人言沛公欲王關中珍寶盡有之）羽留沛公與飲范增數目羽舉所佩玦者三（玦如環而有缺增舉以示羽蓋欲羽決意殺沛公也）羽不應增出使項莊入前為壽

○范增使二項莊舞一劍
○樊噲擁レ盾直二入
再補史記、范增起出、召二項莊一、謂曰、君王為レ人不レ忍、若入前為レ壽、壽畢、請以二劍舞一因擊二沛公一於坐殺レ之、不レ者若屬皆且為レ所レ虜、
○樊噲巵酒不レ辭、
再補史記、高祖本紀、坐二項羽一、沛公起如レ厠、因招二樊噲一出、又云、沛公曰、今者出未レ辭也、為レ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二顧細謹一、大禮不レ辭二小讓一、如今人方為レ刀俎、我為レ魚肉、何レ辭為、
○沛公使二良謝一レ羽

請レ以二劍舞一。因擊二沛公一。項伯亦拔レ劍起舞。常以二身翼一レ蔽二沛公一。莊不レ得レ擊。張良出告二樊噲一。以事急。噲擁レ盾直入。瞋目視レ羽。頭髮上レ指。目皆盡裂。羽曰。壯士。賜之巵酒。則與レ斗。巵酒。安能辭。噲拜レ之。立飲。拔レ劍切レ肉。食盡。又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レ避。巵酒安足レ辭。夫秦王有二虎狼之心一。殺レ人如レ不レ能レ舉。刑人如レ恐レ不レ勝。天下皆叛レ之。懷王約曰。先破レ秦入二咸陽一者王レ之。今沛公先破レ秦入二咸陽一。毫毛不レ敢有所近。封レ閉府庫。而還軍霸上。以待二大王一之來也。故遣二將守一レ關者一。備二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一也。勞苦而功高如レ此。未有二封爵之賞一。而將軍聽二細人之說一。欲レ誅二有功之人一。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將軍不レ取也。羽默然。曰。坐。良謝レ羽曰。沛公不勝二桮勺一。不能辭。使臣良奉二白璧一雙。再拜獻二將軍足下一。玉斗一雙。再拜

奉二亞父足下一。羽曰。沛公安在。良曰。聞二將軍有一レ意督一レ過之一。脫身獨去。已至レ軍。矣。亞父受レ玉。置二坐上一。拔レ劍撞破之曰。唉。豎子不足レ與謀。奪二將軍天下一者。必沛公也。

再補史記、注、如淳曰、脫、免也、逃レ罪、還其罰、評林、王維禎曰、言已至レ軍、止羽追也、康隱唉、虛其反、
○亞父撞二玉斗一
再補字書、斗、飲器、詩、大雅、酌以二大斗一、又出史、滑稽傳、
又董份曰、當時鴻門之宴、必有二禁衛之士一、訶二出入一、沛公恐、不レ能レ輒自逃、酒且疾走二千里一、亦已移レ時、沛公良久、噲三人俱出良久、羽在レ內何為、竟不二一問一、而在レ外竟與二一人一為レ羽之耳目一、責在二其出入徙來一、而莫レ之誰何、恐レ無二此理一

沛公已至レ軍。立誅二曹無傷一。居數日。羽引レ兵西屠二咸陽一。殺二降王子嬰一。燒二秦宮室一。火

再補史記、注、如淳曰、脫、免也、逃レ罪、還其罰、評林、王維禎曰、言已至レ軍、止羽追也、康隱唉、虛其反、
○亞父撞二玉斗一
再補字書、斗、飲器、詩、大雅、酌以二大斗一、又出史、滑稽傳、
又董份曰、當時鴻門之宴、必有二禁衛之士一、訶二出入一、沛公恐、不レ能レ輒自逃、酒且疾走二千里一、亦已移レ時、沛公良久、噲三人俱出良久、羽在レ內何為、竟不二一問一、而在レ外竟與二一人一為レ羽之耳目一、責在二其出入徙來一、而莫レ之誰何、恐レ無二此理一

○羽殺二子嬰
再補尤琰曰收貨
賓婦女反漢王此
亟父所以大沛公
而唉項羽也
又陸瑞家曰功名
既立便思首兵豈
帝王之度哉羽所
以敗也
○楚人沐猴而冠
再補索隱曰果然
言果如人言也
又高祖本紀項羽
怨懷王不肯令與
沛公俱西入關而
北救趙後地天下約
○羽陽尊懷王為
義帝
○羽自立為西楚
霸王
○立沛公為漢王
再補擧要徙魏王
豹為西魏王趙王
歇為代王燕王廣
為膠東王齊將田
都為齊王田安為
濟北王立張耳為
常山王英布為九
江王
又高祖本紀漢王
之國項王使卒三
萬人從史評林以
為暗制漢王然楚
與諸侯之慕從者
數萬人則人心已
歸附
○五星聚東井
○漂母進食韓信
再補淮陰傳諸母
漂有一母見信飢
飯信竟漂數十日
評林光緒曰或謂
漂母非婦人乃秦
漢間之隱君子

三月不絕掘始皇冢（掘八昔骨反）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降音項平聲）韓生說羽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塞音色）地肥饒可都以覇（覇音伯）羽見秦殘破且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耳韓生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一說猵猴不耐久冠以喻楚人性躁）果然羽聞之烹韓生（徐廣云東阿）

巴蜀亦關中地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三人以距塞漢路漢王怒欲攻羽蕭

何諫曰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乃就國以何為丞相（致命猶舊刻掾音）分天下王諸將羽自立為西楚霸王乃曰

使人致命懷王（一說猵猴不耐久冠以喻楚人性躁）果然羽聞之烹韓生（徐廣云東阿）

非有功伐何得專主約乃陽尊為義帝徙江南都郴（舊刻掾音）分天下王諸將羽自立為西楚霸王乃曰

巴蜀亦關中地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三人以距塞漢路漢王怒欲攻羽蕭

何諫曰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乃就國以何為丞相（致命猶舊刻掾音）分天下王諸將羽自立為西楚霸王乃曰

城下有漂母見信飢飯信信曰吾必厚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王孫尊稱之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因衆辱之曰（衆辱者於衆中辱之）若雖長大好帶劍中情怯耳能死刺我不能出我

(又)劉德曰、秦末多失国、言王孫公子尊之也、

(又)淮陰傳、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

(又)擊要說、治粟都尉、職掌倉廩、

○蕭何追韓信

(再補)凌約言曰、方信歸漢、一以卒耳、相国何所見而奇之、蓋何所以察天下之勢者甚熟而信適與之合、故數與語而遂以国士奇之耳、向使無定畫于中、而驟聞其說、安能力排而大用之哉、

(又)董份曰何屢言信而未用、雖何不去、何自追之人曰丞相何亡王怒如失左右手何來士皆謳歌思歸多道亡信度何已數言王不用即亡歸漢為治粟都尉數與蕭何語何奇之王至南鄭將

胯下。信熟視之俛出胯下。蒲伏(舊一註一蒲字當作匍)一市人皆笑信怯。項梁渡淮信從之又數以策干項羽。不用亡

謁王罵曰若亡何也何曰追韓信王曰諸將亡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王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然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不留也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王素慢無禮。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所以去。乃設壇場具禮。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案此一一軍八猶言舉軍也舊註依周禮五師為軍誤矣)王遂用信計部署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信引兵從故道出襲雍王章邯敗死。塞王司馬欣翟王董翳皆降。(孫一淮陰一縣屬淮一安)漂(音剽)以水擊絮曰漂(飯一上一聲王)好去聲(刺音次)腾讀如蹻兩股間也俛(俯同)蒲伏(本作匍)匐手足並行之貌、蒲音朋、入聲進水出唐州桐柏縣東南入淮數(音朔下流合淮水肥水泗水入海數音同于求也、治粟都尉官掌治藏穀即司農卿也、治誠能反其道任天下平聲(南鄭郡名即漢中)度音堂入聲(未謁白也、十數之一數上聲長王之一王平聲為公之為去聲呼去聲壇(為壇除地為場一軍萬二千五百人)場市古曰築上為壇除地為場、一軍萬二千五百人)部署置使各效職署音曙故道通鑑註一能為功、故予嘗疑信以何之謀也、信以何而身追之、要為奇以聳動上耳、

○設壇拜信為大將一

(再補)擊要王曰、將軍何以教寡人、信云、項王暗唖叱咤、千人皆廢匹夫之勇耳、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婦人之仁也、逐義帝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親附名雖為霸、指縣桐柏山、東流合滍水肥水泗水入海、實失天下心、大王並同于求也、誠能反其道任天下平聲(南鄭郡名即漢中)度音堂入聲(未謁白也、十數之一數上聲長王之一王平聲為公之為去聲呼去聲壇(為壇除地為場一軍萬二千五百人)場市古曰築上為壇除地為場、一軍萬二千五百人)部署置使各效職署音曙故道通鑑註一能為功、故予嘗疑信以何之謀也、信以何而身追之、要為奇以聳動上耳、

○設壇拜信為大將一

(再補)擊要王曰、將軍何以教寡人、信云、項王暗唖叱咤、千人皆廢匹夫之勇耳、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婦人之仁也、逐義帝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親附名雖為霸、指縣桐柏山、東流合滍水肥水泗水入海、實失天下心、大王並同于求也、誠能反其道任天下平聲(南鄭郡名即漢中)度音堂入聲(未謁白也、十數之一數上聲長王之一王平聲為公之為去聲呼去聲壇(為壇除地為場一軍萬二千五百人)場市古曰築上為壇除地為場、一軍萬二千五百人)部署置使各效職署音曙故道通鑑註一

王素慢無禮。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所以去。乃設壇場具禮。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案此一一軍八猶言舉軍也舊註依周禮五師為軍誤矣)王遂用信計部署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信引兵從故道出襲雍王章邯敗死。塞王司馬欣翟王董翳皆降。(孫一淮陰一縣屬淮一安)漂(音剽)以水擊絮曰漂(飯一上一聲王)好去聲(刺音次)腾讀如蹻兩股間也俛(俯同)蒲伏(本作匍)匐手足並行之貌、蒲音朋、入聲進水出唐州桐柏縣東南入淮數(音朔下流合淮水肥水泗水入海數音同于求也、治粟都尉官掌治藏穀即司農卿也、治誠能反其道任天下平聲(南鄭郡名即漢中)度音堂入聲(未謁白也、十數之一數上聲長王之一王平聲為公之為去聲呼去聲壇(為壇除地為場一軍萬二千五百人)場市古曰築上為壇除地為場、一軍萬二千五百人)部署置使各效職署音曙故道通鑑註一

○漢二年。項籍殺義帝於江中。(○)

關秋毫無所害除苛法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項籍紀義帝○陳平分肉甚均

再補本傳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之事亦如分肉社肉之均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陳平亡楚歸漢○周勃致平受諸將金

再補史本傳諸將盡謹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評林一說軍長者軍卒之長也

又英雄君臣相遇之機似難而易然自堯舉舜他人已言之然後知之故他人進之均耳已進之而察之為難耳陳孺子相遇于高祖可以見矣○董公訴漢王為義帝發喪

再補高祖本紀云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故評林霍韜曰三老董公隱者也樂彥云揜道自言曰遮擁要注三老掌一鄉教化正義云鄉有三老

又正義曰南收三河士發關內兵從雍州入子午道至漢中歷漢水而下從是東行至徐州

漢書補注卷之二十一　十七

初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均（上始得立社謂之里中社里社之設所以祈年穀）宰（年少故稱孺子）亦如此肉矣（言使我得宰制天下）

閔秦民苦於苛法欲得大王王秦者（秦民二十五家以上）

秦可傳檄而定也○項籍紀義帝

○陳平分肉甚均

孟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

再補本傳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之事亦如分肉社肉之均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陳平亡楚歸漢○周勃致平受諸將金

再補史本傳諸將盡謹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評林一說軍長者軍卒之長也

又英雄君臣相遇

初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均

閔秦民苦於苛法欲得大王王秦者（秦民二十五家以上）

秦可傳檄而定也○項籍紀義帝

○陳平分肉甚均

孟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言使我得宰制天下）

閔秋毫無所害除苛法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項籍紀義帝○陳平分肉甚均

再補本傳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之事亦如分肉社肉之均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陳平亡楚歸漢○周勃致平受諸將金

再補史本傳諸將盡謹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評林一說軍長者軍卒之長也

又英雄君臣相遇

初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均（上始得立社謂之里中社里社之設所以祈年穀）宰（年少故稱孺子）

十六萬伐楚入彭城收其寶貨美人置酒高會（高一會）

項羽方擊齊聞之自以精兵三萬還擊漢大破漢軍

於睢水上死者二十萬人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

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晝晦王乃得與

數十騎遁審食其從太公呂氏間行遇楚軍為楚所

獲常置軍中為質（五諸侯）

榮陽漢軍復大振（榮陽郡名、即鄭州、榮音滎、振音震也、）

漢王至榮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悉詣

立宗廟社稷縣邑事便宜施行計關中戶口轉漕調

（擊楚、）

（又）高祖本紀云齊王反楚城陽項羽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云々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遂入彭城、

○睢水之圍

○太公為楚所獲

（再補）擊要注太公、即漢王父、已見前、

（又）史本紀當是時諸侯見楚驕漢敗還皆去漢復為楚

（又）擊要呂后兄周呂侯將兵居下邑漢王往從之稍收士卒軍榮陽令隨何說九江王黥布畔楚、

○蕭何轉漕調兵

（再補）史本傳輒奉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

（又）淮陰傳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

（又）擊要注罌缾之大腹小口者以木押縛於身浮水不沉、

（又）史本紀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太原上黨焦氏曰帝極厚信亦極忌

兵轉漕車轉船漕以給軍糧也調兵調發兵卒補其死亡

未嘗之絕（轉去聲漕音曹、又去聲）

直為大將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信伏兵從

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虜豹（柏直姓名夏陽縣屬河中罌音鶯、通鑑註）

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西與大王會

於滎陽王遣張耳與俱（吳曰漢取天下其征伐次敘上太抵如秦秦人先攻咸陽以為富饒之本遂用范雎遠交近攻之策滅韓魏次及楚趙燕齊以天下高祖為形勝之勢乃取巴蜀而取齊與高祖會垓下以挫羽而滅之大抵先易而後

縣屬鮮卑、

（又）史本紀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太原上黨焦氏曰帝極厚信亦極忌

（又）擊要注罌缾之大腹小口者以木押縛於身浮水不沉、

（又）淮陰傳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

（再補）史本傳輒奉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

兵轉漕車轉船漕以給軍糧也調兵調發兵卒補其死亡

未嘗之絕（轉去聲漕音曹、又去聲）

直為大將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信伏兵從

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虜豹（柏直姓名夏陽縣屬河中罌音鶯、通鑑註）

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西與大王會

於滎陽王遣張耳與俱（吳曰漢取天下其征伐次敘上太抵如秦秦人先攻咸陽以為富饒之本遂用范雎遠交近攻之策滅韓魏次及楚趙燕齊以天下高祖為形勝之勢乃取巴蜀而取齊與高祖會垓下以挫羽而滅之大抵先易而後

信、使信將、則張耳
[雜]先ニ小ヲ而後ニ大ヲ先ッ據ヲ形ー勝ニ
而ー後ニ進ー取ル此レ用レ兵ヲ之ー道也
陳餘
盜之、
○信耳擊趙
[再補]楊循吉曰、故
策而使敵人知之
疎兵、拙、信已勝趙、
而師李氏、然則使
李左車專主軍事、
則使敵間知等之
疎漏、未有之、亦未
可知也、餘、腐儒、堂
々張議、於是一軍
之耳目皆屬焉、遂
為敵所間知也歟
以今日未可輒計
之也、
[又]本傳、廣武君策
不用、韓信使人間
視、知其不用還報
則大喜、
○信出背水陣軟
陣餘

兵井陘口趙王歇及成安君陳餘禦之李左車謂餘
曰。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
在後。願得奇兵從間道絶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
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野無所掠。[掠、搶取ル也]不十日。
而將之頭可致麾下。餘儒者自稱義兵不用奇計。信
間知之大喜。乃敢下未至井陘口止夜半傳發輕騎
二千人。人持赤幟從間道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
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乃使萬人
先背水陳平旦建大將旗鼓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
戰良久信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水

[再補]唐須之曰、亂
其耳目、奪其巢穴、
[又]董份曰、前左水
澤、必成安君所知
也、而韓信背水以
誘敵、百里蹶將庵
消所知也、而孫子
減灶以速切、此皆
致人之術也、
[又]本傳、信乃令軍
中、毋殺廣武君、有
能生得者、購千金、
於是有縛廣武君
而致戲下者、
[又]信問攻燕伐齊
之策、廣武君辭謝、
事、詳見信本傳、
○隨何說九江王
歸漢、
[再補]衆、隱曰、布以
少時有人相云當
刑而王、故漢雜事

上軍皆殊死戰趙軍已失信等歸壁見赤幟大驚遂
亂遁走漢軍夾擊大破之斬陳餘禽趙歇諸將賀因
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
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
諸將皆服信募得李左車縛師事之用其策遣辯
士奉書於燕燕從風而靡。[井陘山名、在ー州井陘ー縣、
陘音荊車尺遮切方軌方、
音房入ー聲]
○隨何說九江王黥布入見布悔怒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
踞床洗足召布入見布悔怒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
食飲從官。皆如漢王居。又大喜過望。

[帳ー御ハ謂ヲ帷ー幔ノ凡ソ服ー御之ー具ヲ也]

云、布改二姓名一以厲二當之一也、

又劉辰翁曰、借著、謂二不一能每下二一著一食其請剡印立二六一国

再補案、借著說、諸家紛紜、或云、湯武著明云々、最無理、劉說似長、又按、留侯傳、作二昔者湯伐桀而封二其後一於杞、其他多二異同一、此註蓋節畧彼傳也、崔浩云、表者、標榜其里門、商容、對時賢人、蘇林云、革者、兵車也、軒者、朱軒皮軒也、謂下廢二兵車一而用中乘車上也、

又董份曰、言客、計欲下立二六一国一以撓上楚

九江国在二九一江一、黥布姓、英氏、楚將一也、畔叛同、洗音先、上聲、見音現、振音賑、從去聲、過望過於已所レ望也、

○酈食其說漢王立六國後

王方食食具告良良曰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

以點二籌其一難之數一也、遂發八難

趣音促、下同、為去聲、籌畫也、八難去聲、一白、昔陽武伐桀紂

封二其一後一者、八度能制二其一死命一也、今陸下能制二項一籍一死命一、一也、入二殷一表二商容一閭、釋二箕子一囚、封二比干一墓、今陸下能乎、二也、發二鉅橋粟一散二鹿臺財一以賜二貧窮一、今陸下能乎、三也、殺二牛一以祭、殺二馬一以葬、今陸下能乎、四也、偃二革一為レ軒、倒二戟一干戈、示レ不レ復レ用、今陸下能乎、五也、休二馬一華山之陽、示レ無レ所レ為、今陸下能乎、六也、放二牛一桃林之野一、示レ天下一不二復輸一積一、今陸下能乎、七也、其八、即下文天一、

下能乎、其八也、無レ彊、二段是也、其七曰天下游士離レ親戚棄二墳墓一從二大王一遊者、徒欲望二尺寸之地一、今復立二六國後一、游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レ天下一乎、且楚惟無彊六國復撓而從レ之、

勢屈為レ撓、音晉一、灼曰、當一今唯楚大無レ有レ強レ之者、若復立二六一國後一、

陳平傳云、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

楚必矣王與平黃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

陳平傳云、平既多以レ金、縱反間於楚軍、宜言諸將鍾離昧等、為二項王一將一、功一多矣、然而終不レ得レ裂レ地而王、欲請骸骨歸庭發背死

骨骾骨骾四支曰骾、故君謂レ忠臣亦曰骨骾、骾音挺、間音閒同、

多矣然而終不與漢為一以滅項氏而分其地

間羽大疑亞父

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骾之臣亞父輩

數人耳行間以疑其必破

楚必矣王與平黃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間於楚

○楚圍漢王益急紀

漢王謂陳平

陽以西一以和、項王不レ聽、於是問二計陳平一

陳平以金反間

項王骨骾之臣亞父輩

數人耳行間以疑其必破

為主所怠倨所必破楚矣、

○紀信誑楚

再補項羽傳、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為王誑楚為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衆陽東門、被甲二千人云々、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

○食其請擾敖倉

再補王者以民為天、索隱曰、按、此等語、俱出管子、

又便蒙、蒯、姓徹、名也、後避武帝諱、史改徹曰通、又云、酈兵斷道、故遣使者、投問道而行、謂之

信曰。事急矣。請誑楚乃乘漢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出降。楚人皆之城東觀漢王乃得出西門去

再補項羽傳、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為王誑楚為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衆陽東門、被甲二千人云々、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

○食其請擾敖倉

再補王者以民為天、索隱曰、按、此等語、俱出管子、

又便蒙、蒯、姓徹、名也、後避武帝諱、史改徹曰通、又云、酈兵斷道、故遣使者、投問道而行、謂之

王出降楚人皆之城東觀漢王乃得出西門去（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項羽燒殺紀信（誑音況、切、欺也、降音項、平聲）

軍成皐（皐地在滎陽東）羽圍之。王逃去北渡河（晨入趙壁）奪韓信軍

令信收趙兵擊齊（成皐地在滎陽東、北臨洛以距楚、酈生曰、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敖倉藏粟甚多、楚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此乃天所以資漢）

餘城將軍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為去聲）

（敖倉山名、秦於此築、太倉故曰敖倉、音色、塞音）

○酈食其為漢王說

（擊要上聲、漢王、）

（滎陽要津、界令去聲、）

○漢王

（諉吾況切、欺也、降音項、平聲）

王從之。（敖倉）山名、秦於此築、太倉故曰敖倉、音色、）

○酈食其說王。（擊要上聲、漢王、）

齊王下之。

○蒯徹說韓信曰。將軍擊齊而漢獨發間使

（欲捐成皐以東、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敖倉藏粟甚多、楚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此乃天所以資漢）

下之寧有詔止將軍乎。酈生伏軾掉三寸舌下七十餘城將軍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為去聲）

（齊王田廣、按酈生有下天下歸漢可坐而策之之語、使去聲、伏憑也、掉音調、去聲、）

○四年信襲破齊

（齊王田廣、按酈生有下天下歸漢可坐而策之之語、使去聲、伏憑也、掉音調、去聲、）

齊王烹食其而走（按韓信傳、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將軍之、計有此事、此說信、從也、）

○漢與楚皆軍廣武羽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不急下吾烹太公。王曰。吾與若俱北面事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羽願與王挑戰。王曰。吾寧鬪智不鬪力。因數羽十罪。（高祖本紀、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

○漢與楚皆軍廣武羽為高俎置

（正、及蒯通說信、從、其計有此事、此說信、從也、）

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不急下吾烹太公。王曰。吾與若俱北面事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羽願與王挑戰。王曰。吾寧鬪智不鬪力。因數羽十罪。（高祖本紀、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

（戰）羽大怒伏弩射王傷（又本紀、乃捫足曰、虜中吾趾、）

（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

胷（廣武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而相去數百步人獨載勝負挑音調、上聲、數上聲、）

（戰）羽大怒伏弩射王傷（又本紀、乃捫足曰、虜中吾趾、）

（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

胷（廣武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而相去數百步人獨載勝負挑音調、上聲、數上聲、）

（十罪）羽負約王我於漢二罪、矯殺卿子冠軍二罪、救趙不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関二罪、燒秦宮室掘始皇家私其財一罪、殺

（十罪）羽負約王我於漢二罪、矯殺卿子冠軍二罪、救趙不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関二罪、燒秦宮室掘始皇家私其財一罪、殺

（高祖本紀、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

（使刑餘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

（戰）羽大怒伏弩射王傷（又本紀、乃捫足曰、虜中吾趾、）

（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

胷（廣武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而相去數百步人獨載勝負挑音調、上聲、數上聲、）

（十罪）羽負約王我於漢二罪、矯殺卿子冠軍二罪、救趙不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関二罪、燒秦宮室掘始皇家私其財一罪、殺

（十罪）羽負約王我於漢二罪、矯殺卿子冠軍二罪、救趙不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関二罪、燒秦宮室掘始皇家私其財一罪、殺

起行勞軍、以安士卒、卒毋令楚乘勝於漢、王出行軍、病甚、因馳入成皐、

（使刑餘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

（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

胷（廣武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而相去數百步人獨載勝負挑音調、上聲、數上聲、）

（十罪）羽負約王我於漢二罪、矯殺卿子冠軍二罪、救趙不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関二罪、燒秦宮室掘始皇家私其財一罪、殺

（十罪）羽負約王我於漢二罪、矯殺卿子冠軍二罪、救趙不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関二罪、燒秦宮室掘始皇家私其財一罪、殺

（使刑餘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

（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

胷（廣武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而相去數百步人獨載勝負挑音調、上聲、數上聲、）

（十罪）羽負約王我於漢二罪、矯殺卿子冠軍二罪、救趙不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関二罪、燒秦宮室掘始皇家私其財一罪、殺

（十罪）羽負約王我於漢二罪、矯殺卿子冠軍二罪、救趙不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関二罪、燒秦宮室掘始皇家私其財一罪、殺

聞使、

○信斃齊

再補史記、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酈生賣己、烹曰、汝能止漢兵、我活汝、不然我將烹汝、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為若更言、

○羽欲烹太公

○一杯羹

再補便蒙翁謂父也、古者以杯盛羹、故曰一杯羹、

○數羽之罪

再補王九思曰、項羽勢衰在垓、義帝一節、而高祖數羽十罪、顧置之末、蓋擾事之先後次第叙之

又索隱負約之負音佩王三諸將善地王二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罪七出逐義帝自都彭城奪韓王信梁地罪八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為政不平所王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射音石

索隱謂章邯等故主索隱謂田氏趙歇韓廣之屬也

又陳餘傳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十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坐而降也按龍且語即對或人者也

又便蒙易與者猶言易當也後漢書評林劉攽云與猶

○楚使龍且救齊

史項羽紀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

擊之龍且曰韓信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勇人之勇進與信夾濰水而陣信夜使人囊沙壅水上流且渡擊且佯敗還走且追之信使決水且軍大半不得渡急擊殺且信使人言漢王請為假王以鎮齊

漢之四年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下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為假王便之

漢王大怒罵

韓信傳信遂北至城陽皆屬楚卒

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下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為假王便之

漢王大怒罵

韓信傳信使人言漢王請

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

韓信傳乃遣張良往立信為

齊王且子魚切下並同易音異濰音維

遣印立信為齊王

地志濰水出琅琊箕縣東北入海

躡足附耳語王悟復罵曰丈夫定諸

水出密州莒縣濰山北至濰州昌邑縣入海

躡音聶

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

韓信傳乃遣張良往立信為

齊王且子魚切下並同易音異濰音維

信欲與連和三分天下

韓信傳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烹滅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信必反覆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足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終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

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

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

待也

○良平請封韓信

再補按罵之史所云吾因於此且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是也註詳

漢方不利語俱詳陰陽傳

○武涉勸說信反

再補凌約言曰吾讀涉論未嘗不覽其次先幾而又未嘗不義信之不倍其主也

又數矣之數正義色屢反字書音索頻也

又陰傳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

信曰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我倍之

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此下有君之背云々語、張晏曰背畔則大貴、

又光縉曰、項羽之待漢王、猶夫差之待勾踐、按、已戰而遂不能相釋、子房之策、其可已乎、

又便蒙、凡數三分、有二為大半、

又按、漢初出兵日、已以亡楚為要、至此一旦互謀利以斃休兵、遂必不可而両立、先儒紛紜、論抑亦迂矣、

又便蒙、信越雖名為王、未為分畫疆界、故張良勸王、

又傳海之傳正義音附著也、自為之為于偽反、

又項羽紀、漢王発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幷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傳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

又師古曰、楚歌者楚人之歌也、猶言呉謳越吟、便蒙、九江兵歸漢、故多楚聲、嘶嘆悲嘆也、又憤激也、騅職追反、爾雅蒼白雜色、

又按、史記註引楚漢春秋、載虞氏歌曰、漢兵已略地、四方楚歌聲、大王意

不祥。雖死不易。前徹亦説信信不聽。

夜音嗣、倍背同易音亦前徹説有相君之面

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貴不可言之語上

○漢立黥

乃與漢約之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鴻溝

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即今官渡水也

○項王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

在九江

布為淮南王。淮南國

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説項王、項王

擊項羽傳、是時漢兵盛食多又云、漢遣陸賈説項王

為楚歸太公呂后。鮮而東歸漢王亦欲西歸張良陳

平曰。漢有天下太半。楚兵饑疲。今釋不擊。此養虎自

遺患也。王從之。張良

張良説王以此時不取後悔難追

○五年。王追羽至固陵。韓信彭越期不至。

項羽紀、楚擊漢軍大司

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壘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為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共與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傳海、盡以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

張良勸王以梁地

許両人。王從之。鴻溝

陳以東傳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

皆引兵來。黥布亦會。固陵晋灼曰、即古固始也、師古曰、

後改為固始耳、地理志、固始屬淮陽、許両人通鑑、張良請取淮陽以北王彭越、梁地也、従陳以東王韓信、楚地也、

羽至垓下。兵少食盡。信等乘之。羽敗入壁。圍之

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大驚曰。漢皆已得楚

乎。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命虞美人起舞。項羽、記、有美人名、虞、

徐廣曰、一云、姓、虞氏、

悲歌慷慨。泣數行下。其歌曰。力

又項羽紀、常幸従、

抜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項羽紀、騅馬名、騅、常騎之、

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騅者羽平日所乘駿

馬也。左右皆泣。莫敢仰視。羽乃夜従八百餘騎潰圍

氣盡賊妄何聊生（又史記註文續曰紿欺也欺人令左去以故漢追及之）南出渡淮迷失道陷大澤中（項羽紀問一田父紿曰左乃陷大澤中）漢追及之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羽謂其（評林按曰八百曰二十八曰四百曰二十八曰四曰三曰二是羽騎之數少茅坤曰覺羽本求特一梟將）騎曰吾起兵八歲七十餘戰未嘗敗也今卒困此（又史本紀乃分其將以為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云々是如其言者也）天亡我非戰之罪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潰（又徐廣曰漢五年之十二月項王死項王以始皇十五年已巳歲生死時年三十一又項羽紀始懷王初封項籍為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圍斬將令諸君知之皆如其言於是欲東渡烏江亭（項羽紀地方千里衆）長艦船待曰江東雖小亦足以王願急渡（項羽紀方今獨臣）羽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數十萬人又曰今有船漢軍至無以渡）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王之王平聲下同）面目復見獨不愧於心乎乃刎而死楚地悉定獨魯（高祖本紀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為皇帝上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不下王欲屠之至城下猶聞絃誦之聲為其守禮義（高祖本紀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為皇帝上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之國為主死節持羽頭示之乃降王還馳入齊王信（初封項籍為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壁奪其軍立信為楚王彭越為梁王漢王即皇帝位（高祖本紀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為皇帝上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功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

（再補太史公云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以羽愛姬虞姓也憐其国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以自為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又按徹侯漢書應劭曰言其功德通於王室也張晏曰後改為列侯）

（又漢書注孟康曰姓高名起）

（又史漢陛下上有而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

陛下嫚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二句、以然字轉此句來、

○能用三傑

再補高祖自云、三不如、一能用、蓋自知如此、得不起耶、自古人主自用有之、能用人者、古今其幾人、

又師古曰、傑、言傑然獨出也、

又用久不適其能、則不可曰能用、然則三不如所以能用、蓋本漢皇識之達也、

○田橫自殺

再補漢書、初田橫兄弟三人、橫為田氏後、恐為亂、徙使居海中、二客為橫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云云、上召之、橫與其徒五百餘人入海、嶋史本傳、高帝聞之、以為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亟召之、田橫因謝曰、

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禽也、群臣悅服、（徹猶）

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韓信此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禽也、群臣悅服、

莆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

又師古曰、大者、謂其長率、即橫身也、小者、其徒屬也、便蒙云、非是、此猶言大則王、小則候、謂橫身不出王侯二者也、

又王世貞曰、秉傳詣洛陽、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置傳、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橫、

橫與二客乘傳至洛陽尸鄉自剄、以王禮葬之二客自剄、（既葬、二客穿其冢傍）

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使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從之。

五百人在嶋中者。聞之自殺。（田橫在水中曰島、齊王廣叔、海島山音專、去聲郵馬也、）

○初季布為項羽將數窘帝羽滅帝購求布敢匿者罪三族布乃髡鉗為奴自賣於魯朱家朱家心

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

又便蒙騰懸賞以募吾者、

又鄧展曰、皆棺飾也、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索隱曰案、鄧展所說事義最愜、故禮曰、設柳翣、為使人勿惡也、鄭玄註、周禮云、柳、聚也、諸色所聚、則是喪車飾柳、

又如淳曰、窘、困也、

又細註、韓信車徐廣曰、馬車也、索隱曰、按、謂輕車二一馬車也、評林、按兼二馬車、見其急也、

〇斬二丁公

再補按史記註、楚漢春秋云、丁公、薛人、名固、

又便蒙、短兵、刀劍也、戎車相迫、輪轂相錯、長兵不施、故用短刀、以相接擊、又云、兩賢、謂高祖與丁公俱是賢、豈可相危困哉、故丁公感此言而上也、丁說、兩賢、謂季布與丁公也、

又漢書、是日車駕西、都長安、師古曰、凡言車駕者、謂天子乘車而行、不敢指斥也、著是日者、言從善之速也、

又便蒙、案、猶據也、以六國時、以喻關中、以背脊喻天下、

為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效丁公也

丁公季布、音旋見音現無母同、〇司馬溫公曰、高祖起豐沛、以隼旅之衆、圍羅豪傑、招亡納叛、亦已多矣、及即帝位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夫追取之、與守成其孰勢不同、當群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天子、四海之內、無不為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之、使為臣者人懷二心以徼大利、則亡國破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已猶以義不上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子孫享有天祿四百餘年、宜矣

〇齊人婁敬

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

說上曰洛陽天下之中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陛下案秦之故

案擊要、所謂卒然有急陽之東有城皋、西有殽黽、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

知其布也

本傳、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

此、奴、必與同食、朱家匿季布、其所匿許、

滕公言於上乃赦布

本傳、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數音朔、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窘渠尹切、迫也、

鉗音鉗、平聲、以鐵束頸也、

朱家本傳云、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漢求將軍急迹且至其家、

髡髮也、

召拜郎中

本傳、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數音朔、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窘渠尹切、迫也、

髡髮也、

音昆、

洛陽見滕公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耳以布之賢

滕公、心知朱家、

漢求之急不北走胡南走越耳此棄壯士資敵國也

本傳、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

俠、意季布匿其所、

豈相厄哉丁公乃還至是謁見帝以徇軍中曰丁公

音旋見音現

（又）按、一戍卒之言、左右大臣已非之、使膚主當是時、則何用問子房、必言下擯斥不為愚者幾希、乃謀良、乃是日西、漢書云、犇同、（函）音咸、（隴）州屬輦、昌隴関在焉、（説）如字、○胡雙湖曰、上起兵五年、歲無寧居、跋履山川、蒙犯霜露、力矣、妻敬為奉春君、賜姓劉氏、謚曰敬侯、劉氏唯衆運而已、

（又）擊要、潁川盜起、秋九月、帝還宮六日、自將討之、又云、車駕還宮、謂冠冕也、日、潁川獨卿能平之耳、對曰、潁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衆聞、如聞衆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遂南征、

○張良従赤松子遊

（再補）邵寶曰、泰劇兵罷、兵書豈猶存乎、萬或有一、而老人得以授良、真非人間物矣、老人高良之義而摧其狙擊之勇於是乎教、々在意、不在言、而況書乎、然則所謂穀城黄石者、何老人以是隱良以是神、固授受之餘意也、

○張良封留

（再補）孔文祥云、黄石公、鬚眉皆白、狀杖丹漆、履赤舄、

（又）劉子翬曰、張良欲從赤松子遊、益婉其辞以脱世網、所謂鴻飛冥々弋人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後五日、與我期於此、良如期、往老人已先在、怒曰、與長者期後何也、復約五日、良半夜往、老人至、乃先在、怒復約五日、良未明往、老人又先在、怒曰、與長者期後何也、復約五日、良少時、於下邳圮上、遇老人、墮履圮下、顧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欲毆之、惟其老、乃下取履、老喜、授以一編書、曰、讀此可為帝者師、異日見濟北穀城山下黄石、即我也、且視之乃太公兵法、良異之、晝夜習讀、既佐上定天下、封功臣、使良自擇齊三萬戸、良曰、臣始與陛下遇於留、此天以臣授陛下、封留足矣、後經穀城果得黄石、馬、奉祠之、

（留）縣名、即今陳留（謝）病云云（辟）穀道引、

不食静居行氣以學道也、（為韓）之為去聲、（赤松子）神農時仙人、号也、○司馬温公曰、夫生之有死、猶夜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仙之為虚誕矣、然其欲從赤松子遊、上者、其智可知矣、失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高帝所稱者三傑而已、淮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

履盛滿而不止耶、故二子房託於神仙、遺棄人間、等功名於外物、置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

(又)宗臣曰、良所以名於外物、置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

(邳)音丕、縣屬邳州、(圮)音夷、楚人謂橋曰圮、(濟)上聲、(穀城山)在東平、〔太公〕呂望

○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諸將曰。發兵阬豎子耳。上問陳平。平曰。陛下得之乎。上曰。然。平曰。陛下孰與項王賢。上曰。不如也。平曰。陛下誠能出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因禽之一力士之事耳。上

(出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因禽之、一力士之事耳、上

從之。告諸侯會陳。吾將遊雲夢。(韓信本傳、實欲襲信、信不知、高祖且至楚)

信恐懼欲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或說信曰。斬

(信恐懼)欲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或說信曰、斬

(謁)上必喜。無患。信見。(謁)計事。(味)門。漢所以不擊

(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

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頸。信持其

首。(謁)高祖於陳。(昧)謂鍾離昧也。至陳。信上謁。命武士縛信。載後車。信

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臣固當烹。遂械繫以歸。赦為淮陰

侯。(上書之上、上謁之上並上聲、阬)坑同、(守)狩同、(雲夢)楚藪、在江南北連亘千里、夢如字、又音蒙、(禽)擒同、(將遊之將)音漿、(烹)叶音愛、(械)音諧、去聲、梏也、〇論高帝率詭詐之言、盡出於陳平、施於項羽紛爭之時、猶可也、其可施於君臣之間乎、使韓信有反心也、然則功臣孰不自疑、上嘗從容問信。諸將能將兵多少。上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多多益辦。何以為我禽。曰。陛下不能多益辦上笑曰。然。此信所以為陛下禽。且陛下所謂天將兵而善將將。此信所以為陛下禽。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從音縱、平聲、辨薄莧切、理也、為去聲、下同)〇剖符封功臣。鄧侯蕭何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逐殺獸

(又)飛鳥、史記作高鳥、走狗亦作良狗、是皆喻有事則用、無事則害之意、

(再補)便蒙、從容、謂從其容止、不矜莊也、

(又)楊慎曰、多多益善、程子曰、分數明也、按孫子曰、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註云、部曲為分、什伍為數、

〇剖符封功臣

(再補)焦竑曰、蕭何封鄼侯、今世家作鄭侯、傳寫之誤也、鄼、七何切、班孟堅十八侯銘、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

第一、受封於酈、又唐詩、麒麟閣上識酈侯、按、酈在沛鄭南陽、何起沛、封邑必近之、且孟堅去何未遠、所聞必眞、師古云、何封南陽之酈、疑未深考也

○蕭何發縱指示

再補或云、逃身一作跳身、

又索隱曰、轉、劉氏音張戀反、漕、水運也、許林或曰、萬世者、益言為漢、久遠計、即往覆之謂也、推欲抑揚其詞以警切故耳、

又王貞一世曰、今按功臣年表、曹參至陳平九人、皆以二十二月甲申封、張良至陳鄧十三人、以正月丙午封、周竈以丁未封、丁復以戊申封、呂青以壬子封、雍齒始與郭蒙以戊午封、而諸將陳武等、以三月丙申庚子等日繼封、然則曹參諸公遠者、先三十四日、而沙中偶語之輩、僅陳武輩、二十餘人耳、此曹非有大功、何敢偶語、意者歸美留侯之溢談未必實、

○論張良因事納忠為善諫

再補太一上、極尊之稱也、皇、君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人也、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功人也、群臣皆莫敢言、（木傳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挩功臣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必欲何第二、何第一、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所非上所詔令、及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絶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而如萬一功、功臣何欲於漢、漢得之何第一、曹參次（剖）分也（鄧）音賛、邑屬南陽（鋭）音睿、堅兵、鋭猶利也、（顧）反本傳無顧字、

○上已封大功臣餘爭功不決上從複道上望見諸將往往坐沙中相與語上問張良良曰陛下以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親愛所誅皆平生仇怨此屬乃反之高祖曰、善甲鋭

二月甲申封、張良至陳鄧十三人、以正月丙午封、周竈以丁未封、丁復以戊申封、呂青以壬子封、雍齒始與郭蒙以戊午封、而諸將陳武等、以三月丙申庚子等日繼封、然則曹參諸公遠者、先三十四日、而沙中偶語之輩、僅陳武輩、二十餘人耳、此曹非有大功、何敢偶語、意者歸美留侯之溢談未必實、

○論張良因事納忠為善諫

再補太一上、極尊之稱也、皇、君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畏匿、二十八人、位次、賜丞相何劍履上殿、

畏匿、二十八人、位次、賜丞相何劍履上殿、

入朝不趨元大也、十八人蕭何、曹參、張敖、周勃、樊噲、武、王吸、薛歐、周昌、丁復、蟲達上上聲朝音潮、下並同、○尊太公為太上皇、○帝畏匿、二十八人、位次、賜丞相何劍履上殿、

入朝不趨元大也、十八人蕭何、曹參、張敖、周勃、樊噲、武、王吸、薛歐、周昌、丁復、蟲達上上聲朝音潮、下並同、○尊太公為太上皇、○帝

徵秦苛法。爲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叔孫通說上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願徵魯諸生共起朝儀。（本傳、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上所能行爲之。）上從之。魯有兩生不肯行。（本傳、魯有兩生）曰。禮樂積德而後可興也。通與所徵三十人西。（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曰。禮樂積德而後可興也。通與所徵弟子百餘人。爲綿蕝野外習之。（懲音澄忿）（綿蕝束茅表位蕝、子劣切、○全書曰、叔孫通捨抱鼓而定一王之儀、即其事也、○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賀。謁者治禮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莫不（再補）便蒙、七年ノ下加冬十月三字、胡三省曰、帝御長樂宮受朝賀也便蒙又云、此正月朝賀也、漢因秦制、以建亥之月爲正月、而史記漢書、於秦及漢初、紀年皆從十月起者、大初改曆之後、記事者以夏正追叙前事、而以秦漢之春正月爲冬十月也、顏師古謂、遷等以夏正追叙之、非當時本稱是也、

○匈奴冠邊。

○陳平六出奇計。（再補）楊慎曰、九六出奇計、九六益封、陳懿典曰、夫衆人

（豫治國、故不言帝也、

○叔孫通起朝儀。（再補）本傳、叔孫通者薛人也、楚漢春秋、名何、索隱曰、薛縣名、屬魯國、

（又）茅坤曰、此儀直行至今日、大畧皆秦故、尊君抑臣之習也、而三代以前、其上下同体處消歇矣此可見爲國以直自有本、

（又）一本、徵下加諸生二字、與下加其字、

（又）便蒙、縣謂置設綿索爲習肄處蕝、謂以茅前植於地爲表、位尊卑之次、

○長樂宮成

諸生共起朝儀。（本傳、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上所能行爲之。）上從之。魯有兩生不肯行。（本傳、魯有兩生）曰。禮樂積德而後可興也。通與所徵三十人西。（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曰。禮樂積德而後可興也。通與所徵弟子百餘人。爲綿蕝野外習之。（懲音澄忿）（綿蕝束茅表位蕝、子劣切、○全書曰、叔孫通捨抱鼓而定一王之儀、即其事也、○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賀。謁者治禮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莫不（再補）便蒙、七年ノ下加冬十月三字、胡三省曰、帝御長樂宮受朝賀也便蒙又云、此正月朝賀也、漢因秦制、以建亥之月爲正月、而史記漢書、於秦及漢初、紀年皆從十月起者、大初改曆之後、記事者以夏正追叙前事、而以秦漢之春正月爲冬十月也、顏師古謂、遷等以夏正追叙之、非當時本稱是也、

○匈奴冠邊。

○陳平六出奇計。（再補）楊慎曰、九六出奇計、九六益封、陳懿典曰、夫衆人

（豫治國、故不言帝也、

○叔孫通起朝儀。（再補）本傳、叔孫通者薛人也、楚漢春秋、名何、索隱曰、薛縣名、屬魯國、

（又）茅坤曰、此儀直行至今日、大畧皆秦故、尊君抑臣之習也、而三代以前、其上下同体處消歇矣此可見爲國以直自有本、

（又）一本、徵下加諸生二字、與下加其字、

（又）便蒙、縣謂置設綿索爲習肄處蕝、謂以茅前植於地爲表、位尊卑之次、

○長樂宮成

振恐肅敬。禮畢置法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罷酒無敢讙譁失禮者。上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爲太常。（樂音洛、治平聲、六百石品）秩未詳、法酒御酒曰法酒、

（御史）御史之一官、有七、曰御史、曰御史大夫、曰中丞、曰侍御史、曰殿中侍御史、曰殿中侍御史、掌監察御史、（太常）一二作奉常、九卿之一、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書曰秩宗即其任也、○匈奴冠邊。帝自將擊之。聞冒頓單于居代谷。（冒頓音墨、頓音突、又音特、單音禪、通鑑注單于、匈奴天子號也、漢書音義曰、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

者治禮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莫不（再補）便蒙、七年ノ下加冬十月三字、胡三省曰、帝御長樂宮受朝賀也便蒙又云、此正月朝賀也、漢因秦制、以建亥之月爲正月、而史記漢書、於秦及漢初、紀年皆從十月起者、大初改曆之後、記事者以夏正追叙前事、而以秦漢之春正月爲冬十月也、顏師古謂、遷等以夏正追叙之、非當時本稱是也、

○匈奴冠邊。

○陳平六出奇計。（再補）楊慎曰、九六出奇計、九六益封、陳懿典曰、夫衆人

振恐肅敬。禮畢置法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罷酒無敢讙譁失禮者。上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爲太常。（樂音洛、治平聲、六百石品）秩未詳、法酒御酒曰法酒、

（御史）御史之一官、有七、曰御史、曰御史大夫、曰中丞、曰侍御史、曰殿中侍御史、曰殿中侍御史、掌監察御史、（太常）一二作奉常、九卿之一、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書曰秩宗即其任也、○匈奴冠邊。帝自將擊之。聞冒頓單于居代谷。（冒頓音墨、頓音突、又音特、單音禪、通鑑注單于、匈奴天子號也、漢書音義曰、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

之疑而間之、即婿然也、冒頓單于名也、代谷史作代、上谷、代、州名、上谷郡屬北平、今易州也、平城縣屬大同、騎去聲、白登縣音燈、遺去聲、閼氏音煙支、單于之妻也、從去聲、出奇計其計頗秘、世莫得聞、或云、如下請爲遊雲中、與與踐足附耳語、行間疑楚君臣以惡草貝進楚使、背約擊豭厚中遺閼氏上等是也、益封邑由戶牖侯更曲逆侯、

○九年。遣劉敬使匈奴和親取家人子。名公主妻之

單于。接本傳、上已困平城、當是時、冒頓控弦三十萬、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上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上也、獨可下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爲、上曰、誠可、何爲不能、顧令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嚮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代立、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礼者哉、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遺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使去聲家人子、

（子）婁敬傳、齊人之家子、子亦女也、公主非公、主者天子之女也、妻音砌

○十年。

代相國陳豨反。帝自將擊之淮陰侯韓信舍人上變告信陰與豨謀

（上）韓信傳、陳豨拜爲鉅鹿守、辭於淮陰侯、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數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信曰、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之、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

呂后與蕭何謀詐稱豨已敗死紿信入賀使武士縛信斬之信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謀。乃遂夷信三族。

（代）王恒、高帝第三子、即文帝也、豨音希、上聲、舍人云、史云、其人舍人得罪信、信欲殺之、故舍人弟告信欲反、上變其人名也、

（為）夫聲、夷信三族、司馬溫公曰、世或以韓信首建大策與高帝起漢中定三秦分兵北舉魏取代擒趙脇燕東擊齊南滅楚大抵漢之得天下者皆信之功也、觀其距武涉之說、信豈有反心哉、而高帝用詐謀禽之於陳負言則有之矣、然信

又閔如寮曰、敬既知冒頓殺父妻群母、不可以仁義說、而曰不敢與大父抗、禮亦謬矣、

○呂后斬韓信

（再補）便蒙上變謂上書告非常之事奮註以爲名者非也、舍人名、樂說、是說擬功臣表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索隱云、未知孰是、

（又）按本傳、高祖見信死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然則高祖已疑之、故溫公有自取說、

○論信見禽亦有以自取

（再補）茅坤曰、此情

似誣、稒漢信幸臣、亦有以取之焉、始漢與楚相距滎陽、信滅齊、不還報、偶過拜淮陰、淮陰而自王、其後漢追楚圍陵、與信期而不至、當是之時、高帝固有取信之心矣、大史公曰、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功不矜能、則漢家、勛將、比於周召之徒、後世庶幾有其血食矣、不務出此而謀不軌、夷滅宗族、不亦宜乎、○十一年帝破稒還詔捕稒徹士也、乃詔捕信傳、高祖曰、是齊辯士、齊捕勛通

至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高材疾足者先得之。當時臣獨知韓信非知陛下所為者甚衆。力不能耳。又不可盡烹。

天下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力不能耳。又不可盡烹。

邪。帝赦之。〔捕勛徹〕亦何言、曰、信言、恨不用蒯徹計、遂詔齊捕勛徹通鑒上遣聞信死問呂后曰、信死

再補淮陰傳、通、曰、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云々、

○梁太僕告彭越反

再補評林、按越有不賞之功、即有罪尤宜從輕、別非其罪、而惟以呂后一

太僕。告其將扈輒勸越反。〔梁王、梁王恐欲自往擊、至邯鄲徵兵〕

梁王彭越。〔本傳、十一年秋、陳稒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

水傳、有下狗各吠其主之〔失其鹿〕喻天下

〔梁王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往、往則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欲斬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

言族之、高帝其寡恩哉、然帝征稒而越不至、則越亦有以自取矣、

○拜陸賈為太中大夫

再補便蒙、秦時趙佗為龍川令、後為南海尉、故稱曰尉佗、

上使人掩越囚之反形已具。赦屬蜀呂后。曰。此自遺患。遂誅之夷三族。〔太僕〕官、名、主正群僕侍御、天子九卿、此其一也、〔輒〕將名〔掩〕襲也、〔屬〕音

又索隱曰、蘇林音厥、坤蒼云、厥、越也、

又賈傳、昔者吳王

音惟

○遣陸賈。〔陸賈傳、陸生至尉他魋結箕踞見陸生因進說他一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惟弃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竝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卒滅項羽而誅之、五年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

帝罵之曰。乃公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賈曰。陸下以

佗稱臣奉漢。約。賈歸報。拜太中大夫。賈時前說詩書。〔陸賈傳、陸生一、撮以推而結之、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頓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強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蹶然起坐、〕

立南海尉佗為南粵王。

夫差智伯、極武而亾、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卿使秦已幷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注、趙氏、秦姓也、韋昭為秦一姓、

○陸賈秦新語、

再補平義曰七錄僭王、叛而不服、至是封之、遂奉約也、粤越同約束也、大中大夫文資三品、曰大中大夫、說如字、沿平聲、為我之為去聲、若音猶、去聲下同、按通鑑無書字、新語、南海縣屬廣州、尉佗、姓趙、名佗、本為龍川令、行南海尉事、故曰尉佗、嘗自王、叛而不服、至是封之、遂奉約也、粤越同約束也、大中大夫文資三品、曰大中大夫、說如字、沿平聲、為我之為去聲、若音猶、去聲下同、按通鑑無書字、新語、南海縣屬廣州、尉佗、

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使秦兼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有之、本傳、高帝不懌而有慙色、帝曰試為我著書秦所以失吾所以得及古成敗。賈著書十二篇。每奏稱善號曰新語。南海縣屬廣州尉佗、

再補平義曰七錄僭王、叛而不服、至是封之、遂奉約也、粤越同約束也、大中大夫文資三品、曰大中大夫、說如字、沿平聲、為我之為去聲、若音猶、去聲下同、按通鑑無書字、新語、南海縣屬廣州尉佗、

又賈傳稱善下有左右呼萬歲包劉辰翁曰左右呼萬歲幸其回心向己道也、今人豈復有此、

○踪布及

再補徐廣曰貫音聞此言也、故曰新語、

又王維禎曰布禍自姬姬色媲之為患如此、

○以太牢祠孔子

再補史記世家至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

又便蒙是時雖天下已定猶有豺信越布之反故恍慨如此

○以沛為湯沐邑

○上欲廢太子

再補按本傳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是疆要二字所

憂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帝自將擊之○十二年。帝破布還過魯以太牢祠孔子。過沛置酒召宗室故人飲。酒酣上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沛中子弟習歌之。以沛為湯沐邑。過音戈、下同、太牢具牛羊豕曰太牢、酣音樂也、上自歌林氏曰、風帝自喻雲喻亂而歸故鄉故思賢才公共守之也令去聲、

○初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呂后見疏太子仁弱。上以如意類己欲廢太子而立之。群臣爭之皆不能得。呂后使人疆要張良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以上嫚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上高

生也、使レ人々則呂澤也、

又便蒙、角、角字訛、字書或㑹角為二非是一

又索隱曰、四人、四皓也、便蒙曰、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所以謂二之四皓一、

又羅大経曰、子房消二沮事変、全不レ費レ力、是子房一生得レ意處、眼高于一世者、

又便蒙、善罵之善、與善病之善同レ義、猶レ言レ多也、義不レ肯レ辱、義不二肯レ受レ辱、

又如淳曰、謂護猶二營護一也、便蒙、謂護下二有太子二字一、據二史留侯世家一、

此四人今令太子為書卑詞安車固請宜來至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呂后使人奉太子書招之四人至帝擊布還愈欲易太子後置酒太子侍良所招四人者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大驚曰吾求レ公幸辟レ逃レ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レ辱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レ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四人出上召戚夫人指示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者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姓也、疏音踈、已音紀、爭音諍、同、疆上聲、要音遨、四人、商一山、四皓、史注、東園公、姓、唐、字、宣一明、居二園東一、夏黄公、姓、崔、名、黄、居二夏里一、角里、姓、周、名、術、居二角里一、先生、姓、周、名、術、居二

又案史、示之亦四皓、輔之輔太子也、時高祖有二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横絶四海、横絶四海、當可二奈何、雖有二繒繳、尚安所一施歌、

又索隱曰、李斯歸愚而自予、是分過也、

又韋昭曰、淺、用レ意淺也、按、如淳曰、百官公卿表、衛尉王氏無名字、董份曰、衛尉一小臣耳、乃皆直言、救解、其人亦不レ易レ得也、

○呂后問レ相

再補倪思曰、呂氏以二一婦人問二国事一、角一里一角音祿、音鹿、一里一季無レ註、不二敢強一為二之説一、

又案史、示之亦四皓、輔之輔太子也、時高祖有二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横絶四海、横絶四海、當可二奈何、雖有二繒繳、尚安所一施歌、

又索隱曰、李斯歸愚而自予、是分過也、

又韋昭曰、淺、用レ意淺也、按、如淳曰、百官公卿表、衛尉王氏無名字、董份曰、衛尉一小臣耳、乃皆直言、救解、其人亦不レ易レ得也、

○呂后問レ相

再補倪思曰、呂氏以二一婦人問二国事一、

角一里一角音祿、音鹿、一里一季無レ註、不二敢強一為二之説一、

疑レ當レ作レ侍、易音亦、下同、

為去聲、卒音遂、入聲、○蕭何以長安地陋上林中多空地棄請令民得入田上大怒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何世家、王衛尉侍レ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蓋也、上曰、吾聞李斯相二秦皇帝一有レ善歸レ王、有レ惡自與、今相國多受二賈豎金一而為レ民請二吾苑一以自媚於民故繫二治之一、王衛尉乃疑相國受二賈人錢一乎且陛下距レ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云云相國不レ聞其過一亡二天下一季斯之分レ過又何足レ法乎且秦以レ不レ聞レ過亡二天下一季斯之分レ過又何足レ法哉陛下何レ疑二宰相一之淺也高帝不レ釋是日使二使持節

赦出相國

而赦之長安縣屬二安西一空音控棄荒也、令去聲、下同、田佃同、毗一治之一也、赦之詳二見一高帝本紀一

○上擊布中流矢疾甚呂后問陛下百歳後蕭相國死誰可代レ之曰曹參其次曰王陵然少戇陳平可以助レ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レ文可レ令為

時、請相国無忌、既問及相国死後、又問其次、何其慮深也、

（又）師古曰、乃、汝也、言自此之後、汝亦終矣、不復知之、

（又）便蒙、孝子者善繼父之志、善述父之事者也、故漢家之諡、自惠帝以下皆稱孝也、

（又）按史記、趙相周昌曰、高帝厲臣、趙王、閑太后欲誅之、臣不敢遣王、亦病、不能奉詔、高祖善観人、可亦見其端兵、

（又）齊、不能言也、

（又）丁南湖曰、周召以後、相道澌滅、若何之得多、失小其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誠賢相矣乎、

（又）便蒙、相當作洽、史記漢書通鑑等諸本皆云、蕭何為法、又云、較漢書作講、顔師古曰、講和也、畫一言整齊也、又云、較古孝反、著明、貌、較或作鞹、或作講、古者鞹講較三字通用、言法令不煩苛、其簡要著明、若見畫一也、又云、載者行也、清淨、黄老之術也、謂曹參一行清淨無為、為治也、又云、惠帝張皇后、魯元公主之女、呂太后以其無子、使陽為有躰、取後宮美人子、名之、

太尉。安劉氏者必勃也、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中）去聲、流矢飛矢曰流矢（少）上聲、下同（慝）陟降切、愚直也　○上崩。葬長陵。（長陵）地在咸陽

為漢王者四年。為帝者八年。凡十二年。太子盈立。是為孝惠皇帝。名盈。母呂太后。即位之元年。呂后鴆殺趙王。（鴆）音沈去

王如意。斷戚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厠中。命曰人彘。召帝觀之。帝驚大哭。因病。歳餘不能起。（煇）音去聲、烏食蝮以其羽畫酒中飲之死（斷）音端上聲、去（煇）呂刀音許云切、灼也、一作熏以藥熏耳令其聾也（飲）去聲（瘖）音音、啞也（厠）漢書作鞾、或謂窟室也、

孝惠皇帝。名盈。母呂太后。即位之元年。呂后鴆殺趙王。閑太后欲誅之。臣不敢遣王。亦病。不能奉詔。高祖善観人。可亦見其端兵。

（又）齊、不能言也、

（又）丁南湖曰、周召以後、相道澌滅、若

國。遵何約束。百姓歌之曰。蕭何為相。（相）去聲　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齊）音側、下並同（令）平聲（趣）音促（較）漢書作講、亦音校（載）事也、

○五年。曹參卒。○六年。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張良卒。○周勃為太尉。○帝在位七年。崩。無子。呂太后取他人子。以為子。即位。太后臨朝稱制。（他人子）後宮美人子、即少帝也、○元年。太后議立諸呂為王。（高后紀、四月、太后欲王呂、乃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

無擇為博城侯、魯元公主薨、賜謚為魯元太后子偃為魯王、父宣平侯、張敖也、封齊悼惠王子章為朱虚侯、以呂禄女妻之、齊丞相壽為平定侯、少府延為梧侯、呂種為沛侯、呂平為扶柳侯、張買為南宮侯、太后欲王諸呂先立孝惠後宮子彊為淮陽王、子不疑為常山王、子朝為軹侯、子武

為皇后子、而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劉伯莊云、諸美人元幸呂氏、懷身而入宮、生子也、又漢制、制書者謂為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擅、今太后臨朝行天子之事、斷次萬機、故言制、

〔又〕按通鑑云、於是太后以陵為太傅、實奪之相權、遂病免歸、初呂后問相而王陵與焉、已相之而又罷之、呂氏蔑視劉家、於是可見其一端矣、蓋亦慾念所乘、前後顛倒耳、

又按、胡說、先賢論是程子之言也、

〔又〕恒山王義亦後宮美人之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孝惠崩、太子立為帝、帝壯、或聞其母死、非真皇后子、延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未壯、壯即殺人之母、延幽之永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

〔又〕按綱目、朱虛侯章、念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太后令為酒吏、章自請、後宮惠帝崩、太后封義襄城侯、後為恒山王、

〔又〕按綱目、朱虛侯章、念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太后令為酒吏、章自請、後宮惠帝崩、太后封義襄城侯、後為恒山王、

四年。太后廢少帝幽殺之。〔高后紀、宣平侯之女、為孝惠皇后、時無子、為有身、取

為壺關太臣、太后風太臣、請下立鄭侯呂台為呂王、王上太后許之、建成康侯釋之卒、嗣子有罪廢、立其弟呂祿為胡陵侯、續康侯後、二年、呂台子嘉代立為王、四年、封呂須為臨光侯、呂他為俞侯、呂更始為贅其侯、

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平勃以為可。〔高后紀、勃等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亦安能獨行之、猶且數月、再遣謁者張釋之風諭大臣、乃後王諸呂、則知向者平勃阿意、其罪甚大而多矣、自是而後、推歸呂氏、漢祚幾易、〕

陵罷相。遂王呂氏。〔刑到也、到白馬以歃血也、王呂氏詳見通鑑〕

四年。太后廢少帝幽殺之。〔高后紀、宣平侯之女、為孝惠皇后、時無子、為有身、取

是程子之言也、

〔又〕恒山王義亦後宮美人之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孝惠崩、太子立為帝、帝壯、或聞其母死、非真皇后子、延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未壯、壯即殺人之母、延幽之永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

〔又〕按綱目、朱虛侯章、念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太后令為酒吏、章自請、後宮惠帝崩、太后封義襄城侯、後為恒山王、

〔又〕按綱目、朱虛侯章、念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太后令為酒吏、章自請、後宮惠帝崩、太后封義襄城侯、後為恒山王、

立恒山王義為帝。改名弘。亦名佗人。子。為惠帝子者也。〔幽囚也、恒胡〇更平切、下同〕

八年。太后崩。〔高后紀、七月中、高后病甚、延令趙王呂祿為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呂太后誡產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弗平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挾兵衛宮、慎勿送喪、毋為人所制〕諸呂欲為亂。時呂祿將北軍。呂產將南軍。大尉勃不能主兵。平

勃使酈寄說祿。解印以兵授勃。入軍門。令曰。為呂氏者袒。為劉氏者左袒。軍中皆左袒。召朱虛侯劉章。

予卒千餘人。擊呂產殺之。〔擊要、諸呂欲為亂、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為婦、知其陰謀、告其兄齊王襄、發兵、而己為內應、以誅諸呂、遣諸侯王書、陳諸呂罪、產等遣灌嬰、

妻、即子禄之女而章不以私情奪其義氣壯哉

又便蒙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也胡三省曰王入代邸而漢廷群臣繼至王以賓主禮接之故西鄉群臣勸進王九三讓群臣遂扶王正南面之位王又讓者再

又綱鑑註編以羽毛列係幢旒載於車上謂之鴈旗車駕出則陳於道而先行屬相連屬也便蒙古行謂巡符師行謂征伐安之所謂何之佐也

又晦庵曰此之所將兵擊之嬰是益其資也乃喻齊王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

分部悉捕諸呂無少長皆斬之令去聲為呂之去聲下同章齊王肥子

予與同

○諸大臣迎立代王恒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即位誅子弘等赦天下是為太宗孝文皇帝

孝文皇帝

名恒母薄氏夢龍攬胸遂生帝帝立尊為

鄉向同

皇太后○元年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右丞相○時

有鴈下十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

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

其馬與道里費而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

來獻鴈旗下同

旗上有鈴曰鸞旗鸞鈴也屬音蜀非去聲令去聲毋音無

費音非去聲

○益明

論亦是一說但欲執此以廢彼則非也

又綱鑑註治粟內史掌錢穀之官也先儒謂平之此語得之聽聞而非得之學識是以次序顛倒以用人為先今反置之于最後故也

又便蒙吳姓也公者時人尊稱之耳宣帝紀定國父于公亦與此同治平謂其政治均平超遷謂不次而遷官也

又按擊要作帝行出中渭橋有人從橋下走網鑑註躍先至而犯者罰金

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恐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即問決獄主者何事平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君所主者何事平謝曰陛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職焉帝稱善勃大慙謝病免朝音潮治粟內史司農卿也治平聲四夷東夷西戎南蠻北狄○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召為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年二十餘一歲中超遷為大中大夫河南府屬河南○陳平卒○二年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賜猶與也免也○三年張釋之為廷尉上行中

四、兩、擊要、註、平、其不平曰平、綱、鑑、註、壺、傾為匈、當、處當其罪也、高廟、高帝廟也、得、謂吏捕而獲之也、禮曰、刑人於市、與衆棄之、

又綱、鑑、註共與恭通、高帝墓曰長陵、擊要、註、不忍斥言敗、撤山陵、故以取生為譬、

又丁南湖云、此田野小民之諺、豈當時智者之訛哉、蓋以厉王憤恚、不食、故誤謂上之禁其食也、遂以衣食為詞、而曰布曰粟焉、夫厉王、謀反、是第不容、凡也、按擊要、有袁盎諫云、上素驕淮南王、乃帝亦有不免疾者、臣瓚曰、一尺布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可舂而共食、況以天下之廣、而凡弟不相容乎、

又綱、鑑、註可為長大息者六、言服用奢僭、二、言俗吏不知大體、三、言趣制不定、四、言當輔導太子、五、言審定取舍、六、優禮太臣、按、此策詳漢書、

○薄昭救漢使者

○○再賜租

○除肉刑

再補丘瓊山曰、三代以前、所謂肉刑者、墨、劓、刖、宮、大辟、五者是也、至漢時

渭橋有一人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尉釋之奏犯蹕當罰金。上怒曰。人犯我乃行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手足乎。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玉環。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廷尉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曰。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乎。帝許之(中渭橋渭橋非一。此在其中者、乘去聲、蹕音畢、天子出入、必先清道、禁止行人、蹕止也、更音庚、傾不平、當去聲、處其罪得紀、六年、有司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令、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及匈奴發騎、欲以危宗廟社稷、廢徙蜀、病死、封其四子為侯、長、如字、高帝第四子、廢徙出稱警蹕入言蹕止也、更音庚、傾不平、當去聲、處其罪得補護之也、治平聲、抔音裒、掬也、共供同、今平聲、抔音裒、掬也)

○六年。淮南厲王長謀反。(文帝母薄太后弟昭、救漢使者、薄昭為人、殺人、入宮、宮大辟、五者是也、至漢時、騶淮南王、乃帝亦有不免疾者、臣瓚曰、一尺布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可舂而共食、況以天下之廣、而凡弟不相容乎、

又綱、鑑、註可為長大息者六、言服用奢僭、二、言俗吏不知大體、三、言趣制不定、四、言當輔導太子、五、言審定取舍、六、優禮太臣、按、此策詳漢書、

○薄昭救漢使者

○○再賜租

○除肉刑

再補丘瓊山曰、三代以前、所謂肉刑者、墨、劓、刖、宮、大辟、五者是也、至漢時、

○○○○

○○○○

○○○○

僅有三焉。劓、斬趾而已。文帝有感、除之。遂以髡鉗代黥。笞三百代劓。笞五百代斬趾。此後天下犯法者、始免斬肢体、刺肌膚、方世之下、人得以全其身。不絕其類。文帝之德大矣。丁南湖曰、文帝除肉刑、信乎其有不忍人之心矣。然不忍於尊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淳于意而特忍於淮南與薄昭者何哉。君德莫大於好生。故小民犯法而可矜。家法惟期于鄭乱。故至親大逆而罔赦。

○除租稅

再補 通鑑、詔曰、農、

十年。帝舅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誅。使公卿群

考、○十年。帝舅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誅。使公卿群

臣徃哭之。昭自殺。○十二年。賜民今年田租半。○十

三年。大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少女緹縈上書曰。死

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属。願没入為官婢。以贖父

刑。上憐其意。詔文帝紀、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氏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僇而民不犯、何則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欤。吾甚自愧。故夫馴導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無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者、不可以復属。其有悔也。豈不欲全之哉。其除肉刑。緹縈女名。縈音鉞、縈音永。平聲。刑者、断其肢体。不可再連。其後雖欲改過自新。無由也。除肉刑。令去聲。云云謂断其肢体。不可再連。其後雖欲改過自新。無由也。除肉刑。通鑑、文帝詔除肉刑、丞相張蒼等奏請定律曰、當黥者、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其城旦舂、各有歳數以免。制曰可。自是化行天下。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禁囹

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従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勧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田之租稅。除田之租稅。胡曰、漢既大封同姓至文帝時封

疏闕、刑罰大省。○陳曰、以一女子之言改數千年帝王之典。非甚勇不及此。可謂仁矣。○是歳

上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従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勧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國漸衆。諸侯王自食其地。王府所入。寡于郡縣之半。時矣。又與匈奴和親。歳致金絮繒絲奉之。復數為患。深入寇盗。侯驕主卑。雍甘泉。天子親將大發車乗騎卒。命將出擊。復回河決。百萬築塞。勞費大半。祖次年遂除之。然則何以足用乎。曰、文帝節倹。起化于身。衣弋綈。履革舄。所幸夫人。衣不曳地。帳無文繡。百金之費。亦不苟用。一人如此。宮闈是效。流傳國都。以及遠近。莫不用奢侈之習。則如何而不富。其財蓋不可勝用矣。然後知導諛者。納譖愬之言。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後元年。為上太夫。○郊祀志。新垣平使人有告平所言者。詐也。遂下吏詔誅平。

其罪可勝誅哉。○十六年。方士新垣平為上大夫。郊祀志、新垣平使人持玉杯、獻闕下、乃千先言於上曰、闕下有寶玉、氣来者、及視之果有献玉杯者、上刺曰、人主有受献玉杯者、為上太夫。

不矣、亦韜云、軍中之事、不聞君命、故亞夫常令而守之、
（補）便蒙、裸、袒也、詰情當依親、
（又）譙、嬈曰、猛虎在山、日食千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
○舜文帝為太宗

（補）便蒙、裸袒也、始受命也、詰情當依親、
（又）譙、嬈曰、猛虎在山、日食千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
○舜文帝為太宗

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其為害亟矣、鼂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墉、深其陷穽、時伺而謹防之、虎安能必為害、此則文帝之所以備吳也、嗚呼為天下慮患、而使好名貪利小末夫制之、其不為鼂錯者鮮矣

又綱鐵、吳王居國、以銅鹽為資、故百姓無他賦、郡國吏欲來捕亡人一者、公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餘年、

又便蒙、孝道、爭行、慕之路、博局猶今言慕槃也、提、擲也、亡人、亡命之人

○鼂錯請削諸侯

再補正長曰、嫝、其餘曰孽、

又便蒙、趙、言趙王遂也、註以為王友者謬矣高后紀及高五王傳遂高帝第六子、趙王友之子也、高后七年趙王友遷高后之怒幽死于邸、高后崩、文帝即位、立友子遂為趙王

又文帝十六年、帝憐齊王肥適嗣之絕於是乃分齊為六國、盡立前所封肥子、列侯見在者六人為王、齊王將閭以楊虛侯立、濟北王志以安都侯

卷之二　孝景皇帝元年　四十一

卿、衛尉卿、太理卿、鴻臚卿、大宗正卿、司農卿、大府卿、更音庚、

○初孝文時、吳王

濞按吳濞、傳、高祖患吳會聲輕悍、無以鎮之、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濞、相之曰、若狀有反相、獨在骨耳、漢後三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耶、濞頓首曰、不敢、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

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殺之。濞稱疾不朝。錯數言吳過可削。文帝不忍。及帝即位。錯曰。

吳濞、傳、及孝景帝即位、錯

為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薛子悼惠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王二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二吳、五十餘城、庶弟文王三代、前有太子之郡、誅孫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乃益驕、益收銅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亦反、削反遲禍大、吳王誘天下亡人謀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禍小不削遲

立。菑川王賢、以武成侯立、膠東王雄渠、以白石侯立、膠西王印、以平昌侯立、濟南王辟光、以扐侯立、

又齊王、齊王將閭也、註以為膠西膠東菑川濟南諸王亦謬、呉楚反時、膠東膠西菑川濟南諸王、皆欲與濟王將閭俱發兵應呉楚、將閭不聽、膠西菑川濟南之兵、圍齊劫之、將閭不得已而許諾、既而悔之、背約城守、獨濟北王不與謀焉、

○七国反

○亜夫撃呉楚

再補按通鑑、蓋所因竇嬰初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上音現道碁者、漏音譬見道也、提禁同音第、両手急持人之也、削減其地也、亟音棘急也、令平聲去聲○林曰、鼂錯在文帝時、亦嘗有更定法律、裁削諸侯之議、而文帝不從、及景帝即位、錯亦以此說之、而景帝輒從之、蓋文帝之資忌刻、故鼂錯之言、無自而入、景帝之資覚厚、故錯亦以刻薄之言、開入而景帝之為太子也、賈誼窺見其心術矣、

上書文帝曰、秦始皇使趙高傅胡亥、其所學者、無非刑人殺人之事、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殺人、所以不得已而許諾、既而悔之、背約城守、獨濟北王不與謀焉、

○七国反

○亜夫撃呉楚

再補按通鑑、蓋所因竇嬰初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上音現道碁者、漏音譬見道也、提禁同音第、両手急持人之也、削減其地也、亟音棘急也、令平聲去聲○林曰、鼂錯在文帝時、亦嘗有更定法律、裁削諸侯之議、而文帝不從、及景帝即位、錯亦以此說之、而景帝輒從之、蓋文帝之資忌刻、故鼂錯之言、無自而入、

初輔相之臣、如二王陵・周亞夫・蕭・無數一人、而亞夫尤得二大臣体一。

○掃二除繁苛與レ民休息一。

再補鄙、鄉村也、泛對レ都而言也、註以二五百家為レ鄙、擬レ周禮五鄰為レ鄙亦膠レ校計數也、陳舊也、固爭不レ得、及下竇太后、欲中以二皇后兄王信一為上侯、亞夫諫不レ從、八年之米為陳米、又便蒙是憙事為レ吏者至於長生子孫而不轉職也、居レ官者、謂以二官名一為レ姓氏一。

又倉氏・庫氏、倉庫吏之後也、重レ犯レ法、不レ肯輕易犯レ法、罔疏、禁防如二細之疏一、師古曰、特其饒富

則擅二行威福一、便蒙云、兼幷之徒、謂豪富之民也、鄉曲、鄉里也、

○始有二年號一

再補乍瓊山曰、人君即位改レ元、自二帝三皇一以來、未二之有一改也、然於レ是時、天子既紀二其即位之元一、而列二國諸侯嗣位之初一、亦各自紀二其元一、似レ涉二僭竊一、而自レ秦罷レ侯置レ守、天子始專之、故天下幸行不レ敢有貳、其正朔之奉、比之二三代一尤嚴、矣然一君一元、也至二文景一、遂二方士一而始有二後元之建一、則是二始矣然一猶未レ有レ號也、

下也、亞夫、如二其計一、使二輕騎絕一吳楚兵後一、食道、吳楚兵飢、欲レ退、數挑レ戰、終不レ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二于帳下一、亞夫堅卧不レ起、頃之復定、吳楚士卒既飢、遁引去、亞夫出二精兵一追擊、大破レ之、諸反皆平、

三十六將軍姓名未レ詳、盧音胡、復音伏、要讀同、亞夫後為相、封二條侯一、以休息聲、吳相、復音伏、要讀同、亞夫後為相、封二條侯一、以

諫忤上意。罷。上曰、此鞅鞅非二少主臣一。卒為レ人所レ誣告下

獄歐血死。鞅鞅與レ快通、○案通鑑、初、上廢二栗太子一、亞夫

條邑屬二勃海一、忤音誤、逆也、鞅鞅志不滿也、

無事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貲財、京師

至二帝遵業一、五六十載之間、移レ風易レ俗、黎民醇厚、國家

之錢累二鉅萬一、貫朽而不可校。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充

以為姓號。故有二倉氏・庫氏一。人人自愛而重レ犯レ法、然罔

疏民富、或至驕溢。兼並之徒、武斷二鄉曲一、宗室有土、公卿以下、奢侈無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都見二上卷一鄙五百家為レ鄙、累

庚音愈、在二野曰一レ庚、上聲、賈穿鑿也、因仍也、溢音逸、積音恣、庚曰二露積一、

勝音升、長音張、上聲、重犯レ法謂レ不レ犯レ法也、重去聲、罔網同、武斷、橫二作威福一於鄉曲一也、斷音端、去聲、有土分土也、咸而衰通鑑、自レ是之後、孝武內窮二侈靡一、外攘二夷狄一、天下蕭然、財力耗矣、帝崩大史公曰、漢興、孝文施二大德一、天下懷安、至二孝景一不二復憂一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二使七國俱起一、合從而西鄉、以諸侯以弱、卒二以安一、安危之機、豈不レ以レ謀哉、在位

中元後元凡三稱二元一年一

中元後元。凡三稱二元一年一。有中元後元。太子立。是為世宗孝武皇帝。

年之有號、始於武帝即位之初、事雖非古、然足以別世代、防偽、與禮所謂可以義起者、其此類歟、

○季賢良董仲舒對

○更化則治治

再補 西山曰、仲舒曰、勉強孝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有切於孝者、

又 便蒙、閑由也、

○大学教化本原

再補 綱目、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二句下、

孝武皇帝 名徹。（史記曰、孝武皇帝、孝景中子也、母曰王美人、年四歲、立為膠東王、七歲為皇太子、母為皇后、十六歲後、三年正月、景帝崩、甲子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竇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后、同母弟、田蚡、勝、皆為列侯）

即位之元年。始改元曰建元。親策問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策問年有號始此。○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廣川董仲舒。對曰。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曰。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一於正。而無邪氣奸其間。是以陰陽調。風雨時。群生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陛下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然則教化可興。而不更化也。（太史公曰、漢興、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之、咸為選首於是喟然興於學矣、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又曰。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又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兼流而宣化也。宜使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三人。又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

之通誼也。今師異道異論，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

而民知所從矣。上善其對，以為江都相。（廣川邑屬冀州）強平聲、好上聲。

音干、犯也、（蘧）音植、多也、生也、（行高）之行去聲、（知明）之知去聲、（智同）（更）音庚、下並同（太學）天子之學，曰太學，即今國子監也、（師）音率、（統）春秋書王正月，大一統之也、（論）去聲、（相）去聲、（江都）國在揚州，王名非，景帝子也、○陳曰、

（再補）顏、念也、力行、謂勉力而行也、

（又）東坡曰、申公始不用摭生言，為楚人所辱，亦可以少懲矣，晚乃為嬰蚡起，又可以一矣，鳳凰翔于千仞，烏鵲安知聖人之志，誠恐卑論也哉。

（又）按綱目、使是莊助也，田蚡以為不足數，莊助以為宜上使使者奉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魯申公。既至，問治亂之事。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史記）曰、今上即位、臧、姪二上書宿衛、上累遷郎中、今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史）一年中為郎、綰為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車駟）馬又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王見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矣、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默然而已、招致則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子之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讒上廢明堂之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蒲輪）以蒲裹輪也、（亦病免）以（歸）歸教年卒（輸）輸其安也、○三年閩越擊東甌，遣使發兵救之，徙其眾江淮間。（閩越）國在福建、其君嘗助高帝封東海王閩音（東甌）國在（閩越）之東、

○帝始為微行，起上林苑。（為如）字（帝始微）行戴曰、後世人君、何嘗有微行之事、以下（又）丁南湖曰、秦皇（計傳）萬世、其欲無（使祥瑞之物出見）在（夏州）之（又）丁南湖曰、秦皇君私好、皆自（武帝始）古之人（再補）網鑑註、致、謂（服騎射）猶失人君之躰況居天子之（中）李少君巧發奇

厭、而武帝之多欲、尊乎、武帝溜一地夜出ッ此豈小ノ利一害哉萬一有不測
一々如汲黯之見、將ッ何ヲ以カ處レ之、其視下文一帝不レ受レ馬ヲ詔二鴈旗在レ前屬車在
故神仙ノ諸術適投二後之一語上大二相遼一絶ス○陳カ曰、武一帝ノ不一道甚於秦始皇ハ
其欲而方士之詭始皇惟是レ公一道遊二巡ス天一下一爾、曷ソ嘗デ溜行、夜一出セシ哉、○
曷嘗有寤也、按、利心錮二於前一則雄略之主猶且如レ斯是以君子以塞懲為急、

○上用二王恢議一擊匈奴

〔再補〕通鑑、時馬邑豪聶壹因二太一行王一恢言匈奴初和親信遠可二誘以一利致之伏レ兵襲擊必破之道韓安国以為二不利一王恢以為便、

○唐蒙謂二南庶一

〔再補〕唐蒙上二書曰、欲則天下投功之士、夜巧伺テ以ス至二其為術愈敢而不二可信而其所二貪ル以冀遇者愈支而不可レ窮、兩者相為實一州主也、今以二主一客以終二其身一死且不レ窮、悲哉、自古以來、以二雄一才大畧一稱者、漢武而秦皇、漢武為二諸侯一齊迂一怪之一士、舞二弄之一若レ偶然、以テ困二于慾一也、語二曰、東海之少去聲見音現鰲、憑于餌、則漁一人獲二多ノ中ル上ノ意一丹一砂藥名亦曰朱一砂生二辰一州等ノ処ノ士一中ニ大者、如二雞一卵ノ小者如二石一榴ノ主下養ヒ精一神ノ安中魂一魄ノ大一洞一錬真一經云丹一砂錬ノ之ヲ一返而成二白一銀ト二一返而為二黄一金一也、〔禪〕音善〔安期生〕瑯琊人、賣二藥ヲ海一辺ニ時ノ人皆言ヲ千一歳〔更〕庚

○上用二大一行王一恢議一遣恢等將二兵匿一馬邑旁谷中、陰使二聶壹一誘二匈奴一入レ塞而擊之、單于覺而去、〔師古曰〕首為レ此一謀ヲ而反ヲ不二進ニ〔擊匈奴輜重ヲ〕自是絶二和親一攻二當路塞一、〔大行之行如レ字〕

○唐蒙上書請通二南夷一

〔周禮大一行人小一行人、即チ今ノ通一事舍一人ノ官一也、〔馬〕邑郡屬二山一西一今朔州〔使如レ字〕

拜二蒙中郎將一將千人入夜郎、夜郎侯聽約、以為捷為郡、〔上上聲夜郎國在長一寧ニ書ト屬スル漢ノ犍一為一郡ニ通一鑑ノ註ニ夜郎ノ者初メ有二女浣ニ於遯一水ニ有二三一節ノ大一竹流テ入二足一間ニ其中有レ聲剖レ之ヲ得一一兒ヲ歸テ養レ之ヲ及テ長スルニ有二才武一自一立ノ為二夜一郎一侯一以竹ヲ為レ姓犍為郡屬二四一川一今嘉一定一府犍音騫〕

以為名

又來丁九曰弘初徵為博士使匈奴還不合帝意免歸元光五年復以賢良對策第一時年六十七矣益弘之再上也既有所創且年益邁則智益深此時為善順上旨之弘非復不合意之弘矣

又綱目始偃蹇齊燕趙皆莫能厚遇與每一年上計薄之吏同至京師苗川公孫弘對策曰人主和德於上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策奏擢為第一史記曰元光元年有詔徵文學之士太常令所徵之儒士百餘人弘第居下弘對為第一天子擢弘為博士

○又拜司馬相如為中郎將通西夷邛筰冉駹置郡

縣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為徼索隱曰張揖云徼塞也以木柵水為蠻夷界邛音蛩西夷國武帝開以為邛都縣筰音昨西夷國武帝開以為沈黎郡冉駹西南二族武帝開以為汶山郡駹莫江切沫音末筰音昨若水筰蹄云出莋牛徼外下流未詳若水牂牁音莊歌水出牂牁南至廣入海○徵東民有明徵一音叶辺也西南曰徼東北曰塞○徵吏民有

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索隱曰計謂貢計吏也偕俱也謂令縣遣與計吏俱詣太常上也給飲食令平聲計偕筰蹄云令下

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策奏擢為第一史記曰元光元年有詔徵文學之士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謝國人固推選國人固推弘弘起徒步為天子擢弘為博士

為博士待詔金馬門菑川郡屬山東今般陽府擢音濁舉也金馬門筰蹄云門下有銅鑄馬像蓋君門也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弘仄目事之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轅姓也仄傾也

○六年初榷商車起商賈車船之稅○陳曰諸橫斂始於此自是用度益侈矣○匈奴冠上谷遣將軍衛青等擊邰之○元朔元年冬匈奴嚴安亦上書及徐樂亦上書云陛下何威而不成何征而不服書奏上召見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郎中是秋匈奴入冠漢書云匈奴入遼西殺太守又入漁陽殺都尉掠略三千餘人遣將軍衛青出鴈門將軍李息出代擊首虜數千級二年冬又入冠遣衛青等擊之遂取河南地置朔方

再補綱目丙相封侯自弘始

又便蒙閤者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賓客以別於掾吏官屬也○以衛青為大將軍

再補擊要益封八千七百戶三子侗不疑登皆為列侯

再補按綱目張騫以知水草處去病以軍得不之博望侯封亦由此騫之知

外情尚矣
又綱目是時諸宿將所將兵皆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々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
又便蒙耶以遮灰野平聲盭五禹國以處其衆徙其故於邊五郡因其故俗為五屬國
又按綱目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矣是武帝雄才大略每與秦皇上下為同轍者矣
○諫文成將軍
○西域始通
再補按外征封禪相接於武帝起大率皆誇大喜事之志滋紙外而雄才大略有為之志亦自見矣要之俱是非善事決矣
○諫五利將軍
○南越平
○帝登單于臺
再補便蒙單于所繫故曰單于臺
又顏師古曰北闕未央宮北闕也未央殿雖南嚮而以北闕為正門又有東門東闕至西南西面無門闕矣
○帝如緱氏
再補綱目公孫卿言見仙人跡緱氏城上上親往視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

郡主父姓也父音甫上書之上上聲下並同
樂音岳見音現朔方郡屬甘肅今憂州
○五年。
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徐廣曰元朔三年十一月乙丑封平津侯索隱曰案漢書曰元朔五年十一月乙丑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是年十一月乙丑朔
詔封弘高成之平津鄉六百五十戶為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也
上方興功業弘於賢人。平津邑在鄴州
○匈奴寇朔方遣衛青
萬騎出定襄斬首三千
餘級
夏再遣。是時大克獲前將軍趙信敗降匈奴右將軍蘇建亡軍獨身脫還贖為庶人
將軍塞踏大將軍衛青中將軍公孫敖左將軍公孫賀前將軍趙信右將軍蘇建後將軍李廣強弩將軍李沮
張次公○通鑑云得裨王十餘衆男女萬五千餘畜數十百萬
率六將軍擊之。還以青為大將軍。六將軍蘇建李沮公孫賀李蔡李息
○匈奴入代。○六年。春遣衛青等六將擊匈奴。按漢書是時兵凡十餘萬騎出定襄斬首三千
餘級
夏再遣。是時大克獲前將軍趙信敗降匈奴右將軍蘇建亡軍獨身脫還贖為庶人
將軍塞踏大將軍衛青中將軍公孫敖左將軍公孫賀前將軍趙信右將軍蘇建後將軍李廣強弩將軍李沮
張次公○通鑑云得裨王十餘衆男女萬五千餘畜數十百萬
○元狩元年。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擊喪初張騫自月氏還帝

率皆誇大喜事之志滋紙外而雄才大略有為之志亦自見矣要之俱是非善事決矣
○諫五利將軍
○南越平
○帝登單于臺
再補便蒙單于所繫故曰單于臺
又顏師古曰北闕未央宮北闕也未央殿雖南嚮而以北闕為正門又有東門東闕至西南西面無門闕矣
○帝如緱氏
再補綱目公孫卿言見仙人跡緱氏城上上親往視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

聞西域諸國多奇物乃令竇因蜀犍為發間使四道並出終莫得通於是始通滇國乃復事西南夷
通滇國。仲去聲滇音顛國在西夷本楚莊王弟莊蹻為國於此
○二年。以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擊敗匈奴。驃音票騎奇寄切擊奚激切敗補邁切
獲萬騎收休屠王祭天金人復深入至祁連山斬首三萬餘尤多過焉支祁連山而還。去上聲驃騎將軍武資三品驃音飄去聲焉支國在西域焉音煙祁連山在今甘州西北
邪王降。邪音徐降戶江切并將其衆合四萬餘人來降
置五屬國以處之。
○匈奴渾邪入右北平定襄。渾音魂邪音徐右北平郡屬冀昌今平州定襄郡屬山西今沂州府
○四年。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
一說定襄當作代定襄去病出代各將五萬騎步兵踵安武帝紀青出定襄去病出代
軍後數十萬人青至幕北圍單于斬首萬九千級至闐顏山乃還
其衆。渾音魂國存其舊號而屬於漢故曰屬國音蜀
三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右北平郡屬冀昌今平州府定襄郡屬山西今沂州
○四年。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
一說定襄當作代定襄去病出代各將五萬騎步兵踵安武帝紀青出定襄去病出代
軍後數十萬人青至幕北圍單于斬首萬九千級至闐顏山乃還
去病斬獲首虜七萬餘級封狼居胥山而

有求以、在人主自求之、

○朝鮮降、

再補 上既攘卻胡越、開地拓境、乃制交趾例方之州及冀、幽、幷、兗、徐、青、揚、荆、豫、益、凉等州、凡十三部、皆置刺史、

○作大初曆、

再補 綱目、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公司馬遷等言、曆紀壞廢、宜改正、朔上詔兒寬與博士賜等共議、以為宜用夏正、夏五月、詔卿遂遷等共造漢太初曆、

○伐大宛、

再補 陳永嘉曰、武帝之窮兵、中於嚴助之一試、而其事神仙、中於李少君之一試、其後、文成以致鬼中、五利以鬬碁中、公孫卿以仙跡中、朱崖之建、珊瑚中之也、滇洞越萬之閧、枸醬竹杖中之也、大宛安息之通、天馬葡萄中之也、數者交中、武帝之志荒矣、豈非多慾之為累哉、

○無人處使收熟、

再補 綱鑑、註、熟不當乳而云乳、言其必無歸日也、

又 通鑑、李廣有孫陵、為侍中、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為有李廣之風、拜騎都尉、

還。狼居胥山、在北一地一通鑑、封禪於姑衍、登臨翰海、

○元鼎二年。方士文成將軍李少翁、以詐誅。

再補 上既攘卻胡越、開地拓境、乃制交趾例方之州及冀、幽、幷、兗、徐、青、揚、荆、豫、益、凉等州、凡十三部、皆置刺史、

○作大初曆、

再補 綱目、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公司馬遷等言、曆紀壞廢、宜改正、朔上詔兒寬與博士賜等共議、以為宜用夏正、夏五月、詔卿遂遷等、共造漢太初曆、

○伐大宛、

再補 陳永嘉曰、武帝之窮兵、中於嚴助之一試、而其事神仙、中於李少君之一試、其後、文成以致鬼中、五利以鬬碁中、公孫卿以仙跡中、朱崖之建、珊瑚中之也、滇洞越萬之閧、枸醬竹杖中之也、大宛安息之通、天馬葡萄中之也、數者交中、武帝之志荒矣、豈非多慾之為累哉、

○無人處使收熟、

再補 綱鑑、註、熟不當乳而云乳、言其必無歸日也、

又 通鑑、李廣有孫陵、為侍中、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為有李廣之風、拜騎都尉、

文成將軍李少翁。以詐誅。少去聲、初少翁以方士侍上、作甘泉宮而置祭具、以致天神、

居歲餘、神不至、乃誅。

○西域始通。置酒泉武威郡。酒泉屬甘肅、今肅州府、武威郡亦屬甘肅、今永昌府、

○五年。遣將軍路博德等。擊南越。按武帝紀、

再補 博德為伏波將軍、楊僕為樓船將軍、越、嚴為戈船將軍、越、遺別將故曰等、

○方士五利將軍欒大。以詐誅。

○六年。討西羌。平之。羌、音匡、書傳云、國在西羌之西、

○平定西南夷、為牂柯、沈黎、文山、武都郡。

再補 綱目、南夷、北夷、西南夷、皆其地也、

○南越平。置九郡。南海、蒼梧、鬱林、

再補 綱目、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公司馬遷等言、曆紀壞廢、宜改正、朔上詔兒寬與博士賜等共議、以為宜用夏正、夏五月、詔卿遂遷等、共造漢太初曆、

○伐大宛、

再補 陳永嘉曰、武帝之窮兵、中於嚴助之一試、而其事神仙、中於李少君之一試、其後、文成以致鬼中、五利以鬬碁中、公孫卿以仙跡中、朱崖之建、珊瑚中之也、滇洞越萬之閧、枸醬竹杖中之也、大宛安息之通、天馬葡萄中之也、數者交中、武帝之志荒矣、豈非多慾之為累哉、

○無人處使收熟、

再補 綱鑑、註、熟不當乳而云乳、言其必無歸日也、

又 通鑑、李廣有孫陵、為侍中、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為有李廣之風、拜騎都尉、

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

○元封元年。帝出長城。登單于臺。武帝

再補 綱目、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千餘里、威震匈奴、

遣使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使去聲、圈通鑑、

註有不能○亟來臣服之語、匈奴遂讋。

○帝如緱氏。登中嶽。遂東巡海上。

求神仙。封泰山。禪肅然。復東北至碣石。還。緱氏縣名、屬河南、或云、即今登封縣、禪通鑑作祭中嶽嵩山在河南府登封縣、音善、肅然泰山下小山、碣石山在平滦府驪城縣西南河口之地、

○濊王降。置益州郡。屬四川、今成都府、

○三年。擊樓蘭。虜其王。擊車師。破之。樓蘭車師國在西域、

○朝鮮降。置樂浪。音洛浪、屯。音豚真番郡。朝鮮音潮仙、國在遼東、樂浪音洛浪、屯音豚、真番音甄潘、

浪。臨屯。玄菟。真番。郡。

婆。

○匈奴寇邊。遣兵屯朔方。

○五年。南巡江漢。至泰山。增封。

○六年。擊昆明。西夷種名、有滇池、方一百里、武帝於長安作昆明池習水戰、以討之。

○大初元年。帝如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

五行傳曰、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此千載之日至、所謂曆元也、武帝始用鄒子、答顏淵為邦之問之言、欲用夏正、而天道遠與之合、符遂為萬世不可易之制、豈偶然哉、又曰、古曆有六家、黃帝、顓帝、夏、商、周、魯、是也、秦用顓帝曆、漢初因之、至武帝始用鄒公孫卿等言、改正朔、兒寬議、以為宜用夏正、詔卿等

○繡衣持斧捕盜

再補按、使者、即帝躬親遣之也、故便蒙使者上加直指二字云、衣繡衣、奮寵之也、持斧得專斷也、

○祀明堂

○巫蠱事起

再補綱目、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劒入、中龍華門、命收之、弗獲、上怒斬門候、発三輔騎士搜上林、索長安中十一日、乃解、巫蠱始起、

又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曰、巫執左道以亂政惑人曰

又按、胡致堂議武十六年、以史所紀、則太子為人極善矣、父子之情、亦至厚矣、中間而又能攻之、武未嘗有廢之之意、然卒然之頃、隸臣素之、以為後人所誤、可以為後世為父子者之鑑戒矣、

○田千秋上書

再補劉屏山曰、田千秋一言悟主何哉、智有餘也、武帝惑於鬼神、故千秋訟太子之冤、託以白頭翁教臣言、武帝亦曰、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也、武帝晚年多病、尤信巫蠱之說、尉太子、傳曰、久之巫蠱事

造漢太初曆、自是以後、曆法數改矣、

作太初曆以正月為歲首（正音征）三

代已上、音八政、至秦始避諱而改耳、今從之、歲首用夏正也、

○遣李廣利伐大宛（擘要）

漢使入西域者、言宛有善馬、有貳師城、匿不肯與、帝欲得寵姬李氏、乃拜其兄廣利為貳師將軍以伐宛、

○不克（宛音鴛、國在西域）

○遣趙破奴擊匈奴

虜利攻郁成城、不克、還、（燉煌）

奴敗汝○三年。匈奴大入破塞外城障（漢制每塞要處別築城置）

入守之、謂之侯城、即今障也、

○大發兵從李廣利伐宛宛降得善馬數十匹（擘要、封虜利為海西侯）

為海西侯、

○四年。匈奴單于使使來獻（使上六）

○天漢元年。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幽武置大窖中（擘要、單于使漢降人衛律召武誘以富貴、武不應、衛曰、不聽吾計、後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為降虜於蠻夷、何以為見、律白單于、絕不食飲雪與旃毛並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

○四年

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窖音教地藏也）

飲去聲（食音嗣）（翫音姻、與氳通）吞也、（乳音寠）羝音低、牡羊曰羝、乳、孕育也、謂待羝而乳也、

○上以法制御下（好去聲）尊用酷吏東方盜賊滋起遣使者（擘要、使下范昆等二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擊之）衣繡衣持斧（好去聲、使者官掌案察姦宄）

李陵敗降虜。○上（即今提刑使也）（斧鉞也、三十石）

督捕得斬二千石以下（好去聲、官掌同）

○二年。遣李廣利擊匈奴別將（琅琊郡屬山東今沂州）

○四年東巡祀明堂（在泰山趙氏曰、周天子朝諸侯之處、禪音善、）

東巡琅琊浮海而還（琅琊）

○征和二年

巫蠱事作（擘要、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埋木人祭祀之、更相告訐、以為祝詛、欲擊帝、帝驚寤、因是休不平、江充與太子有隙、因言）

多不信、上知太子
惶、恐無他意、田千
秋訟太子冤、是千
秋逆意、武帝有悔
恨心、故秉間而開
說也、
○下詔深陳既往
悔一
○詔霍光輔太子
(再補)綱目、上使黃
門畫周公負成王
朝諸侯、以賜光、擊
要、所謂前畫是也、
賜畫事在元年、故
曰前畫、
(又)尹起莘曰、武帝
平生、謬矣甚多、獨
晚年託孤一節甚
明、然光日磾桀三
人、皆以將軍受遺
詔而相臣無預、又
可以觀世變也、

帝疾崇在巫蠱、
帝以充治巫獄、
○帝如甘泉、以江充為使者、治巫蠱
獄掘太子宮云得木人尤多、太子據懼、(擊要、太子懼
(訖收捕充等斬之、)充使客佯為使者、收捕充、斬之、白母衛皇后、
發中廐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上從甘
泉來、詔發三輔兵、丞相劉屈氂將之、太子亦矯制發
兵逢丞相軍、兵合戰五日、死者數萬、皇后自殺、太子
亡、至湖自經死、(擊要、壺關三老茂上書曰、太子兼愛
(世之謂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閽
閭隸臣、衛至尊之命、迫蹙太子、造飾姦詐、太子進則
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
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他心、書奏、帝感
悟、尚未顯言赦之、太子亡至湖、吏捕之、乃自經死、)
後有高廟寢郎田千秋上書言有白頭翁、教臣云、子
弄父兵、罪當笞、上悟曰、此高廟、神靈告我也、知太子

○窮武事
(再補)嘗謂、是太初
四年、詔言也、九世
之讐、見公羊傳莊
四年、
(又)無王庭以下已
見前、
○幕南無王庭
○罝受降城
(再補)司馬公云、其
所以異於秦始皇
者、無幾矣、然秦以
乏亡、漢以之興者、
孝武能遵先王之
道、知所統守、受忠
直之言、惡人欺蔽、
好賢不倦、誅貴嚴
明、晚而改過、顧託
得人、此其所以有
以秦之失、而免中亡
秦之獨歟
○內事七木

無罪。作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巫蠱)巫
者執左
道以亂政、而惑人、是若行
符厭俗之為魅、故曰巫蠱、
(治平聲)木人、木偶人也、(尤)甚也、初方士及諸神巫多
聚京師、率皆左道惑衆、變幻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
度尼每屋輒埋木人一祭祀之、至是武帝晝寢夢木人
數千、持杖擊帝、帝驚悟遂病、乃掘之、(據)名也、(白)告也
(廐音救)三輔漢以京兆、扶風、馮翊為三輔、(屈音君、)入
聲、(驚)里平聲、(矯)制詐為制詔、(逆)迎也、(湖)縣名、未詳所
屬、(經)縊也、寢郎官掌高
帝之廟上書之上上聲、○三年。匈奴寇五原酒泉。(五原)郡屬山
西今豐州、○四年。罷方
士侯神人者(擊要、帝諭群臣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
上悖、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
之甲千秋請罷方
士侯神人者、從之、○以田千秋為相、封富民侯。罷議輪臺屯
(輪臺西域國名、接支渠梨
田下詔。深陳既往之悔(國先欲步兵屯畊於此、○
後元二年。上幸五柞宮。病篤。以霍光為大司馬大將

再補元封二年夏、
作幸廣桂觀通天
莖臺、是用方士言
也、

又按、東方朔曰、夫仙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仙、亦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遵宮、靜處以須之、仙人將自至、是自名言、

○賣武功爵級

○造鹿皮幣白金

再補便蒙、武功爵級、其級十七、初一級、錢十七萬、自此以上、每級而增、凡直三千餘萬金、

○作均輸平準法

再補便蒙、斟酌物價貴賤而均平之、以其土地所有者、北入元屬振武、西受降城、本雲中郡、在榆林縣東北八十里、元屬武軍、西受降城、在豐州西北八十里、

今、天德軍理於此、城中受降城、有榆林即五原也、

通西域通西南夷東擊朝鮮南伐粵軍旅歲起內事土木築上苑屬南山、

建柏梁臺作兼露銅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上有仙人掌以方士公孫卿言神仙好樓居作蜚廉桂館通天莖臺作首山宮作建章宮千門萬戶東鳳闕西虎圈北太液池中有漸臺蓬萊方丈瀛洲壺梁南玉堂璧門立神明臺

屬音蜀、拍梁臺在長安城北閒內、舊云、因而得名、

圍合抱、

仙人掌在甘泉宮通天臺上、舊云、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上有仙人掌以擎玉盃、取雲表之露、和玉屑飲之、謂之長生、

蜚廉館音貫、蜚廉神禽名、謂置其像館上、

莖音行、即芝草、

首山宮在安邑西、

圈音權、

軍受遺詔擊要、帝病萬光滂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帝曰、君未諭前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

輔太子。上在位五十四年。改元者十有一。曰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漢。太始。征和。後元。

五柞宮在扶風盩厔縣、因以為名、

上雄材大略。兼文景豐富之後。窮極武事。嘗謂高帝遺平城之憂。思如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數征匈奴。

按武帝紀、元光二年夏、問王恢、帝嘗圍于平城、七日不食、而無怠惰之心、聖人以天下為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此仁人之所隱也、擊便、帝從恢議、史云、自是絕和親、

匈奴遠遁。幕南無王庭。斥地立郡。置受降城。

九世之讐、襄公九世之祖哀公、嘗為紀侯譖、而烹于周、至襄公八年、遂伐紀而復之、

音伏、

並同、

幕漢同、無王庭、沙漠之南、無匈奴之庭也、

受降城取受匈奴來降之義、

輸也

又除官曰拜不肯拜者不肯受除絳也

又元鼎二年賈人田信等曰湯旦欲秦請信轍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又佯驚曰固宜有云云上以湯慢訴面欺使趙禹切責湯○汲黯以嚴見憚之臣上

再補便蒙社稷臣者謂與國同休戚之臣上

○內多欲而外施仁義

○汲黯社稷臣

又拜淮陽太守在元狩五年

又猶即今謂今日後即召君來也

又東萊曰漢武帝踞側見衛青不冠見公孫弘惟於汲黯不冠則不敢見其胸中平消亦明矣然其所尊非所往所往非所尊此所以有尊賢之名而無尊賢之効也人之常情愈敬則愈疎愈狎則愈親武帝之於君子外合而中離武帝之於小人外薄而中厚世反謂武帝能尊汲黯而賤弘青亦過矣

用不給賣武功爵級造鹿皮幣白金

明光宮在安西北建章宮內作明光宮皆極侈靡數巡幸崇祠祀修封禪國

六月詔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贓罪置賞官名曰爵級元朔六年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二十萬金皮幣白金以國用不足故以白鹿皮為幣白金三品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金值三千二曰差小復以方其文馬名曰白金值五百三曰又小復以橢其文龜名曰白金值三百

桑弘羊孔僅之徒

案元狩四年令

四年令有司以令錢貴減輕錢改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於是東郭咸陽孔僅

僅為大司農領鹽鐵事洛陽賈人子桑弘羊以心計年十三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又令諸賈人有財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及民有船車者皆有算其法大抵出張湯百姓怨之作均輸平準法興利以佐費置鹽官筦舟車造緡錢禾下

均輸者謂諸當所輸於京師者令遠方各以其物如中賈所轉販賣輸之也平準者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賤之賤則貴之

蕭然未年盜起微輸臺一詔漢幾不免為秦

蕭音蠭

又拜淮陽太守在元狩五年

又猶即今謂今日後即召君來也

又東萊曰漢武帝踞側見衛青不冠見公孫弘惟於汲黯不冠則不敢見其胸中平消亦明矣然其所尊非所往所往非所尊此所以有尊賢之名而無尊賢之効也人之常情愈敬則愈疎愈狎則愈親武帝之於君子外合而中離武帝之於小人外薄而中厚世反謂武帝能尊汲黯而賤弘青亦過矣

田蚡稍專上嘗謂蚡曰卿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後

蚡音憤

皆齊位而已

齊音非去聲塩官主管榷塩鹵之務舟車見上緡音錢出算二十一緡益下緡則取稅二十一也微無也幾音機不免為秦陳既往之悔上則幾與秦無異而敗矣所用丞相初惟意忌外寬內深諸常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按禹亦深文為中大夫奉詔與張湯定律令

拜亦卒以罪死酷吏張湯

擊要湯為人多詐弄智以御人以更定律令為廷尉案舒溫亦捕豪猾論報

趙禹杜周義縱王溫舒之徒

擊要縱專以鷹擊為治

皆嵯用刑法然湯等有罪亦不貸也其間

至流血十餘里

又按淮南王安叛人也猶且評漢庭大臣獨指黯社稷之臣誠當如是矣

○招選材智俊異

再補便蒙論議委隨不能持正如樹木之無根柢

又綱鑑註譏和顏之言能戲也優娼也

又綱鑑補東方生字曼倩好傳受經術博觀外家書嘗自謂避世金馬門者

又細小也俐自比於諸侯謂其妻曰小君

○東方朔所肉遺細君

再補請斬佞幸董

卜式兒寬擊要時吏皆必慘刻相尚獨寬緩刑法收租稅時與民相假貸

之屬亦以長者見用

不貸不寬假音倪汲黯獨以嚴見憚數切

諫不得留內為東海守好清淨臥閤內不出而郡中大治入為九卿上方招文學嘗曰吾欲云云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

罷朝曰甚矣黯之戇也他日又曰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淮南王安謀反曰漢延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如丞相弘等說之如發蒙耳黯嘗拜淮陽守

曰臣病不能任郡事願為郎中出入禁閤補過拾遺

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至淮陽十歲竟卒黯甚為上

所重大將軍衛青雖貴上或踞廁見之如黯不冠不見也

留內之一內京師也東海郡屬淮西今海寧州閤音甘入聲九卿如此如此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胡曰武帝病凡人君鮮不然矣堯舜禹之列云云猶言如此豈惟深中武帝之病哉自餘賢主則能克己窒欲者也所謂欲者或貨室或宮室或遊畋或博奕或書藝圖畫以為文或開土闢遠以為武或崇尚佛釋以為清或希慕神仙以為高雖下污潔不齊害有大小皆足以感人心雖勉於行仁義必不足以正民行以無實也是故人君莫大乎寡欲欲誠不行則心虛而善入氣平而理勝動無非理事無不善唐虞之治不過乎此

淮南王安淮南厲王長之子封發蒙漢書註如下發之物上之為去聲踞廁廁牀也為上為去聲

招選天下材智士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朱買臣吾丘

偃而數其罪南山屬上林苑則諫其三不可皆時直諫者也

又便蒙時帝既誅文成後惜其方未盡及五利至見之大說五利大言曰臣之師云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

又馬肝有毒食之殺人也言文成食馬肝中毒而死耳非誅之也恐五利懼誅死而不肯盡其術故隱之也

○文章始成有三代風

（再補）按、獲祥瑞為樂章、皆雅文、無用不足為文章之盛、而司馬子長之文、傳古今不滅、真可為祥瑞矣
○堯母門
（再補）便蒙、趙倢伃居鉤弋宮、故號鉤弋夫人、其門、謂鉤弋之門也、
○畫周公賜霍光
（再補）便蒙、凡禁門黃闥謂之黃門、官者主之、故世俗號官者曰黃門、案負者抱也、言成王知弱、不能踐位、周公擁抱成王、南面以朝諸侯也、明堂位文獻通考皆謂周公輔成王以踐阼、

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皐。終軍等。在左右。相如特以詞賦得幸。朔皐不根持論。好詼諧。上以俳優畜之。朔曾語上前侏儒。以為上欲殺之。侏儒泣請命。上問朔。朔曰。侏儒長。短無所為。其言雖可笑。然仁也。朔亦時直諫有所補益。（莊）助漢書避明帝諱改莊作嚴在左右莊去聲遺去聲細君妻也、

肉持歸。上召問令自責。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劒斫肉。何壯也。斫之不多。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然朔亦時直諫有所補益。

自李少君以來。求神仙。不已。文成誅而五利至。五利

未嘗自踐阼是也、
○論武帝處置後事之明
○論武帝殺鉤弋未盡善
（再補）未盡善、則未足為法、以任霍光之明、尚何恐二婦之親、漢之藏之、
（又）綱目、武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如必欲降武云々、
（又）綱目及壺衍鞮單于立、國內爭離、於是卿律謀與漢和親、漢使至求武
○蘇武還
（再補）便蒙、顏師古曰、去、謂藏之、

以文成為言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及五利又誅。公孫卿等。尤見聽信。未半年。帝乃悟曰。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小病而已。（差）楚宜、切、又音叉、漢興雖下

自惠帝已除挾書之禁。文帝已廣遊學之路。然儒學中

終未盡盛。至帝。世董仲舒公孫弘。皆以春秋進。兒寬亦以經術飾吏事。後又有孔安國等出。表章六經。實

之郊廟。文章亦至帝。世始盛。人以為有三代之風焉。

自帝始。數獲祥瑞。白麟朱鳳芝房寶鼎。皆為樂章。薦

帝壽七十而崩。葬茂陵。太子立。是為孝昭皇帝。六經漢以

詩書易禮樂春秋為六經（表）章者表異而章顯之也、
（薦）之郊廟、武帝嘗得白麟、白麟之赤鳳之幸、甘泉芝草生九莖連葉、幸汾陰得寶鼎乃改作白麟朱鳳芝房寶鼎之歌薦于郊廟以為三代夏殷周

等、
○雁帛
再補綱目、於是陵置酒賀武、武曰、足下揚名匈奴、功顯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
○論拜武為典屬國、
再補綱目、官屬隨武還者九人、
又綱鑑註、典屬主外國來附者、
又武帝天漢元年至是九十九年、
○上官桀以外祖專制
再補按綱目、求封侯上官父子所求、故桀安亦懟、又自先帝時、桀位在光右、及是皇后親安女、而光之權獨隆、皆所以怨望也、
○燕王上書言光
再補蛛絕惟設、猲容巧繆、主上未至成童、誰言迎我網、乃如主從容避其網、捕蛛如火、天假之年、則功業之偉、其可量耶、
○上知燕王書詐不下
再補綱目集覽、輦室者、室中有武帝所賜、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之圖畫、平誤、畫室謂彩畫之室、成帝生於甲觀畫堂、註亦謂宮殿中彩畫之堂、武帝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

七十、通鑑、注三七十一、茂陵、在二安西一府、興平縣北二、

孝昭皇帝名弗陵。

僖係一在位十三年一

母、鉤弋夫人。

趙氏姬。十四月而生。武帝欲立之。察群臣。惟霍光忠厚。可任。

體壯大。多知。武帝欲立之。

大事。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

鉤弋宮名、堯母門、負、

昔堯母亦十四月生堯、知音智、黃門、宮中小門、宮人所出入、主、

成王、負其、辰也、通鑑曰、周公南面負扆、以朝諸侯、○

陳曰、武帝處置得後事、優遊暇豫、非人所及、前世人主、

不可及、若魏明帝勤于聽政、手劄如成王顧命、事已不可及、

以俊事又指齊王芳、以示之、唐大宗命高宗、以召李世勣而用之、皆是、

平時見破霍光令畫人畫周公負成王、以與之、措置之際、二三公拜受詔床下、畧無一言、恭然無事、弥留之際、有識論者、以武帝見之之明也、

夫人賜死。曰。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驕淫自恣。

謹責鉤弋

音遣、去聲、○胡曰、處二難レ處之一事一、非二聖人一莫レ能レ也、

若周公之於管蔡、魯國之於京姜、是也、鉤弋夫人、不レ聞二其罪一而預防二於淫亂一而殺レ之、過矣、漢武為二幼子一慮、獨無二善處一之道乎、苟能抑二春秋之大義一、妾母不レ得レ

謀反。赦弗治。黨與伏誅。

且武帝第三子、治平聲、○如字、伏誅、說見下文、

元六年。蘇武還。自匈奴北海上。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臥起持漢節。

李陵謂武曰。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陵與衛律降匈奴。皆富貴。律亦屢勸武降。終不肯。

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一日之歡、於前陵見其至誠、嘆然嘆、

漢使者至匈奴。匈奴詭言武已死。

漢使者、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書、言、武等在某澤、使者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驚謝、乃歸、

成一王一図、賜二霍光一安レ武ノ知レ之ヲ。又畫二於室中一。
〔又〕便宜、遂、猶レ竟也、不レ須二究一竟一、属、付一託也、按二綱鑑一作レ不レ足レ追、
〔又〕綱一目、會、蓋主之令人、父燕倉知二其謀一以告二大一司一農楊敞一、敞素謹畏事、乃移レ病、即以告二杜延年一、按、讀レ史者、如二其身一當二其時一處二其事一而後好、如レ此、則一人而更數百人之事、經歷得熟、知識愈明、夫楊敞謹畏之心、於二字面一未レ見二其不一好、然當二此時一、移レ病不レ出、告二他人一以行レ之、是懦夫之情、即謹畏、亦只恐一怖不レ堪レ事之意耳

○論昭帝至明

○傳介子刺樓蘭

〔再補〕綱一鑑補、以下其為二匈奴一反間一也、司馬公謂、王者之於二戎狄一、攻則討レ之、服則舍レ之、今樓蘭王、既服二其罪一、又從而誅レ之、後有二叛者一、不レ可レ得而懷矣、必以為レ有レ罪而封レ之、則宜二陳師鞠旅一、明二致其罰一、今乃遣二使者一、誘以二金幣一而殺レ之、後有二奉一使、諸國一者、復可レ信乎、

○霍光廢賀立宣帝

〔再補〕綱一目、賀、素狂一疑、動作無レ節、武帝之喪、游獵不レ止、又

強壯出及還須髮盡白拜為二典屬國一〔如淳曰、以二其久在二外國一知二道一事一〕

故二令一典二主一諸屬國一、屬一國一師古曰、典屬國、本秦官、漢因レ之、掌二歸一義蛮夷一、屬一官二有九一譯、令、後省二并一大一鴻臚一、聲、摘以告二大一司一農楊敞一也、〔詭〕過一委一切、詭也、〔須〕鬚〔同典屬〕官主二蛮夷一屬一國一屬音一敞素謹畏事、乃移病、即以告杜延年、

按、讀レ史者、如レ其身當二其時一處二其事一而後好、如レ此、則一人而更數百人之事、經歷得熟、知識愈明、夫楊敞謹畏之心、於二字面一未レ見二其不一好、然當二此時一、移レ病不レ出、告二他人一以行レ之、是懦夫之情、即謹畏、亦只恐一怖

潭中匈奴不レ能レ隱乃遣武還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

乏二一掌一歸一義蛮一夷一、屬一官二有九一譯、令、後省二并一大一鴻臚一、聲、摘

強壯出及還須髮盡白拜為二典屬國一〔如淳曰、以二其久在二外國一知二道一事一〕

故二令一典二主一諸屬國一、屬一國一師古曰、典屬國、本秦官、漢因レ之、掌二歸一義蛮一夷一、屬一官二有九一譯、令、後省二并一大一鴻臚一、聲、摘

光以外祖專制朝事桀與光爭權時鄂國蓋長公主

光婿生レ女立為二皇后一桀與安自以后之祖父乃不レ若

招二致一讖一諸一亦不レ虛、得一兵、

○左將軍上官桀子安為霍

招レ致讖一諸一亦不レ虛、得一兵、

光以外祖專制朝事桀與光爭權時鄂國蓋長公主

光婿生レ女立為二皇后一桀與安自以后之祖父乃不レ若

之二九一卿一然後為二稱中典屬國之命一謂二武曉一習蛮一夷一事一實一則

實レ矣、不レ幾於玩二乎一ヤ厥一後

為二所一愛丁外人求二封一侯不レ許怨レ光燕王旦自以二帝兄一

〔不レ得〕〔立〕常怨望御史大夫桑弘羊為二子弟一求レ官不レ得亦

怨望於是皆與且通謀詐令人為レ且上書言光出都

肄郎羽林道上稱蹕擅調益莫府校尉專權自恣疑

有二非常一候レ光出レ沐日奏レ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

與大臣共執退レ光書奏帝不肯下明且光聞レ之止レ畫

室中不レ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曰以燕王告其罪不敢

入レ詔召二大將一軍光入免レ冠頓首謝上曰將軍之廣二明

都郎屬耳調二校尉一以來未レ能十日燕王何以得レ知レ之

且將軍為非不レ須二校尉一是時元鳳元年帝年十四尚

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レ之甚急桀等懼白レ上

按綱目、光曰、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驚愕失已、莫敢發言、延年奮贊之、議乃定、

又進謁王夫人生子病已、

○長安獄有天子氣、

再補便蒙、獄、下補閉門、二字、拒、下補使者、云、漢書通鑑、皆作親曾孫、

○泰山石立僵樹復起、

再補便蒙、僵樹、拈、林、也、言、光之出本為閱視軍士而於道上僭用天子警蹕之制也、調去聲、

又便蒙、蓋蟲字、誤、抑葉典所食成此五字、

又按綱目、霍光卒、

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無敢復言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下延年又謀誘且至誅之。廢帝而立桀。會有知其謀者。擊要、杜、延、以聞。捕桀安弘羊等。并宗族。盡誅之。蓋主與且皆自殺。上官桀、上官姓、桀名也、若順也、鄙國在武昌、蓋音甘、入聲、長公主昭帝姊、長音張、上聲、為所之為且之為、云云肆音異、孟康曰、都人試也、總閱試習武備也、羽林者、親軍、官也、師古曰、亦宿衛之官、疾如羽、多如羽耳、屬通鑒、作近、言光徙廣明亭、都、在地節二年、春三月、本始元年、在戊申、地節二年、在癸丑、六年、時帝年二十四、光請歸政、而安帝不受、何邪、

○路溫舒上書言獄吏

再補指畫地為獄戶、雖知非真獄、且擬議而不願入、

○置廷尉平

再補便蒙、稱美其持法輕重適中、

又通鑑、亦史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傳生議、所欲陷則予死地、議者咸究傷之、按、舒時為廷尉史、

又擬綱鑑、注、期、做期望看、

韓延壽之事甚近、不須校尉言如以光調益校尉為非、則可不必調益、尚書尚音常、官掌出納王命、敷奏萬機、不足遂不足追究、以聞奏也、○李德裕曰、人君之德、英於早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慙德而安帝不受何邪、高祖文景俱不如也、

○四年。傅父子使西域誘樓蘭王刺殺之。擊要、樓、蘭王、數遮殺漢使者、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遣傅父子、齎金幣以賜外國為名、樓蘭王貪漢物、未見父子使壯士刺殺之、乃立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馳傳詣闕。以其為匈奴反間。使去聲、刺音次、傳音專、下去聲、為去聲、間音澗、

○元平元年。帝年二十而崩。在位十四年。改元者三。曰始元。漢書曰、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兼孝武奢侈之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口減半、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天下無事。昌邑王賀。哀王髆之子。武帝孫也。光迎賀入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賀淫戲無度。光奏擊要光憂懣、田延年、

(又)便蒙、勞者恤其勤労也、來者以恩招來也、

(又)魏相丙吉矣賢良、書于冊帝之得人亦可見矣、

○姓霍氏、

(再補)綱、鑑、注、告者、告霍氏、及者、

(再補)綱、鑑、注、人、謂當時有人也、徐生病即徐福、

(又)世間此類甚多、人不自知悲夫、

○曲突徙薪

(再補)預防莫急焉、

○賜徐福帛

(再補)便、蒙驂、參同、參者三也、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居右、以備傾側、謂之驂、

○霍氏禍萌於驂乘、

(再補)吏、平聲、政也、曲則不直、而火勞慢也、

(又)邑廉平以愛利為行、

(又)便、蒙、赤子、本書若保赤子、天子保護萬民、如慈母之愛赤子、故謂民曰赤子、潢池者、小兒彷徉之小潢池、以喻渤海郡、勝謂威力克而殺之也、安之、謂德行撫而安之、

○襲遂以便宜治渤海、

(再補)按綱、目、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註鉤鉤鎌也、

帝曾孫。是為中宗孝宣皇帝。(十四年)案紀一年、改元、後四年、後多、倣此、(昌邑)國、在濰州、(雋)音博、十一年、而此云十一四年、

廢之迎立武帝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更選賢而立之、亦漢之伊尹也、

孝宣皇帝初名病已。後改名詢。武帝之曾孫也。初戾太子據。納史良娣。生史皇孫進。進生病已。數月。遭巫蠱事。皆(漢書曰、太子良娣、皇孫王夫人皆遇害)繫獄。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令盡殺獄中人。丙吉時治獄。拒不納。曰。佗人無辜。尚不可況皇曾孫乎。使者還報。武帝曰。天也。及長。高材好學。亦喜遊俠。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昭帝元鳳中。泰山有太石自起立。上林有僵樹復起。蚕食其葉。曰。公孫丙已立。及賀廢。病已

年十八矣。光等奏(擧要、霍光等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武帝曾孫、名病已、年十八、通)

(經術)有美材、願(將軍定大)策。光遂奏太后(迎即位)

以嗣孝昭後。迎入即位。既立。六年霍光卒。始親政(已音以、良娣)漢書、註女字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此三等、娣音弟、(史皇孫)進從母、姓故曰史、(使)去聲、下同

(令)去聲、(治)平聲、(喜)音孜、罪也、(吏治)之治去聲、(僵)音姜、作也、公孫病已立、公孫謂樹也、言樹已仆而再立、此蓋當時之識語也、

○地節三年。(時禁囹寢)(律令煩苛)路溫舒上書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俗語曰。畫地為(上書)之一上、上聲、(十失)蓋文學一也、好武勇二也、賤仁義之士三也、貴治獄之吏四也、正言者謂之誹謗五也、妖言六也、先王之法服不用於世七也、過過者謂之妖言六也、先王之法服不用於世七也、譽諛之聲日滿於耳九也、

獄。議不入。刺木為吏。期不對。此悲痛之辭。願省法制。寬刑罪。則太平可興。上為置廷尉平。獄刑號。為平矣。

然則鉏耰之屬、凡治田之器皆是也、

又按、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收養焉此治盜之實事、如是而尚盜者有焉尔、

又便蒙、蕭、丑六反、仲入聲、

又風生、言疾速不可當、無回避言不畏避也、

又便蒙、餘瓦器也、筒、竹筒也、

○趙廣漢為鉤距

再補便蒙、鉤距如鉤鉤之有距、吞之則頓吐之則逆、使人入其術中、而不能出、以鉤索其隱情也、

又便蒙、吏民詣闕、虛美熏心、實行不立、十一也、治平聲、議不入、雖非真嶽、且以不入為辜、期不對、雖非真吏、且以不對為辜、省音生、上聲、上為之為、去聲、廷尉平官掌平刑獄、

○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成偽、

又按、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收養焉此治盜之實事、如是而尚盜者有焉尔、

又便蒙、蕭、丑六反、仲入聲、

又風生、言疾速不可當、無回避言不畏避也、

又便蒙、餘瓦器也、筒、竹筒也、

○趙廣漢為鉤距

再補便蒙、鉤距如鉤鉤之有距、吞之則頓吐之則逆、使人入其術中、而不能出、以鉤索其隱情也、

又便蒙、吏民詣闕、若守門者

又顏師古曰、或姤或箴、皆為此制、而用受書、令毆於其中也、便蒙、項字注、嫩姤項箴三字為一事、文謬矣、散落離散流落也、注以落為聚、非是、

○尹翁歸為右扶風、

再補袁了凡曰、史撰尹翁歸溫良謙退、是其和可挹也、何延尉大臣不敢一見、其邑子、豈非子所謂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與、雖然亦于廷尉賢、不欲撓人以其私也、不然且有免患、

又顏師古曰、或姤或箴、皆為此制、而用受書、令毆於其中也、便蒙、項字注、嫩姤項箴三字為一事、文謬矣、散落離散流落也、注以落為聚、非是、

○尹翁歸為右扶風、

再補袁了凡曰、史撰尹翁歸溫良謙退、是其和可挹也、何延尉大臣不敢一見、其邑子、豈非子所謂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與、雖然亦于廷尉賢、不欲撓人以其私也、不然且有免患、

冠為郎請者矣
又綱鑑注汝不任事汝不能任其事○魏相諫臧匈奴
再補胡致堂曰魏相此疏止無名之師弭兵連兵之禍恐傷陰陽之和以生蕭墻之憂真經国之遠猷宰相之能事其尤可服者不隱風俗薄惠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之變直以告君此則賢者或猶以為難也人之常情喜聞美事而惡聞災禍奸臣事君凡天地變異疾疫盜賊危亡之形一切隱諱不以實告而草妖木怪雲物霏動悉指為祥瑞以眩君心非惟以慰悅為忠因以自見輔佐之應前古一律其視魏相為何如焉風俗薄惡宰相之責也而魏相不自歎嗚呼賢矣哉
又通鑑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至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俱移病
又便蒙供張供具張設綱鑑注相道行祭為道路祈也黃帝子名景祖好遠游而死於道故後人以為行神出行者祭之因饗飲焉

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遂曰治亂民如治亂繩不可急也願無拘臣以文法得便宜從事上許焉乘傳至渤海界郡發兵迎遂皆遣還移書罷捕諸持田器者為良民持兵者乃為盜遂單車至府盜聞即時解散民有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勞來巡行郡中皆有蓄積獄訟止息至是召入

北海郡屬山東今益都府治行之行去聲太司農九卿之一主治藏者也渤海郡屬山東今濱州水衡都尉官掌上苑見音現治平聲下並同恤賑收赤子嬰兒喻民也潰音黃賚水曰潰傳音專去聲罷捕罷下逐去聲勞去聲來去聲蓄音充入聲○元康元年殺京兆尹趙廣漢擊要廣漢見事風生無四避初廣漢為潁川太守潁川俗豪傑相朋黨廣漢為鉗項箠受

吏民投書使相告訐姦黨散落盜賊不得發由是入為京兆尹尤善為鉤距以得其情閭里銖兩之姦皆知發摘伏如神京兆政清長老傳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至是人上書言廣漢以私怨論殺人下廷尉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竟坐要斬廣漢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

京兆尹京兆三輔一今安西府屬陝西尹其官名潁川郡屬河南今許州鉗箠顏師古曰鉗若今盛錢藏瓶為小孔可入而不可出用受書令投於中訐音結面相仵曰訐論語註訐謂攻發人之陰私也散落著其聚解也鉤距晉灼曰鉤鉤致距閉也言鉤得其陰伏之情而距塞其欺誕之說也銖音殊十黍為銖二十四銖為兩摘音剔摘挑伏隱也謂發明姦邪推究隱伏如有神見長音張上聲上聲論去聲號音豪要音腰○以尹翁歸為右扶風翁歸初為東海太守擊要郡中吏民賢不肖各有記籍坡

又西漢ニ以テ寵ヲ過ニ令レ籍ヲ取レ人ヲ以レ一警ニ百、東レ民皆服、過辭テ其終ニ者少矣二十子其賢也、

○先零羌畔

○趙充國至ニ金城ニ上ニ方略

再補綱鑑注、先零、西羌種名、

○留田便宜十二事

再補條不レ以ヲ下、十一字、便蒙為ニ一句ニ云、條者舉ニ條而疏ニ錄之ニ也、注ニ以テ條為ニ約非矣

又綱鑑注、度、待ニ洛反ニ、計ニ料也、

又充国再ニ上ニ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ニ全取ニ勝、是以貴ニ謀而賤ニ戰、百戰而百勝、非ニ計之善者也、故先為ニ不レ可レ勝、以待ニ敵之可ニ勝、魏相曰、臣任ニ其計ニ可ニ必用ニ也、上從ニ其言、

○蓋寬饒奏ニ封事ニ

再補便蒙、封事者、言ニ事而不レ欲ニ宣洩ニ重ニ封上レ之、

又綱目、寬饒剛直公清、數犯ニ上意ニ、宣帝自鍛ニ其羽翼ニ豈不レ惜哉、

又綱鑑注、數、條屬下句、數、累也、凡言條者、一々而疏ニ舉之ニ、若ニ木條一ニ焉一說、數音朔、言、數條先世便宜行事宜ニ施於今ニ時者ニ及ニ前賢故奏章而可ニ行於今ニ者ニ以奏ニ之ニ也、

又綱鑑注、赦、命也、

國家之大。務ニ人民之衆ニ、欲ニ見ニ威於敵ニ者、謂ニ之驕兵ニ、兵驕者滅。匈奴未ニ有犯ニ於邊境ニ、今欲ニ興ニ兵入ニ其地ニ、臣愚不ニ知此ニ兵何名者也。今年計子弟殺ニ父兄ニ、妻殺ニ夫者ニ、二百二十二人。此非ニ小變ニ也、左右不ニ憂、乃欲ニ發ニ兵報ニ纖芥之忿ニ於遠夷ニ、恐ニ殆孔子所ニ謂吾恐ニ季孫之憂ニ、不ニ在ニ顓臾ニ而在ニ蕭牆之內ニ也、上從ニ相言ニ、此一節、詳ニ本誤ニ在ニ蓋寬饒奏ニ封事ニ下ニ、寬饒誤ニ在ニ尹翁歸為ニ右扶風ニ下ニ、先零蓋畔誤ニ在ニ此下ニ、今悉依ニ通鑑ニ釐ニ正之ニ、庶無ニ訛謬ニ相ニ兼之ニ惑ニ也、

○三年。上欲因ニ匈奴衰弱ニ出ニ兵擊ニ其右地ニ、使ニ不ニ復擾ニ西域ニ、魏相諫曰、救ニ亂誅ニ暴ニ謂ニ之義兵ニ、兵義者王。敵加ニ於己ニ、不ニ得ニ已ニ而起者ニ、謂ニ之忿兵ニ、兵忿者敗。利ニ人ノ土地ニ、貨寶者ニ、謂ニ之貪兵ニ、兵貪者破。特ニ

右、西也、凡天下以ニ東ヲ為ニ左ニ、以ニ西為ニ右ニ、右王去聲、已音紀、

已音以、矜誇也、

纖芥、喻ニ輕ニ抄ニ也、

殆近也、

顓臾、魯ニ附庸ニ、國在ニ今ノ沂州費縣ニ、蕭牆之內、鄭康成曰、蕭之為言、肅也、牆所ニ謂屏ヲ也、君臣相見之禮、至レ屏而加ニ肅恭ニ焉、

古者名吏休假曰告謂請休耳白奉稟異聞所聞怪異之事

(又)便蒙好觀漢家故事及前人所奏便宜之章也注以宜字為読者非也

(又)潛溪曰民不扑鬪此燮理先務也而鴻不介懷按是論吉將加何辞乎

(再補)便蒙延壽為馮翊

○丙吉知大体

○韓延壽為馮翊

(再補)便蒙延壽大傷之殺病不聽事因入閤卧思過

(又)便蒙本傳民吏二字在不忍之上

綱鑑注鉞音悦

○民不忍欺鉞

(再補)薛文清云專

許之。加賜黄金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張東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千石大夫。既歸。日賣金共具。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娯樂。不為子孫立産業。

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不欲益其過而生怨。

(少傅疏受)少傅官名周官少師

少傅少保曰三孤

(疏)音踈、疎也、受名也、(上)上聲、(上疏)之疏、去聲、(亡)散骨亡也、散致仕使散骨歸葬於鄉土也、祖道古之行者必有祖道之祭祭畢於其處者送之飲於其側設也、供音恭去聲、張音帳(兩)音亮、

○神爵元年先零與諸羌畔(攻)城

(邑殺之)

(長吏)上使問後將軍趙充國誰可將者充國年七十少傅疏受

古之行者必有祖道之祭祭畢於其處者送之飲於其側設也、供音恭去聲、張音帳(兩)音亮、

一車兩輪曰兩(共)供同(為)去聲(大)音扶、

餘。對曰無踰老臣。復問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兵難遥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乃詣金城上。

屯田奏。願罷騎兵。留步兵萬餘。分屯要害處。(條)不出兵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魏相任其計。可必用。上從之。

(元)魯本作十三非(先零)羌種之名(度)音堂入聲下同(金城)郡屬隴昌今蘭州圖上之上上聲下並同(要害)謂力行教化而後誅罰皆是延壽法

(又)綱鑑注欺之吏因交代之際弃匿簿書盗去官物

(又)綱鑑注奉甚甚害事者

(又)綱目時史高以外屬貴重覇夢高可為大尉夫子使尚書呂閎覇曰太尉官罷久矣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道在人心者無古今特上之心無教化以導之耳教化脩明則民心復古風俗有不厚耶

(又)通鑑黄覇代延壽居潁川覇因其迹而大治按史所

(又)綱鑑注欺之吏因交代之際弃匿簿書盗去官物

(又)綱鑑注奉甚甚害事者

(又)綱目時史高以外屬貴重覇夢高可為大尉夫子使尚書呂閎覇曰太尉官罷久矣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

(行)以刑一餘為周呂以法律為詩書

(時)方用刑法信任中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廢儒術不

尉蓋寬饒奏封事。上以為怨謗下吏。寬饒自剄。

(司隷校尉)

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方平学曰、不盡才事、○三年丞相魏相薨、故事、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自霍光薨後、相即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及為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以來、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請施行之、敕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異郡不上、相輒奏言之、與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至是吉代為丞相、（故事）舊制也、（上書）書一也、（尚）音常、（屏）音丙、（去）上聲、下同、（好）去聲、（所言）事皆見上、（掾史）辟省、史曰掾、史（郡國）分案之上、上聲、下同、二（休告）告、音假、吉尚寬大、好禮讓、嘗出逢群鬬死傷不問、逢牛喘、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吉失問、吉曰、民鬬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細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可熱、恐牛暑故喘、此時氣失節、二公調陰陽、職當憂、人以為知大體、（上）尚同、（喘）音川、疾息也、暑熱也、○丞鳳元年。殺光祿勳楊惲、（再補）按綱目、員人、是太僕戴長樂也、（又）便蒙、孫會宗與書戒之云、大臣廢退、宜屏居惶懼、不當治產以自娛、○種豆之詩（再補）綱鑑、注、煮豆燃萁也、耳熱、猶言酒力酣暢也、萁、豆莖也、豕也、擊之以節歌、山高在南、人君之象、穭、豆喻百官也、箕、豆莖也、並也、豆、並零落、在野、喻已見放弃也、（又）綱鑑、注、漢以太一巡事、諸郡、（休告）告、（不上）不上言也、吉尚寬大、好禮讓、嘗出逢群鬬

々作鳥々、秦聲、○論趙盾、韓揚之死為政之累（又）蓋寬饒事、在神爵二年秋、韓延壽事、在五鳳元年、楊惲廢、在五鳳二年、（又）便蒙、事不舉行曰寢、言留其奏而不下公卿也、舜不肯為敞竟事、私歸其家、○張敞五日京兆（再補）崔浩曰、以無也、命名也、逃匿則削除名籍、故以逃為亡命、（又）綱鑑、注、絜舜、姓名、賊捕掾也、五日、言不久、當去京兆尹、袍音捋、擊、敲也、擊破、所以警衆

死傷不問、逢牛喘、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吉失問、吉曰、民鬬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細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可熱、恐牛暑故喘、此時氣失節、二公調陰陽、職當憂、人以為知大體、（上）尚同、（喘）音川、疾息也、暑熱也、○丞鳳元年。殺光祿勳楊惲、（再補）按綱目、員人、是太僕戴長樂也、（又）便蒙、孫會宗與書戒之云、大臣廢退、宜屏居惶懼、不當治產以自娛、○種豆之詩（再補）綱鑑、注、煮豆燃萁也、耳熱、猶言酒力酣暢也、萁、豆莖也、豕也、擊之以節歌、山高在南、人君之象、穭、豆喻百官也、箕、豆莖也、並也、豆、並零落、在野、喻已見放弃也、（又）綱鑑、注、漢以太一巡事、諸郡、（休告）告、（不上）不上言也、吉尚寬大、好禮讓、嘗出逢群鬬

吏推其至誠、不忍欺紿、至是坐事棄市、百姓莫不流涕、（馮）音憑、（翊）音弋、（思過）有下辜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入一聲、有骨肉爭訟、各在馮翊之一語、（翕）音吸、盛也、（敕厲）敕戒、勉厲、（坐事）事見通鑑、○三年。丙吉薨、黃霸為丞相、霸嘗為潁川太守、吏民稱神明、不可欺

也、數、音朔、數起者言偷盜之多也、
又便蒙、言其故、言前太守論殺孝婦之故、
○于公治獄有陰德、
再補便蒙、無寃民言決罪皆當也、
○于定国為廷尉民不寃、
再補便蒙、言知其寃平、皆無寃枉之慮、
○吁韓單于來朝
再補疑塞、叩塞門、來服従也、
又綱鑑、疑五原塞、注、五原郡、榆林塞也、在勝州榆林縣、西四十里、
又字書、介、際也、謂

力教化、後詘罰。長史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重聽何傷。數易長史。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絶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乱。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霸以外寛内明。得吏民心。治為天下第一。至是代吉霸材長於治民。及為相功名損治郡時。長史之長、音張、上聲、長史官主佗郡、即郡郡吏、即郡録事也、今廃此職、數音朔、易音亦、下並同、○治道之治、去聲、治民之治、平聲、下並同、○四年。太司農耿壽昌白令邊郡皆築倉。穀賤増價而糴以利民。民使之名曰常平倉。
令去聲、糴音狄、去聲、音笛
○殺前光禄勲楊惲惲廉潔無私。人

分辨之端、
又通鑑、先是、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奴者皆軽漢、及呼韓単于朝漢、後咸尊漢矣、
○圖功臣於麒麟閣、
再補綱鑑、麒麟閣、在西安府城、漢未央宮内、蕭何所造、以藏秘書者、
又通鑑、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
又綱鑑、補、刑名繩下、徳教不純、漢家之元氣歟矣、
○勵精為治
再補便蒙、刺史、掌奉詔條察州郡、秩六百石、員十三人、守郡守、相諸侯王、

上書、擧要、輕財好義、殿中称其公平、然伐其行能、又好発人陰私、由是多怨、告惲為妖悪言。免為庶人。惲家居治産自娯。其友孫會宗戒之。惲報曰。過大行厤。當為農夫。以汝世田家作苦。歳時伏臘烹羔斗酒自勞。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鳴鳴。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滔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人上書告惲驕奢不悔。下廷尉案得所與會宗書。光禄勲九卿之一、掌宿衛宮掖、即古光禄卿、上聲、下並同、行厤之行、去聲、羔音高、臘上聲、缶音否、上聲、其音基、豆、莖也、樂音洛、悪之悪音烏、去聲、其音腰、○司馬温公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為丞相、于定國為廷尉、而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

相也、

又二十一右、謂守相也、良者謂賢良善拊摩百姓者也、所表、謂嘗增秩賜金以表異之者也、推以固存言、有無道者則推而滅之、有存道者輔而固之也、

又啟高宗周宣王、皆中興之主、

又字書、綜機纔也、三蒼解詁曰、綜理經也、綜核名實借織喻入事也、按是亦刑名意、益名實相當之意、

又易曰、童蒙吉、言能聽人也、然聽人者善亦聽、不善亦聽、元帝舍不聽者、心、惜哉、其為善政一之一累大矣、周官司寇之一法、有議賢之議能若廣漢延壽之治民、可不謂賢乎、然則雖有死罪、猶將之有之況罪不足以死乎、

〇甘露元年、公卿奏、京兆尹張敞、惲黨友不宜處位、上惜敞材寢其奏、敞後召用之、〔擊〕要、到、部、〔敞〕音昌、上聲、〔處〕音杵、〔寢其奏〕不舉行也、〔猥〕女乎切、又音如、姚也、使掾絮舜有所案驗、舜私歸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即收繫獄、竟致其死、後為舜家所告、敞上書、從閼下亡命歲餘、京師抱鼓數警、上思敞能、後召用之、〔盜〕賊屏迹、舉行也、〔猥〕女乎切、又音如、姚也、〔五日〕謂敞有二章、勃、三一五一日、當免、〔為〕去聲、〔亡命〕逃也、〔數〕音朔、〔警〕驚也、

〇黃霸卒、〔書〕上上聲、于定國為丞相、定國父于公、初為獄吏、東海有孝婦、寡居不嫁、以養其姑、姑以年老、妨婦嫁、自經死、姑女告婦迫死其母、婦不能辨、自誣伏、于公爭之不能得、

〇漢家自有制度、〔再補〕戴永嘉曰、致治成法、百王所同、參周秦之法、而並用之、此漢宣帝所謂家法也、按是譏其言之陋也、

〇論王霸無異道、〔再補〕胡致堂謂、王道霸術、正猶美玉瑕疵之不可同年而語也、按三王五霸、本迥然異、唯其後世曰王霸者、如司馬公云然、

〇儒有君子小人、〔再補〕君子儒、小人儒、孔子告子夏語、益義與慾之間耳、後世忽以誦讀文字律之、命曰儒故有似宣帝說以是

孝婦死東海枯旱三年。後太守來。公言其故。太子祭孝婦冢。遂雨。于公治獄有陰德。令高大門閭。容駟馬車。曰。吾後世必有興者。子定國。以地節元年。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至是由御史大夫代霸。〔養〕音漾、〔姑〕夫母曰姑、〔妨〕音芳、害也、〔冢〕墳也、釋名、冢腫也、象山頂之腫起、〔令〕平聲、

〇匈奴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上書。願款塞稱藩臣。甘露三年來朝。詔以客禮待之。位諸侯王上。

〇丞相御史曰、王制先諸夏而後夷狄、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蕭望之以為、宜待以不臣之禮、在諸侯王上、位次諸侯王上、

〔五單于〕屠耆單于、呼韓邪單于、呼揭單于車犂單于、〔邪〕音耶、〔上書〕之一上、上聲、〔款〕音寬、上聲、叩也、〔藩〕音翻、籬也、〇荀悅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以禮狄道里遼遠、人跡介絕、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其勢然也、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

論之、則宣帝所謂名實云者、亦只帝所云也、

(又)王氏、即元城王氏、政者、故以靖衣御史賀之孫女、綱鑑注、更生後改名向

○四人同心謀議

(再補)按、拾補遺漏如四人、帝當聽從無貳者、便蒙中人、宦官也、無外黨少骨肉之親、無婚姻之家也、白決、白奏而決斷之深、探字訣、指與旨同、內深賊、胸中用意深、而賊害人也、詭辯變詐之辯也、

○望之白罷中書宦官

(再補)便蒙許延壽、史、史高建白、建議而白之天子、

(又)叔慝之去留于朝、而邪家長病以至亡悉夫

○不省召致廷尉為詆獄

(再補)南軒曰、蕭望之列更生、輔元帝天資初政、以元帝天資之弱、而外有史高、內有恭顯二子居其間、可謂孤弱之勢、危疑之時矣、所以處之之道、要當艱深其慮、正固其守、誠意懇惻、人才廣收、謹其為勿使有差、密其機勿使或露、積久上心開明、人才衆多、庶幾有可為者、此在易

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麒麟閣在二安西一博陸)

○帝在位改元者七。曰本始。地節。元康。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凡二十五年。崩葬杜陵。帝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厲精為治。樞機周密。品式備具。(閭閻門曰閭樞機)

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民不安。故二千石有治理之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漢世良吏。於是為盛。(以下漢書班固贊也)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吏稱其職。民安其業。遭值匈奴衰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裔。可謂中興。侔德高宗。周宣矣。太子即位。是為孝元皇帝。(本始即位)

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嘗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

也、齊小貞之義也、
○望之自殺
再補便蒙表衣外也、裏衣內也、言內外相應、若衣之表裏也、省息井反
又綱目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望之仰天嘆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是元帝所謂素剛者、而奸邪細人亦知之、使之屈辱而自殺、雖然孝元不能斷于明、蒋地、是司馬公所以甚之也、
○論元帝易欺難

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從)音蹤、平聲、(眩)音縣、亂視也、一說目無常主曰眩、○司馬溫公曰、王道不可復行於世也、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誠不足與為治也、獨不可求眞儒而用之乎、稷契皐陶周公孔子皆大儒也、使漢得而用之、功烈豈若是而已乎、治体必乱中我家則可矣、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豈不過甚矣、哉、殆非所以訓示子孫、善罰惡禁暴誅亂之意、宣帝少依太子母家許氏、許后以霍氏毒死、故弗忍廢太子、
(本紀、上有意欲用淮陽王代太)

○恫奴歸庭
○京房學易以身再補延壽故以斷京房之以有窺其心術也、蓋知易而不知時、夫易言時而已、苟時而不之知、亦不知易也、然其言之是、亦不可詖、綱目云、共說長於災變、今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寒暑風雨為候、各有占驗、以孝廣為郎
○石顯威權日盛
再補綱目、顯閹豎人、恫々言已、殺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己、以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
○陳湯矯制斬郅

子、然以下少依許氏一俱從微起故終不背焉、至是即位、(少)去聲、(毒死)宣帝本始三年、許后當娠病、霍光妻顯、令女醫淳于衍毒殺之而以其女成君為皇后、○二年、下蕭望之周堪及宗正劉更生獄、皆免為庶人、時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望之堪副之、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史高充位而已、由是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及帝即位多疾、以顯中人無外黨、遂委以政事、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辨、以中傷人、與高表裏、望之等患外戚許史放縱、又疾恭

支單于
再補綱目始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奉詔
又王嬙王檉之女
○帝徙優游不斷
再補班云幸制文不義史臣云善々而不用惡々而不能去是以了帝之一生主德如此下何仰冝哉漢業之衰
○史丹伏青蒲諫
再補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浦非皇后不得至此服虔曰以青綠蒲席也

顯擅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之不近刑人之義上不能從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譽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為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為送獄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今出視事恭顯使高說上竟罷免後上復徵堪更生為中郎且欲以望之為相恭顯許史皆側目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自以託師傅終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過必無所憂令謁者召望之因急發執金吾軍驕圍其第望之飲鴆自殺

孟康曰以蒲青為席用蔽地也
又便蒙元長也王屬王業之子本后同母弟
再補便蒙譚等五人太后異母弟
又按楊與時為諫大夫此文頗節略全文
又便蒙譚為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時高平侯同日封侯世謂之王氏五侯
○封王莽為新都侯
○立趙飛燕為皇
○黃霧四塞
再補便蒙譚等五人太后異母弟
又按楊與時為諫大夫此文頗節略
再補崇太后同母弟
○石顯免歸死
○史丹伏青蒲諫
再補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浦非皇后不得至此服虔曰以青綠蒲席也
○帝徙優游不斷
再補班云幸制文不義史臣云善々而不用惡々而不能去是以了帝之一生主德如此下何仰冝哉漢業之衰
○王嬙王檉之女
又王嬙王檉之女
○帝徙優游不斷
再補班云幸制文不義史臣云善々而不用惡々而不能去是以了帝之一生主德如此下何仰冝哉漢業之衰
○史丹伏青蒲諫
再補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浦非皇后不得至此服虔曰以青綠蒲席也
○石顯免歸死
再補崇太后同母弟
○黃霧四塞
再補便蒙譚等五人太后異母弟
又按楊與時為諫大夫此文頗節略全文
又便蒙譚為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時高平侯同日封侯世謂之王氏五侯
○封王莽為新都侯
○立趙飛燕為皇

厚上曰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過必無所憂令謁者召望之因急發執金吾軍驕圍其第望之飲鴆自殺

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卻安肯就吏顯等責問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
更音庚史高宣帝之舅同事中中書令官掌中書
慧音惠指指意也中傷之中去聲表裏在外為表在內為裏以為之為去聲樞機中書都堂乃庶政之根本摠百揆之樞機不近刑人禮曰刑人不在君側省音息上聲令平聲下同視事親視政事側目畏負詘音屈辭塞曰詘頗畧也塞音色快音央去聲施音試
過猶罪也無所憂謂所坐以薄罪召之望之欲死無足憂也執金吾軍衛官名吾禦也常執金革以禦非常一說金吾以銅為之金塗而革末前說近是
第宅也○司馬溫公曰甚矣孝元之為君易欺而難窮也夫恭顯說計誠有所不能辦而望之不肯就獄恭顯以為必無憂已而望之就獄恭顯以為必無憂已而

右
○梅福上書
再補便蒙君命犯者、謂大臣犯君之命也、
又便蒙、金鐵為飛、陰盛陽微、金不能革也、陽君象、陰臣象、此權臣用事之異也、
又案景影同、即影子影象之意、書中有不見其形察其景語、
又綱目、吏民上書言災異多譏切王氏專政所致
又策、綱鑑注、私家也、
又便蒙、以上書示為、綱鑑注、以人所上書、與張禹觀之、
又袁氏曰、權德輿論兩漢之以以為不自蒂卑而深罪張禹、與胡廣、按由是二字、即罪案
○信張禹言不疑
玉氏
○朱雲折檻
再補顏師古曰、南方作供御器物、有斬馬劍、劍利可以斬馬也、
又便蒙、未知聖朝何如耳、言亦將如夏啟之以也、
又按、君臣之義、固大端、寧死於忠、不生於邪、為臣者之分也、然昏暗之主、逆天誣人、傲然猶立億兆之上、天所醜人所惡、遂使後

果自殺則恭一頭之欺亦明矣、在中一知之一君二孰不感一動奮一發以底三邪一臣一之一罪一心而姦一臣安所懲乎、
○弘恭死石顯為中書令。
○五年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西走康居。
康居音渠、
○永光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北歸。庭自北而來一朝也
○建昭二年。殺魏郡太守京房。房學易於焦延壽。延壽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為郎屢言災異。有驗。嘗宴見言事。
擊要、問帝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帝曰、君不明而所任者佞、房曰、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幽厲何不寤悟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是、帝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帝曰幸其脩於彼、房亡之君、房曰、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帝問為誰、房曰、上圖事惟慢之士者上是矣、
意指石顯。顯奏出之。尋徵下獄棄市。
魏郡屬河東、今大名府、易音亦、
○顯威權
見音現、下獄棄市詳見通鑑、

日盛。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
纍重貝若若長貝、
○三年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擊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四年春。
本紀四年、
傳首至京。
春正月、以誅郅支單于、告祠郊廟、赦天下、群臣上壽、置酒以其圖書示後宮美人、
都護官掌監護西域傳事、去聲縣與懸通、蒙街音果、蒙街蠻夷所聚處、
故懸其頭於此以示之
○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來朝。
朝音韓邪聞
郅支既誅且喜且懼。
懼音
願增漢以後宮。王嬙字昭君。賜之。
嬙音墻、
○帝崩。在位十六年。改元者四。初元。永光。建昭。竟寧。帝
雖喜儒術。得韋玄成匡衡為相。無相業。帝徒優游不

世軽侮个主、如孰脉者、此等、主醫倍之也、

○王莽為大司馬

再補 綱目、根、薄莽自代、

又 便蒙、善脩容儀、尊嚴如神、

又 帝素體無疾病、時禁王梁王來朝、明旦當辭去云々、昏夜平善、曉、欲起、不能言而崩、民間歸罪趙昭儀、兇矣、是酒色荒所致

○丁傅用事

再補 便蒙、丁后兄明傅太后從弟晏、皆為列侯用事、

○夏賀良言改元易号

再補 便蒙、夏、姓賀良、名更覩、陳聖劉太平皇帝、義取數陳聖劉之德也、按賀良言、尋罷、譎詐亦窮矣、

○帝幸董賢

再補 按綱鑑補、此時復三公職、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即賢居三公之首也、哀帝之幸不職至此、後世切齒、欲寢官家之局面、不為無謂矣、盖若哀帝、輩出不息、則豪傑驟起、窺其隙、亦宜矣、時、怪、漢室遷二千年之愚昧頑鈍耳、

○太皇太后臨朝

再補 便蒙、傳、太后丁太后、皆先薨、故

幽 漢業衰焉。太子即位。是為孝成皇帝

孝成皇帝 名驁。母王氏。生帝於甲觀。少好經書。其後

幸酒樂。燕樂。元帝時為太子。幾廢。賴史丹伏青蒲涕泣諫止。

子家、輔助有力、上亦以帝尤愛太子、故得

無廢 至是即位。尊王氏為皇太后。以元舅王鳳為大司

馬大將軍。領尚書事。

驁 音敖、觀 音貫、太子之宮有甲觀、盖甲乙丙丁之次也、

音洛 燕樂之樂 音岳

曰青蒲非皇后不得至此。元長也。尚音常、

○建始

元年。石顯以罪免歸道死。

幾 音機、青蒲以青襯地、

罪免 御史條奏舊惡也、

○封舅王崇為

安成侯。賜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黃霧四塞。

擊要大將

軍鳳懼、上書

關內侯 譚一也、商一也、立一也、根一也、逢一時也、皆兄弟、時稱三王氏五侯、塞音色、

辭職、不許

王太后

博問公卿

楊興曰、高帝之約非功不侯、今王氏皆以無功為侯、故天為見異也、

○河平二

良名更覩、陳聖劉太平皇帝、義取數陳聖劉之德也、按賀良言、尋罷、譎詐亦窮矣、

○帝幸董賢

再補 按綱鑑補、此時復三公職、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即賢居三公之首也、哀帝之幸不職至此、後世切齒、欲寢官家之局面、不為無謂矣、盖若哀帝、輩出不息、則豪傑驟起、窺其隙、亦宜矣、時、怪、漢室遷二千年之愚昧頑鈍耳、

○太皇太后臨朝

再補 便蒙、傳、太后丁太后、皆先薨、故

年。悉封諸舅為列侯。○陽朔三年。王鳳卒。王音為大

司馬。王譚領城門兵。○永始元年。封太后弟之子莽為新都侯。

領城門兵 王音 鳳弟

○立皇后趙氏。名飛燕。女弟合德為婕妤。

女弟 妹也、

婕妤 音接幸也、妤美稱也、

○二年。王音卒。王商為大司馬。

王商 音章、

○故南昌尉梅福上書。曰。方今君命犯而主威

奪外戚之權。曰以益盛陛下不察其形。願察其景。建

始以來日食地震三倍春秋。水災無與比數。陰盛陽

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書上不報。

南昌 縣屬南昌、王上聲、下並同、景影同、此數之數、上聲、師古曰、言、極多不可比校而數也、金鐵為飛之數、之為去聲、漢書云、河平二年、沛縣鉄官鑄鉄如星、飛上聲、去不報 寢其事。

○四年。王商卒。王根為大司馬。

王根 王商弟、

太皇太后臨朝
○莽為安漢公
再補便蒙周公為太宰伊尹為阿衡采伊周之尊以加莽
又綱目太師孔光太司徒馬宮等咸稱莽功德
○加莽九錫
再補綱目帝益壯以傅后故怨不悅不伊不周衆我四海此贊極有味莽其不自海耶
○詔孺子嬰為皇太子
○莽居攝
再補便蒙贊謂祭祝之辭也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廟享祭祥神贊者綱莽曰假皇帝
又便蒙莽既攝政遷改元居攝
又綱目義與姊子陳豐謀曰新都矣攝天子位必代漢家吾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為國討賊云々
○莽即真天子位
再補便蒙王鳳王崇王曼弁五矣凡八人注以王音為八人之一亦誤
又魏彪曰莽折節以服事也折節改節以服事也便蒙風調曰操有所操守曰節
○盧弇隆洽
再補元年貝王嗷尋擊趙明竇鴻皆

（為大司馬）案通
鑒事在明年
○安昌侯張禹以帝師傅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王氏專政所致上至禹第辟左右親以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恐為王氏所怨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殺柬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新學小生乱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信愛禹由是不疑王氏
（必與之與音豫）（為去聲下同）
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
（辟音闢除也）（恐為之）（無與）
（母同雅正也）
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願賜尚方斬馬劍

雲下雲檻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如何耳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爭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之上意乃解及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槐里邑屬扶風）
（上書之上上聲見音現）（尚方監掌供御器物）（冏音端上聲將雲之將音醬）（檻閾也）（折音舌呼未聲爭諍同）（治平聲輯集同謂合之也旌表也）
○綏和元年王根病免王莽為大司馬○二年帝崩在位二十六年改元者七曰建始河平陽朔鴻嘉永始元延綏和帝有威儀臨朝若神然荒于酒色政在外家張禹辟宣翟方進為相漢業愈衰焉太子即位是為孝哀皇帝
（翟音翟秋）
孝哀皇帝名欣定陶恭王康之子元帝之孫也祖母

珍滅、諸縣悉平、莽自謂威德日盛、大獲天人之助、遂謀即真之事矣
○褒嗣子要為定安公
再補 使王舜請璽書、太后不肯授、怒罵曰、而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云々、
○荊州盜起
再補 通鑑云、新市人王匡王鳳、南陽馬武、瀕川王常成丹、共聚於綠林山中、至七八千人、
又 揚雄死、綱鑑補在十六年、便蒙、給事於黃門之內
○揚雄稱莽功德
再補 便蒙、奇字者、文字奇古、即法為嘆美為嚴暴為虓風為颯之類、
又 袁氏曰、王莽、周室之揚雄也、揚雄、孔門之王莽也、
又 綱目、雄所作法言、卒章盛稱莽功德、可比伊尹周公、
又 崇起兵於莒、一歲間至三萬餘人、莽兵不能克、
又 便蒙、平林縣名、按田況言、今空復多出、將帥、郡縣苦之、及其起兵、
○劉縯及劉玄為皇帝
再補 便蒙、戴侯當作節侯、詳見下文、新市平林將帥、皆紫放雖、揮縯、威明、

皇帝 建平 即位二年改元 太皇 太后 元帝王后、中 音仲

孝平皇帝 名箕子。後更名衎。中山孝王興之子。元帝、

孫也。哀帝崩立為嗣。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

百官總已以聽元始元年。 擘要、莽風益州、令上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

雉、群臣盛 陳莽功德 莽為安漢公。 衎音看、上聲、總已以聽已

四年。聘莽女為皇后。加安漢公號。宰衡位諸侯王上。

○五年。太師孔光卒。成哀以來。光等

率衡 通鑑曰、率、循也、伊尹周公、稱号、

為三公。養成漢禍。諂佞成風。上書頌莽者。至四十八

萬人。加莽九錫。 上書之上上聲、下同、 九錫 與馬也、衣服也、樂則也、朱戶也、納陛也、虎賁也、弓矢也、鈇鉞也、秬鬯也、前後所錫、

於帝置毒。 帝疾莽作策、請命於泰一時、願以身代、藏策金縢、勅諸公勿敢言、 帝崩。在位

傅氏母丁氏成帝無子。故立為太子。至是即位。丁傅

用事。罷大司馬莽就第。 丁傅 丁明、傅晏 就第 歸私第也、○建平元年。

用夏賀良言。 本紀、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之讖云云、注應劭曰、諸以材技徵召未有正官

故曰待詔、賀良名也、高祖感赤龍而生、自謂赤帝之精、良等因是作此文、 漢歷中衰。

當更受天命。宜急改元易號。乃改元大初更號陳聖

劉太平皇帝。 尋罷改元更號事 詔曰、賀良等、妄道惑衆、

良等。 更音庚、下並同易音亦、 ○帝幸董賢。 董賢為人美麗自喜 帝說其儀貌為侍中

出則參乘。入御左右。 元壽元年。以賢為大司馬。二年。帝崩。 擘要 莽以

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迎中山王。即位。是為孝平

貪玄懦弱
○刘玄刮席
再補通鑑由是豪傑失望多不服按豪傑本謀立嬰今如此故不服
○隗囂兵起
○公孫述起兵成都
○赤眉兵起
○王莽誅滅
再補通鑑三輔鄧曄子匡起兵云々諸縣大姓亦各起兵四會城下九月戊申兵從宣平門入火及掖庭兼明光平皇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
又便蒙注錯刀當作一刀食貨志錯

六年改元者一也曰元始太皇太后詔徵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嬰莽居攝踐祚賛曰假皇帝臣謂之攝皇帝元始即位二年改元玄孫嬰四世孫之子曰玄孫東平王曾孫也祿音祖去聲帝位也

孺子嬰為嗣之初是為王莽居攝元年劉崇起兵討莽初崇與相張紹謀曰莽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莫敢先舉此乃宗室之恥也吾帥宗族為先海内必相和萬一幸懼不能食不克死東郡屬山東今東昌

子也起兵討莽移檄郡國衆十餘討莽即真天子位國號新更號漢太皇太后曰新室文母太皇太后王莽者王曼之子也莽元皇后兄弟八人獨曼早死不侯莽幼孤群兄弟皆

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外交英俊内事諸父曲有禮意封新都侯爵位益尊節操愈謙虚譽隆洽傾其諸父遂得漢政哀帝崩迎立平帝五年而弑帝攝位三年竟篡位國號新初始元年莽即真案通鑑嬰為皇太子王莽居攝改元者二以曰居攝曰初始凡三年曼音萬八人王鳳王曼王音兄弟五侯凡八人聲色聲樂女色折音舌諸父伯叔之曰諸父洽音狹和也合也與語常在四壁中至長大不能名六書者

二年漢太皇太后王氏崩案通鑑此一節當在五年○天鳳四年荊州盜起莽法令煩苛徭役煩剩新市人王匡為之帥馬武王

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
又禁剛云々便蒙謂下禁止剛卯之佩及中金刀之刻也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此印佩之長寸三寸廣一寸
○更名天下田曰王田
○立五均司市錢府官更作室貨
再補便蒙蒲因切語有五均乃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々平均也均平物價之官
○改貨布貨泉
再補便蒙龐大小

錢、改作貨布貨泉也、形容長短、并詳見食貨志、

○四方謳吟思漢○鑄威斗

再補綱、鑑、注、漸、浸也、臺在池中為水浸故名之漸臺、通鑑、百姓共提擊之、

○節解窮巷

○更始遷都洛陽

再補使蒙更始將都洛陽、使列秀行司隸校尉、先發修官府、秀乃置官屬、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來赴更始、見諸將過、皆屈膝而服婦人衣、莫不笑之、及見司隸校尉官屬、皆歡喜不自勝、父老或無涕曰、

衰去聲、將也、綵、林山、在當陽、

○五年。秭大夫揚雄死。雄字子雲。成帝之世。以奏賦為郎。給事黃門。三十世不徙官。及莽篡。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嘗欲以文一章稱莽功德。比伊周。後又作劇秦美新之文。以頌莽。劉棻嘗從雄學奇字。棻坐事誅。辭連及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上。使者來欲收之。雄從閣上自投下。莽詔勿問。至是死。

秭大夫、書、曰秭大夫揚雄死者、以其隨莽不忠於漢也、三世、成帝、哀帝、平帝、久次、以資歷之所致、劇、奏美新、莽篡音撰、奇字、奇義未詳、校音教、天祿閣在安西、漢藏典籍之所、

○琅琊樊崇。東海人子都。

新剽音瞟、入聲、甚也、

○地皇三年。崇兵自號赤眉。通鑑云、恐下其衆與莽兵亂上故朱其眉以相別、

○綠林兵。分為下江新市兵。

○荊州平

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南湖曰、漢官威儀、作於叔孫通、雜以秦制、非聖人法也、而何以感民之心如此耶、感民心者、在恩澤不在威儀也、按、漢安民、亦深矣哉、

○迁都長安

○赤眉殺更始

再補赤眉殺更始、在建武元年十二月、光武即位、在更始卒前七月、事詳見光武紀、

○論西漢成敗之跡、殊一

再補高祖語、見五年置酒南宮時、韓信語、在六年、

林兵起。

號平林人陳牧、廖湛、聚衆千餘人、

○漢宗室劉縯及弟秀起兵舂陵。新市平林兵皆附之。明年。諸將共立劉玄為皇帝。玄舂陵戴侯買之後。與縯秀同高祖時在平林軍中。號更始將軍。諸將貪其懦弱。立之南面朝群臣。以手刮席羞愧流汗。不能言。大赦改元。更始都于宛。

時漢十餘萬、欲下立劉氏以從中人之望、縯音衍、舂音東、平聲、同高祖四世、祖曰高祖、更音庚、下並同、懦音暖、去聲、怯也、刮音閔、入聲、摩也、宛音鴛、下並同、

○更始元年。即孝莽地皇四年。

○成紀隗囂兵起。

成紀、縣屬秦州、囂音敖、

○公孫述起兵成都。

府屬益州郡、

○更始遣將破武關。析人鄧曄起兵迎入長安。衆兵誅莽。更始遣王匡攻洛陽、申屠建攻武關、析人鄧曄、起兵應漢、關武關迎建、所過迎降、遂入長安城中、少年、燒作室

又字書、幾、微也。顧氏曰、向二非齊衰外舉朱虛入衛、平勃交讎北軍、左祖則非其種者、孰鋤而去之乎。

又昭帝紀、帝時二年十四、

又班固曰、始自廋睢、奮其威詐、毒流諸夏、亂延蠻貊、猶未足、遑其欲焉。是以四海暴然、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体分裂、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也。

又按寧要、太后與群臣議、立嗣、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主五人、列候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為後、乃選宣帝玄孫中最幼者立之、初孟通潛井、得白石、上有丹書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莽使群公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王崩曰、事已如此、無可奈何、莽非政有他志、但欲辮髮以重其權耳、太后力不能制、聽許之、拊綱目、時欲舉可以任大司馬者、孔光以下皆舉莽、獨何武公孫祿以為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宜令外戚持權、親

門、火及扉庭兼明、莽避火宣室、火輒隨之、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群臣拭莽之漸臺、衆兵上臺、爭斬之、傳首詣更始（折音翔、邑屬南陽（瞱）為輒反（傳）音專、去聲、下並同）

莽未篡時、更定官名及十二州界、罷置改易、天下多事、更造錯刀契刀大錢等、貨既篡位、以劉字卯金刀之利、不得行、罷錯刀契刀五銖錢等也。禁剛卯金刀（錯刀）錯音倉、金聲、塗也、謂黃金錯其文、曰錯刀直五千（契刀）環大如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直五百（大錢）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又曰大錢直五十（卯金刀）籀文、劉字、从卯从金、从卯服虔曰、正月卯日作、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八王、或金、或桃、著革帶佩之、銘其下曰五銖錢、武帝所鑄、蓋二銖重五銖也、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買賣、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分餘田予九族鄉里、故無田者、受田立五均司市錢府官、令民各以所業為貢、更作寶貨、有金銀龜貝錢布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百姓潰亂、寶貨不行、乃行小錢大錢、數更變、不信、盜鑄及私挾五銖錢者抵罪、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至涕泣市道、後又改貨布貨泉、每一易錢、民又大陷犯錢法、檻車鎖頸、傳詣長安者、以十萬數、死什六七、改易制度、政令煩多、四方囂然、謳吟思「漢久矣、歲旱蝗、人相食、遠近兵起、莽以五石銅鑄威斗、如北斗狀、欲以厭勝衆兵出入、使人負之、以行至漢兵入宮、猶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斬首於漸臺、軍人分其身、節解臠之、自篡至亡、改元者三、曰始建國、天鳳、地皇、凡十五年、莽傳首至宛、更始自宛遷都洛陽、父老

蹤相錯、為国計ニ便、於是武舉ル禄、而禄亦舉武、太皇太后太后亦不ル欲ニ列氏之亾也明矣、但其婦女之淺中、慮ニ眼前而遺ニ將來、故其舉ル大司馬ノ自用ル莽、已ニ執ル柄、犯ニ我不ル欲者、而力不ル能ニ制、抑漢祚之衰、不ニ但姻此、而是其最著者也可ニ不ル嘆乎、雖然婦女非ニ所ル任則其或恕之可也、孔光以下、何ニ物之愚、乃爾窮位、不ニ知漢祚之移ニ焉、是可ニ罪耳

又林候官曰、陳勝將ル起、以ニ丹書帛ニ置之ニ魚腹、使ニ吳廣、數狐鳴於叢祠、王莽將ル寒、風益ニ州塞外、蛮夷、自稱ニ越裳氏ニ以獻ニ白雉、然勝之謀、僅足ニ以誑ニ成卒、而漢朝公卿、乃為ニ莽之所ル誑、其不ル知之耶、抑知之而相率為ル偽耶、按ニ當時漢朝公卿亦婦人耳、夫ル有ニ蓋世之卓臣在朝、如ニ武帝於ニ汲黯、未ニ悉ニ用其直、而常優待之、亦未嘗退之、故雖有ニ秕政、而朝廷之元氣未ニ還ニ衰也、滿朝婦人、然後元氣蕩然拂地矣、是ニ以區々弗ニ能ニ殺自立至ニ亡凡三年。前數月、大司馬秀已即ニ位於河北、是為ニ世祖光武皇帝。降音項、平聲、為所之為ニ去聲、○司馬温公曰、高祖奮ニ布衣ニ提ニ三尺ノ劒ヲ八年而成ニ帝業ニ其收ル功ヲ之速、如ニ是ノ何ソ哉、惟ニ知人ヲ善ク任ニ使ル而已、故高祖曰、吾填ニ國家ヲ撫ニ百姓ヲ不ル如ニ蕭何ニ運ニ籌策ヲ決ニ勝ヲ於ニ千ニ里ノ外ニ成ニ敗ヲ不ル如ニ子房ニ戰ニ必勝ニ攻ニ必取ニ不ル如ニ韓信ニ三ノ者、皆人傑也、吾能用ニ之ヲ所ニ以取ニ天下ヲ韓信亦曰ニ陛下不ニ善ク將ニ兵ヲ而善ク將ニ將ヲ斯言盡ニ之ヲ矣、呂氏之亂ニ漢氏不ル絶ニ如ル綫ノ者、幾ニ致ニ刑置ニ有ニ終ニ濰之一忠也、文景之一時、天下家給人足、幾致ニ刑置ニ後世皆知ニ其ヲ稱ニ慕ス之ヲ莫ニ能ク及ニ之ニ夫レ民ニ之情ハ何ノ嘗不ニ欲ニ安ニ樂ニ而富ニ壽ヲ哉、文景能ク勿ニ擾ニ之ヲ而已、矣孝武喜ニ淫侈ヲ慕ニ神仙ヲ宮室無ニ度ニ巡遊不ル息、窮ニ兵ヲ於四夷ニ嚴ニ刑ヲ而重ニ賦ヲ天下虚耗、流離相ル繼、孝武悔ニ前ノ過ヲ而改ニ之ヲ以ニ崇ニ儒ヲ重ニ道ヲ求ニ賢納ニ諫ヲ故ニ其成ニ敗若ニ此之殊也、孝昭以ニ童稚之年ヲ辨ニ霍光之忠ヲ確然不ル可ル動ス何ノ天資之明也、然光猶專ル政ヲ而不ル歸ニ此則光之罪ヲ矣、孝宣總ニ覈名實ヲ信ニ賞必ニ罰、吏稱ニ其職ニ民安ニ其業ヲ方ニ之ヲ孝武ニ功烈優ニ焉、孝元優游不ニ斷ニ漢業始ニ衰ヲ孝成荒ニ于酒色ニ委ス政ヲ外家ニ孝哀狠愎不ニ明ニ辟幸盈ル朝ニ陵ニ夷至ニ于移ニ漢祚ニ莽ニ特其詐慝ヲ煩ニ民ヲ玩ニ兵ヲ罪盈ニ悠積ニ天下ニ叛ル之ニ更ニ始

見ニ司隸校尉ニ官屬。或無ニ涕曰。不圖今日復見ニ漢官威儀ヲ予與同、九族高祖、曾祖、祖父、己、子、孫、曾孫、玄孫、一説ニ父族四ツ母族三ツ妻族二ツ鄉里萬二千五百家為ル鄉銭府司市莽カ詔ニ曰、周禮ニ有ニ餘貨、樂語ニ有ニ五均云云、立ニ五均司市銭府官、筮蹄ニ司市、者常ニ以ニ四時ノ仲月ヲ定ニ物ノ價ヲ各為ニ其ノ市ヲ平ル之ヲ民ニ賣ル物ヲ貨不ル售、均官考ニ驗其價之貴賤ヲ使レ得ニ其平ヲ銭府者、民有ニ之ヲ絶ニ欲レ賒レ貨者、銭府與レ之ヲ每月百銭、官取ニ三銭ヲ令去聲為貢農以ニ穀粟ヲ工以ニ什器ヲ商以ニ貨物ヲ之類、龜貝龜ハ介蟲之長、與ニ亦介蟲ル貝ヲ而寶ル龜布説ハ見レ下三十八品筌蹄ニ云、銭ハ貨六品、銀ハ貨二品、龜ハ貨四品、貝ハ貨七品、布ハ貨十品、黄金ハ一品、則ヲ為ニ六名、而ニ有ニ二十八品ニ矣貿更之ニ數音朔盜鑄即私鑄也貨泉布泉皆銭也、以其布ニ於民ニ間ニ故ニ曰レ布ル以ル其流行如ヲ泉ノ故ニ曰レ泉陷坑也、萬數之ニ數、上聲罷音皇、災蟲如ニ北斗狀ニ李奇曰、以ニ五色ノ藥ヲ布ル之ヲ以ニ其威儀ノ群雄ヲ故ニ曰ニ威斗ニ厭音鎮也貨泉布泉ニ鑄ル銅ヲ而ニ為レ之ヲ其文右ニ曰レ泉、左ニ曰レ貨、皆銭ノ文也、○更始元年。遷ニ都長安ニ○赤眉攻ニ長安ニ明年赤眉入ニ更始出奔ニ已而降ニ赤眉ニ為ニ所

就曰當是時漢朝與孰保護其元氣而得無疾耶當其病篤進毒以弒其主滿朝拱手聽其所成即是新室之公卿誰言漢朝之公卿雖然人心不滅也朝廷無人則草莽有之群盜促其人而起補其元氣綠林新市皆是耳

雖宗室以懦而立考下其即位立朝群臣羞愧剗革殊失人君之態厥後委政趙高日夜飲燕群臣欲見言不既得之矣又失之矣

立齋先生標註題十八史畧讀本卷之二終